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貳册目録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 〔明〕諸萬里撰 一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 〔清〕張謙宜輯 一四五

四庫未收書輯刊

〔明〕諸萬里撰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

明萬曆刻本

析理編序

夫道與理一也然而有辨焉道者理之渾淪理者道之細密造化人物所從出曰道造化人物所各足曰理道能該理理未必能盡道故善學者含道眞以貫理與則易窮理與以會道眞則難古昔聖人含眞守素獨契道

妙命至而性自盡性盡而理自窮何者命外無性性外無理譬之破竹然解其根而百節理矣何其簡而易哉後之儒者不然子貢聖門高弟最稱頴悟猶曰性道不可聞則其所致力者不過細微纖悉之理耳高弟如此況其他乎漢唐而下代不乏人然而

止索章句不究本源夫皐夔稷契以前有何書史老子亦謂仁義禮樂爲已陳芻狗彼書史者又不啻芻狗之芻狗也與道何與而欲斤斤於章句乎至宋儒而支離益甚學術益卑知緜之緜而不知其統於繭知毛之毛而不知其會於牛即終日矻矻不過

一吟哦呫嗶之腐而已語云漢人窮經而經絕經已絕矣復何道之有余少習舉子業心竊疑之至晚而有所悟因嘆曰道何物也是理之源也從源以遡流是數往者順沿流以窮源是知來者逆順逆之間難易所由分也況沿其流而竟忘其源也哉於是

借學庸語孟之言窮切近精實之理雖學庸語孟亦芻狗也然知其爲芻狗又知其非芻狗則理由此窮性由此盡庶可以至天之命而象帝之先乎若夫舉業制義則

國朝之令甲羣髦之講解具在余何敢僭及一二焉

萬曆甲寅歲孟秋吉旦貫園居士後學諸萬里序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一

山陰諸萬里栢遅父述

大學總論

大學是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入學的法程故開口便說明新止善而終之以平天下即章布之士亦欲其窮經致用以共成齊治均平之化者也乃其道維何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夫明德中原有好惡而民之同於我者亦止此好惡故所謂明明德在格致誠正脩而格以格此好惡也傳所謂有情無情也有情者當好無情者當惡也誠以誠此好惡也傳所謂好好色惡惡臭也正以正此好惡也傳所謂毋忿懥好樂而有所也修以修此好惡也傳所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也是公好惡之外無明明德也新民在齊治均平而治以治此好惡也傳所謂毋所令反所好也平以平此好惡也傳所謂好民好惡民惡也是公好惡之外無新民也蓋天下所以不平者好惡不公人心不平也既以我之心度人之心而我不加厚又以人之心較我

之心而人不加薄則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無不方則無不平矣豈有人心平而天下不平乎至於天下平而新民之事完矣民新而明德之事完矣明新完而至善止矣此之謂大人之學此之謂大學之道也

大學之道章

大學雖有三綱領然舉其要只在明明德故看時須有分曉如云一在明明德然非離民以爲明也又在新民以盡明德之事也亦非冒昧以妄止也

又在止至善以盡明新之事以完明德之分量也蓋孔子時佛氏浸淫於中國彼非不知明明德然一意苦空而無心民物非吾所謂明也故特出一民字以破其苦空亦非不知所止也然專心寂滅而止非其地非吾所謂止也故出一善字以破其妄止蓋異學不息則正學不明欲闢異學以明正學不得不如此立言也傳者識得此意故傳文俱以好惡明之意以明德中原有好惡明明德者公好惡於已新民者公好惡於人非如佛氏之慈悲而戒殺專於好而無惡也假使人君皆慈悲而戒殺也天下何由治哉總是闢異端以明正學意○明德稱虛靈不昧乃吾心也明明德者完此虛靈不昧乃公心之好惡也我有此心人各有此心則我公好惡使人亦能公好惡新民也公好惡有箇大同而不異處謂之至善能止至善則以心合心而我與天下俱平矣俱平則齊治均平之化在天下而其本在吾心是天下皆我所運量天下處其小而我處其大豈不謂大人有明新止至工夫豈

不是學有明新止至次序豈不是道故曰大學之道只此一節而帝王事業皆在其中矣○明明德雖有格致誠正然而格致誠正求以公此好惡也新民雖有興孝興弟興慈然而孝弟慈正以公此好惡也何也性情中只有喜怒哀樂故明德中只有好惡致中和而位育臻公好惡而均平致非二也○大學之道雖有三件然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明新中事但既謂之道則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不得不一一臚列之故曰在言其一定而不

移也及至學到功到則至善卽是明新新民卽是明德一以貫之而不見有三矣○在親民本是親字豈有首節而遽有差耶葢民不能新是自踈其民新之正以親之也此言親民以見民與我同一體下言明明德於天下以見我與民同一心是聖人用句之妙處○此知止未必十分透徹若十分透徹便是有定了如孔子志學一般知有這個準的在定則立矣靜安則不惑矣慮得則知命矣知命所以不踰矩這矩正是絜矩之矩修身者絜之

於身平天下者絜之於天下一也可見定靜安慮得一[illegible]有次序故句句皆有后字若說一貫是最後妙境[illegible]然何孔子而亦有序耶○定靜安慮得舊謂相因之妙無甚次序不知知止與得止原不相遠非得何以爲知但知止而卽得者恐是一事豈能舉八條目而悉得之亦只是一時豈能舉八條目而終得之若要終身一齊俱得恐未必無次序也不然則入大學者亦易易矣○生知安行聖人一了百了無知止亦無得止學知利行聖人循序

漸進先知止然後得止此曰大學分明已着學矣既着學豈無箇次序○定靜安慮俱在行時上見若非行時却於何處見得耶且人心非着明德卽着新民原無有苦空寂滅時節況定靜安也只是形容光景與慮相隔不遠豈抱一段寂滅苦空在耶纔苦空便是禪學矣○明德雖無形象然既具於我我亦物也本者末之根末則其秒也後節本末正應此本末知所先後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下節先後正應此先後此近道正應大學之道

不曰得而曰近者亦以道本難盡非一蹴可到也豈知止而便能得耶○大學之道直管到平天下而其機只在公好惡公好惡又起於格致誠正可見德不明不足以新民民不新不足以完明明德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此○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欲明明德者可見平天下只是公好惡天下平只是好惡公而新民者又只是明明德中事也此用句之妙○格物格萬物之理也萬物雖多總不外一理以吾心本然之知格萬物各具之理

隨感自能理會兄觸類可以相通日積月累便到豁然貫通田地亦不消費幾時力也乃有謂終身格不盡者繆矣有謂格吾心之物者又繆矣且事親從兄皆吾心之事非物也○物格而后知致者蓋知具於我理具於物彼此印証兩相融會非緣物以為知也若事親從兄是我良知吾率此知以行之而已何消印証又何消格且孩提之童何以而用力於格耶若格則孝弟乃外來之知非本然矣○朱子補格物章亦是不差但曰即凡曰無不咸

說得炊煞所以起終身不盡之疑也不知一時雖格不盡然物到面前有此已知便能逐物理會亦不害為盡格也○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況上而大夫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乎兼責庶人所以重責天子也要得此意○本末二字頂物有本末來既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矣又添出家為當厚何也蓋下二句乃上二句之由大意謂身所當厚也既不能修而薄矣又何能齊治均平而厚其所薄乎此所以本亂而末亂也若云所厚謂家則國與天下果可薄乎且本外又尋箇本理亦不通○大學之道不外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然必知止而後得止故其間各有先後焉能知之者可與近大學之道矣這已盡得一部大學了後三節不過引古人知先後者以証之末一節又舉不知先後者以決之無他意也可見大學只是明明德明明德者虞廷之執中也故曰古大學教人之法也

克明德章

聖帝明王未有不自明己德者傳者獨引此三句亦以本文有箇明字便學者領畧耳其曰自明見

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自字不必深重古人多生知安行只各明己德何必刻苦用功若自証自修等語哉且古人明德便欲新民却不拘拘爾我也○三綱領皆引帝典王謨間以己意結之若曰此明新止至從古以來之學問非自今日始也不然豈不能自出一段議論而顧雜引以釋之也耶

湯之盤銘曰

盤銘專釋新民與自新無涉傳者取三新字亦上

章三個明字之法蓋斷章取義也日新作新維新各取一新字並無深淺所謂用極正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一般真無所不用也若曰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是通三綱領而釋之非釋新民矣○湯盤雖說自明己德然本文有三個新字傳者又引以作新民其爲新民也無疑不必拘作銘本意也如憂心悄悄本言衛之仁人而引以爲孔子之事不殄厥慍本言太王事昆夷而引以爲文王之事古人何嘗拘此不然作新民而又言自新何其重

見而疊出耶○振起其自新之民正如所謂日新又新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民新則命自新不必又深一層蓋命何處見從民心上見民心卽天命也三節原無淺深分淺深者分天人也獨不曰天視自我民視哉○新民之事無極曰無不用者言舉其事而用之然欲造其極而終不能詣其極也蓋有此無不用之心方能造所可用之極所謂用極亦只是止至善而已

邦畿千里章

首言止而必曰皇畿者以皇畿爲民所易曉也亦誰能出不由戶之意次言知止而必曰黃鳥者以鳥最無知也亦人爲萬物之靈之意此皆提醒之妙因明而通其蔽也○繼續光明胸中無有障蔽便能知得至善敬則主一無適事物不能搖惑便靜定安慮而得止矣下文五者乃其得止之實皆是明明德事而新民在其中如君而止仁爲臣者自然我敬臣而止敬爲君者自然我仁推之父子國人莫不皆然便是明德新民各止其極矣所以

爲萬世之法程與○學問定兼知行此與自修對舉則專指知矣有此學問自修以養成此心境自然敬謹而不放肆無間斷而無矜持也學問自修已知得至善所在恂慄威儀則定靜安慮而得所止矣故傳者點出箇至善字以見其能得也衛武公未便是聖人但其用功之密與表裏之盛亦與聖人一般如云民不能忘則已自新而新民矣自新新民雖分作兩條解釋然自新必新民新民方是自新又截然分開不得故作自新曰民不能忘

什新民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其指先王可見自新之極矣○賢賢親親新君子之民也樂樂利利新小人之民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至於没世不忘可謂新民之得止矣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必至者恐其不及也不遷者恐其大過也易曰艮止是至善之義曰時止是定靜安田地曰時行是慮得田地内不見巳外不見人故德明而民亦新矣何見一艮足以盡大學

聽訟猶人章

人情物理總之是一箇是非既知人情之是非便知物理之是非矣情理既無不知豈不是格物豈不是致知雖是非之當格者多而以治天下者言則聽訟爲致知之本矣此非物有本末之本朱子以爲什本末者非也若什本末又何以不什終始耶○致知是誠意根基若不致知而知善惡之極何由誠意而得好惡之公但知善惡於巳訟者其知淺明明德於巳而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者其知深蓋明德即是知明明德即是致知致知而足以服民之心訟不待聽而自無矣故曰本謂聽訟者格物之本而聽於未訟者尤聽訟之本也至此則好善惡惡無不得當而意由此可誠矣○不得盡其辭非既訟而不盡也明德既明自然畏服而不敢逞其無情之辭也無情雖非自新之民然不得盡其辭則亦自新矣○畏服心志非畏其刑罰也畏巳德之不修而無以副上人之望也然則方修德之不暇而暇訟乎哉是無訟者民所以使之者我也我不知其所以使而民亦不知其所以畏也

○明德新民本有先後故明德既明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民之情僞既審又能以致吾之知而誠吾之意則新民又未始無資於明德此本末互發之理明中有新新中有明亦如陰陽互根之妙相續而不絕也○八條目俱脱不得好惡豈有致知而獨脱得好惡乎故聽訟章斷以爲釋格致也若非格致則誠意處便當好惡使不先知善惡亦何以而實用其力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便是無言靡爭光景其究至於不賞不怒賞怒者

好惡也然則聽訟豈盡不得格物○古者聽訟委
其權於士師總其成於天子故曰廷尉天下之平
所以使之平者天子也非必坐嘉肺之間而躬兩
造之具也如虞芮質成凡上書訟寃之類非天子
其誰聽之須要把眼界放得濶大則聽訟之爲格
物明矣

所謂誠意章

誠與欺相反誠則不欺欺則不誠故一句毋自欺
便完得誠意矣好善二句是無自欺之條件自慊

又申好惡二句慊與誠相因慊則不欺而誠矣此
皆獨知工夫非自欺自慊之外又有獨知也只是
提出一獨字令人可下手耳二三節言小人不能
慎獨之害因引言以証之末節言君子慎獨之效
因總結之以見意之不可不誠也誠意在毋自欺
毋自欺在慎獨失則見肺肝得則潤心體一念之
閒而內外相爲符會意之所關顧不大與○這個
好惡便要見諸行事其究至於禮樂征伐故曰好
惡本於誠意好好色如見必舉舉必先是也惡惡
臭如見必退退必遠是也先而遠纔是自慊纔不
自欺非謂今日好惡直待幾時而後見諸行事也
此只就念慮上見行事又於行事上見念慮十分
分先後不得故曰人鬼關謂其爲邪正之岐而理
亂之介也朱子謂初學尤爲當務者非矣人君何
嘗有初學○好惡之意起於好惡巳之善惡而終
於好惡人之善惡此章好惡在巳者居多在人者
居半然要通出治道則好惡人之善惡者多矣然
而好惡人之善惡是卽好惡巳之善惡故下數章

俱着他人之善惡上說○自欺自慊便是獨但獨
尤爲隱微乃自中之自自中要尋吃緊處則在獨
上做工夫耳獨則事皆憑我而人益不得與矣小
人閒居至見君子才認作人誠中必至形外才認
作人故又教於人巳之閒尋箇獨以致吃緊之意
也十目節單頂小人嚴則益當慎而不當忽矣○
人君御世只有好惡好惡在禮樂征伐上見旣誠
意時眞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畧不虛假則必不有
所好樂忿懥而身修必不之親愛賤惡而辟而家

齊必不所令反所好而國治必不好人惡惡人好而天下平故曰王道本於誠意正謂此也葢好惡與齊治均平是一時事好惡而出於誠則禮樂征伐稟於道齊治均平卽此而致非有先後次第也但其立言之序不得不逐篇發揮之耳大學本帝王學問故釋明新止善便引堯謨舜典康誥湯盤釋致知便引聽訟非區區爲窮經者發也○如好好色則凡理之所當好與夫民情所共好者眞好之無餘力矣如惡惡臭則凡理之所當惡與夫民

情所共惡者眞惡之無餘力矣然而民情所共好必理所當好民情所共惡必理所當惡初非有二也但就此章言必逼出治道上方與帝王之學相切故寧以民情該物理毋寧以物理遺民情也

所謂修身章

情出於心心宰乎身情順無情則心得其正而身修矣若一有所則情注於其所心亦逐於其所方寸已爲所移而七情不在本然之中焉得正不正則胸中秖有一所而心體已不在矣有所者未來

而意必已過而固我方發而不中節皆謂之有所若順而無情則雖有而不見其有矣所者方所便是局於一隅多凝滯而不渾化矣○人心管攝百體旣逐於物而不守其舍則耳目口體隨心飄蕩而莫知其鄕安能從令而效職哉故視不見聽不聞况能知非禮而禁絕食不知味况能恥嘑蹴而辨道義此身只是箇血肉之軀而已安望其能修故直結曰修身在正心也○誠意則眞好善而惡不善矣此時雖在好惡着力但好惡而過其節便

是不正旣不正則有忿懥便只有忿懥在心而一切正當道理俱不在面前便如不見不聞不知味矣蓋欲動則情勝情勝則欲益動而本體眞知都爲欲所障蔽○方蛟峯謂中虛而有主者乃正心藥方非也中虛自然有主有主方是中虛蓋虛非空也涵乎其主也主非實也宰乎其虛也此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

所謂齊家章

之其所親愛而辟所字卽上章有所之所辟則放

辟邪侈不特醞釀於心而且發露於外矣如唐玄宗親愛太真甚至賜祿山爲兒諸姊妹燕見無時楊國忠爲相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豈知其醜聲外播而竊弄國柄乎故曰好而知其惡者天下鮮矣如此家何由齊乎此是誠意以後好善惡惡亦甚分明但既誠意而不密察此心之存否則欲動情勝始也不過毫釐之差究也至於千里之謬雖誠意是人鬼關而人中有鬼鬼中有人所以不可時刻放過也蓋意念直通事爲之極無欺直究功

用之全非區區一念之萌而已〇人莫知其子之惡二句是總承好惡不分頁此亦未見有害但如此用情其害有不可言者古今家之不齊天下與國之不平治都是此病奪嫡立庶禰祖拒父寵妾棄妻誰不由此辟而起哉辟則本於情之不慎故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此辟字正是這箇辟字家之不齊不至於爲天下僇不已也〇天子以宮闈爲閨門以宗藩爲族屬若夫天下爲家之說又是一義

所謂治國章

首二節言國家本一理而不假强爲次一節言齊家便能治國後一節引堯舜以决之末復反覆以咏嘆其意又細分之家不可教句是反言國之必本於家不由家句是正言齊之自能以治孝弟慈三句是推齊家所以能治國之理康誥節又言機之不假强爲也惟不假强爲故我能觸彼能應而齊則自治矣此舉慈之一端以該孝弟蓋孝弟慈總是一心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非如朱子所謂舉

其細則大可知豈有孝弟慈而可以分大小也仁讓只是孝弟慈所謂油然親秩然禮也貪戾是不孝不弟不慈之極桀紂以之仁恕是孝弟慈之極堯舜以之必引堯舜桀紂者無徵不信也曰治國在齊家已結一章之意矣末復三引詩者咏嘆淫佚使人感發而興起也然有序焉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而已由此觀之國本於家家本於身身本於心心一恕而孝弟慈之化行於身及於家通於國隨取隨足捷於影響者也〇孝弟慈便是忠使

人與孝弟慈便是恕不必於三者之外另尋箇恕也孝弟慈只是教人以與孝與弟與慈不是教人以事君事長使衆其曰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只言家國之理本一非教人之事也機是教之發動緊切處非教之外又有一機所令反所好者只緣桀紂雖不仁未便以不仁令民好字便如忠字令則多有不從心而出者不忠則不恕不恕何能令民不從起於不喻喻則從而與矣與起聽從自有箇機括非人所能强以心感心只在頃刻而已○堯

舜帥天下亦是由宮闈而邦畿非徒然及於天下曰天下則國可知矣帥字便是教字從則與而治矣引及桀紂亦以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之徵也故曰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曰不可非人之不從實已不能帥也不能帥而何望人之從乎前後緊緊緖結足見傳者心思之密

所謂平天下章

此章分四段看第一段言平天下在絜矩因明絜矩之義以及其得失也第二段言絜矩在理財而理財莫先於務本因及乎理財之得失也第三段言絜矩在用人而用人莫先於得用人之人其曰忠信驕泰則總用人理財而兼頂之也蓋絜矩正是大道忠信便是公好惡驕泰便是不公好惡豈有不公好惡而能得大道者乎章內三言得失俱重失一邊吃緊處在勉人以不可不得也第四段承大道而言雖不可內亦不可不理生之即以理之但不宜專利於已耳此是足外本內末之意○平天下只是公好惡絜矩者公好惡之名目理財

用人者公好惡之事件此皆實心爲民不適已以自便者所爲其得失已自了然末復曰忠信驕泰者申之也前邊止言聚財之禍而不言散財之效故末復以效言之見民之財即君之財散固所以爲聚也前邊止言妨賢之害而不言小人之禍故末復以禍言之見小人之禍甚於妨賢善乃所謂不善也總是丁寧反覆非二義也○孝弟慈便是明德與孝與弟與慈便是明明德於天下但此民乎且以國人言緣承上章而起此章語意自如此

且於是以字有呼應上老老三句專以感化言絜
矩則有處之之術矣絜矩不是虛以此心絜便有
政事以絜之故曰道道者絜之法也如所惡弗施
則施者皆民所好非政事而何所施既合民之好
惡則吾之好惡巳無不通於民非所謂以心而絜
之於民耶此巳是好惡之得下特引詩以申其意
耳引詩便見好惡之能慎了蓋以我之心度人之
心體體貼貼細詳細察何敢自任巳意豈不是慎
慎則道得民得而國亦得不慎則辟豈但不能爲

民父母且舉起而僇之矣僇則道失民失而國亦
失豈不可畏哉故復引殷監以結之平天下之道
盡於此矣乃復分理財用人以衍其意令人可下
手耳○胡雲峯謂樂只三節就好惡言絜矩不知
通章俱以好惡言也又言好惡二字巳見誠意修
身二章不知通一部大學俱言好惡也又言誠意
章是好惡其在巳者修身章是推以好惡在人者
平天下章又推以好惡天下者不知誠意雖在自
家一念然亦有箇好惡的事件修身雖在人然必

起於自家之一念平天下雖推之天下然天下亦
人也亦必從一念起豈可分哉又言誠意章主慎
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
也一公無私不知惟誠斯公惟公必誠豈判然分
而爲二哉又言修身章言不能慎獨則好惡辟不
足以齊家此章言不能絜矩則好惡辟不足以平
天下不知不能絜矩者必起於不慎獨不能齊家
者必至於不能平天下又豈分而爲二哉訓詁之
談支離可笑此大學所以不明也○一部大學只

是公好惡公好惡只是絜矩但前九章零碎公好
惡且不說出好惡名色第十章是籠統公好惡籠
統則人衆矣逐事逐物一人便公不盡所以立箇
絜矩名色也絜矩者盡天下而公好惡也以前九
章隨一家一國而絜矩也其名異而實則同不可
不察○慎字承不可不慎來有國之所當慎者多
而最先者尤在乎德德卽所謂明德慎之只在格
致誠正修格致誠正修總不外一箇公好惡公好
惡外更無慎德而此曰先者先乎財利也有德而

人土財用因之可見有本末矣本乃治之本末乃
治之末不是以財爲德末而德乃財本也外本內
末只是專債財而不能公好惡之意如此則民亦
自專其好而不就其惡焉得不爭奪乎然而聚散
相倚故曰悖入悖出其理然也非特民心失而不
得天命亦因之下二節俱明不外本而內末集註
自明或問謂後二節結上文以起下者非也○胡
雲峯謂先慎六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
矩在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

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不知公好惡正是絜矩理
財又是公好惡內一事何得如此分析耶豈以理
財用人而獨非公好惡耶○首節是舉容賢利國
之臣以示當好又舉妨賢病國之臣以示當惡非
謂大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也惟仁人節乃是用
絜矩以立好惡之極見賢不能舉節是好惡不當
人心非能絜矩者也好人所惡節是好惡拂人之
心不能絜矩之甚者也灾必逮身則失民失國失
天命又不待言矣此以用人而言能絜矩與不能

者之得失不待引言而意已了然觀理財一邉而
可以類推者也楚書二節截在理財末不必說起
下文以滋煩擾○君子有大道節兼理財用人而
雙頂之道卽絜矩之道道而曰大以其能整齊六
合也忠信只是實心實心絜矩便得絜矩驕泰者
侈肆之極徇己私而無心體恤人情安能得絜矩
哉舊說謂我不能孝而安能使人孝者非是○忠
信者誠也是自慊之極驕泰者妄也是自欺之極
忠信得而驕泰失是以戒自欺而求自慊也正與

誠意章緊相呼應以公好惡者至天下而無以加
故推明以申結之也不曰誠而曰忠信者以念慮
言誠爲切以作用言忠信爲切其實忠信卽誠也
此是通七章的大收束後特理財用人之餘意耳
○大抵人君只漁獵其民未嘗教民生財所以民
貧而國亦貧故此說生財有大道不必內末如生
衆食寡爲疾用舒何等正大雖未嘗妄取於民而
民自足民足則民財皆君財也孰與不足上下俱
足豈不恒足乎此是仁者之道何事不可爲故曰

發身豈若不仁者之以身發財致君民並困乎何者上仁下義感應相為桴鼓未有上感而下不應者也此已是以義為利的話頭獻子節特引詩以決之耳好仁好義正是發身之效終事保財就是好義之實乃下人所好與上無干故謂義即公財利者非也此義乃公財利之效落絜矩一層豈就是絜矩乎三節四箇義字正相呼應朱子復添出不專其利四字只緣認義字不真故復於好惡外加箇不專利耳○大道是君子大道中一道重箇

生字財本無窮生之則裕奪之則乏雖善理如桑孔亦只是小術而已仁義本一心旣上好仁而不妄取則下必好義而不後君終事是以己之財為君用府庫財是以己之力為君守言府庫之財誰敢窺竊無有非其財者則國之利果不在利而在好義矣此謂以義為利二句非古語就接上文好義一句蓋引獻子証傳文何為又引古語以証獻子也以義為利非特義之所安便為利與民同利無災無害國家之利又何可言先言以義為利就道理說後言以義為利就利害說聚歛小人皆獻子所言非傳者之意此只遞遞說去不是又言理財本於用人也夫用人者而豈只用理財之人哉○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公好惡而已或問乃謂好惡義利之兩端不知義者公也所當好也利者私也所當惡也夫好惡之外有何義利哉公好惡者絜矩也故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析理編卷之一終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二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中庸總論

中庸一書子思推尊祖德而作是仲尼一篇行狀初無欵叚細分之有六大支第一支從天命章起至問强章言道原於天本人人可能因推不能之故以及智仁勇也第二支從索隱章起至達孝章言知盡仁至不賴勇而務者獨吾仲尼因推所以不隱不怪不廢之故以及舜文武周也第三支從

問政起至無息章言仲尼知仁勇之極只是本一誠以行達德以全天人因言天人無二致以補告君所未備也第四支從大哉章起至三重章言仲尼知仁勇之極由其立德之至因數擇執之功以及行道之實也第五支從祖述章起至經綸章是極贊仲尼之大以及德化之盛因言化之不行由於人之不知也乃作書本意第六支從下學立心以及篤恭不顯與首章相應是自任之意所以收拾五支以立後學之法程也所謂支分節解者如此非如他書章自爲義者也

天命謂性章

此章序道所自來因示人以修道之功而盡道之極也性教兩句皆不重歸重在道耳然此非道之全體也聖人見道體甚大未易形容姑就其著於人身關於天地萬物者揭出箇道字使人可下手用功以究竟其功用令上不負天下不負地中不負人以不媿有生之賦予耳若論全體則天何以開地何以闢民物何以生皆此道包括㒺皆從率

性來耶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人者萬物中之一物性有幾何率有幾何而了得道耶故曰與天地參言天得一分地得一分人得一分天地無心成化自性自率不消加功人則性相近而習相遠習者不純乎性故有善有不善而率之論始起矣修者因其率而損益之便是戒愼工夫教者一定不易之法便是致中和而臻位育中和致而位育臻這纔是教道纔是率而吾人所得之道全矣彼天地者任天地之自爲率也於人何與哉故曰此道字

乃天地人之一分也○命一而已有氣質有理義有氣中含理理中含氣有理氣之分限節度雖其中脉絡甚多然無有兩箇命字兩次賦畀之理故此之謂命舉理氣與數合下一滚出來無有不命之者凡經傳中所謂命聖賢所謂知命皆此命字若夫立命之功如率性修道之類則專就理言氣與數不論矣○饒雙峯說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不知荒唐亦道也所謂道生天地也卑則滯於形氣不知形氣亦道也所謂糟粕煨燼皆道也

故子思就不高不卑之間以名道使可率而循之以從入耳此吾儒之道吾儒所以為中庸也○道無過不及又何須修所謂修者不過即氣質之偏而加之以繕治則所修是性不是道修性只是戒懼慎獨工夫不必說到禮樂刑政緣性情修則中和致禮樂刑政無不得理是戒慎便該得禮樂刑政矣教者工夫名目聖人教人如此用功便謂之教亦不必說到繼天立極也○不覩不聞此時精神全然收斂正是體認天理時節豈得不戒懼戒

懼則有覩有聞自然動與道合而無不得當矣人欲戒懼於覩聞先從不覩不聞始若不加謹後雖刻意加功亦何益哉是不覩不聞者覩聞之基獨覩獨聞者覩聞之樞慎此二者然後非禮勿視聽不必禁而無不禁矣然則戒慎者克己之功致中和者復禮之極中庸學問亦只是克復為仁而已○戒懼慎獨俱要看得濶大通帝王韋布講與首節修道末節位育相符合方是中和位育其本在念慮其用在作為須要逼出禮樂征伐上講如盡

性而參天地篤恭而天下平俱是此意○戒懼慎獨是致中和的工夫致中和是戒謹恐懼之極而修道立教之事也兩天下字言人人能之若理無不備而情無所私則在大字達字上見○喜怒哀樂之未發是性發而皆中節是率性大本達道是道致中和是修道天地位而萬物育則教行矣此二節暗暗講解首節之意○大本達道四句雖平而意實有輕重然不可說是道之所以不可離蓋率性謂道而教乃修道已是不可離的緣由了○

中庸一書本通帝王章布而言與大學同故此章便說位育未章從下學立心起直推究到平天下處即如行道章亦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而王天下者有三重也致中和到極處則禮樂刑政無不得當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蓋有此理亦有此事若諸侯大夫士庶隨其所處無不位育亦自其理言之耳要須理與事兼而言之始無窒碍不通之病

君子中庸章

忌憚只爲一箇時中不時中便是無忌憚如時未至則不敢爲時既至則不敢失時已過則不敢留委曲遷就從容觀變何等疑忌何等畏憚若小人則私意一起任意作爲豈曾待時便是不時中不時中便是無忌憚堯舜時至而禪讓子噲子之何人而亦禪讓湯武時至而征誅王莽曹操何人而亦欲征誅然亦何嘗不自以爲時故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操亦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又何嘗不藉聖賢爲口實而自以爲時

中也此小人之尤無忌憚之甚者也於中庸能不反乎○變和言庸者雖說和是性情庸是德行然和却始於情而終於行中是和的本根和是中的發見庸是和的歸結中則必和而庸矣和接管中與庸又判然分而爲二不得也

中庸其至章

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然中庸雖鮮能顧賢知者猶可俯而就愚不肖猶可企而及終須有能的日子若小人

負賢知之名做愚不肖之事全不向君子路上着脚自以爲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故直斥之曰小人直攻之曰反中庸反者背而叛之終不可與能者也非特不能且亂中庸矣故明與君子並舉而對言之亦惡鄉愿亂德之意若知愚賢不肖雖未必與能乃中庸固自在日久未必不能也○此箇能字最重鮮能知味是不能知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中庸不可能是不能强夫子則知盡仁至而勇裕者也故曰惟聖者能皆是這箇能字

道之不行章

承上章言道所以鮮能者只緣不能明不能行而所以不明不行者只緣知行不能互發知行不能互發者又只緣不加察耳察則自能明而行自能行而明豈至鮮能哉單承上章不兼反中庸說反中庸者自以爲是必不肯加察以盡知行之力所謂德之賊也聖人尚復與言哉人莫不飲食是指飲食以言道非喻也飲食亦道中一事即飲食而餘可推矣就如飢渴則易爲飲食萬鍾則不辨禮義何日不飲食何嘗得正味此教人以下手與能處

道其不行節

不行而曰矣夫便含箇慨嘆之意分明說若欲行之必由知以明之乎故下章遂引舜之智以實之

舜其大知章

好問好察原是智不然何以能問而察之隱惡揚善亦是智不然何以能隱而揚之用中於民亦是智不然何以能執而用之蓋惟智乃能用人惟用人益成其智與大舜有大焉一章相似善即中也

好問好察即舍己從人也用中於民即樂取諸人也但不及與人爲善而意亦見於言外○執其兩端是擇之至用中於民是行之至這便是由明故行矣

人皆曰予知節

不能守只是知之不至故發此以起行之之端非重在守也下文得一善而弗失方是行意然亦從擇乎中庸來可見知與行終不相離彼欲廢行以爲知者謬矣○罟擭陷阱且寬說不必說不是中庸便是禍機也蓋世亦有非中庸而無禍機者

回之爲人節

不可泥定一字如今日一善明日一善凡有所得無不奉持而着之心胸久而全體皆爲我有矣着之心胸不是守定在此已推致而見之躬行故曰行道而得也行道在身得則得在心便如心胸間一般

天下國家章

天下國家三句是舉世之難能者以形容中庸之

尤難非就三者中覓出一中庸也不可能只是不易能下文不流不倚便舍可均意有道不變便舍可辭意至死不變便舍可蹈意若曰知此之人方能爲三事之中庸而凡事之中庸無不可能矣不變塞只是素履往象曰獨行願也獨者不阿不隨逆衆獨立非至强何以與此

子路問强章

大抵不流的人定能不倚何者不流處已便是中立也不變塞的人定能至死不變何者至死亦只

是不變塞也又只是不流不倚也不必分作四樣看

索隱行怪章

此章是仲尼一生造詣言其盡智仁勇之極以完中庸之道而得統於堯舜文武者也曰不索隱行怪正是擇善曰不半塗而廢正是固執曰依乎中庸曰不見知而不悔是至誠無息意曰吾弗能已是純亦不已分明仲尼是至誠了故曰惟聖者能之末後經綸章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那聖字正與此

聖字應曰孰能知之那知字正與不見知的知字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也知不知在人何悔之有此是一書關鍵後邉許多議論不過發揮此而贊嘆之耳○索隱是知之過行怪是行之過然索隱者必行怪行怪者必索隱恐截然分不得也遵道雖是知及半塗雖行不逮然不逮處終是知之未眞則知以行見又截然分不得也依乎中庸則知行並到遯世不悔則並到而無餘力眞非聖人不能矣前兩等人要說得與時中似是而非蓋以

不檢之心附趨時之用全然是箇小人若不見知而不悔絕不索隱行怪不廢半塗則全是君子中庸矣此章正與第二章意相發明兩君子字同○問此悔字與論語慍字同否曰慍只是含怒慍而不已方至於悔若悔便怨尤而變節矣大凡變節者皆起於心之悔遯世不知終無復知之日矣焉得不悔若人不知未必無見知之日所以只含怒而已然依中庸者雖不見知自是不悔何者不悔正是他依中庸也依中庸自然不知不知乃所謂

侵也不見知而慍亦必非時習者何者不慍正是他時習時習自然人不知不知乃所謂時習也此是一箇心境豈有深淺所謂調彌高則和彌寡也

費隱章

承上章言夫子何以不索隱也道本費也出一費字以破隱何以不行怪也道本庸也出一庸字以破怪又何以不廢也道本隨見在所居隨家庭朔冥而無不在也出一無入字以破廢此舜文武周所以未嘗有隱有怪有廢也四聖人皆從顯處庸

處隨時處置力何嘗用心於不當用乎舉四聖已含有祖述憲章意矣○此是明仲尼不索隱之故意重費上不與隱字並也○君子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所謂隱乃費中之隱若索隱則離費以爲隱非君子之道矣夫子所以不爲也故下文雖引費以明之而隱在其中矣○夫婦雖愚然亦道中一人豈得無知能聖人雖聖亦是道中一人豈得無不知能天地雖大亦只是道中一物豈得無遺憾只如此說自覺乎淡朱註便支離且說不

盡矣史伯璿直以男女構精爲知能一事然則構精而外夫婦固一無知能耶鄙矣○鳶魚飛躍是總大小在內而形容之陳新安謂察乎天地結聖人有不知能及語大莫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是專以鳶魚屬之大矣豈鳶魚之飛躍其理固大於夫婦居室耶鳶魚只是上下察中一物姑舉以見其實若專指鳶魚爲上下察則上下之所察者多矣及論到至極處天地所察亦盡不得道何者六合之外耳目所不到皆道也豈皆昭著於天地也

故曰人猶有所憾謂憾此也非謂寒暑災祥之不正也

道不遠人章

天下惟高遠者始可駭愕故子思先言道本至近以形容其常常故無怪夫子所以不行怪也下文庸言庸行皆是近而常處○首節重遠人不可爲道故下文皆言爲道之事首一句引起不重然欲不遠人以爲道無如忠恕故次節引伐柯以喻忠恕下二節詳言忠恕以見人所當爲者正在此也

○以人治人只是以彼治彼不必兼着自家蓋自家亦人也亦卽彼也能改卽止看卽字若要到十分地位無時盡頭反覺不恕矣忠恕乃盡己推己之謂既不欲勿施則所施必皆所欲下節子臣弟友正是所施皆所欲處言行相顧是敎之以下手用工也言顧行便是顧己之所能以責人行顧言正是顧於人以自責言行相顧豈不篤實乎篤實便是忠恕不必說此是忠而推己及物則恕也緣忠恕本不可分而言行相顧處便已有推己意矣

道不遠於忠恕而忠恕又只是一心道豈遠於人而遠人可以爲道哉○忠恕是體道名目道是道之本體道不遠人而忠恕與人不遠故不遠於道也此忠恕與道原有兩層若夫子之忠恕則道與事字一般所謂道爲虛位也

君子素位章

此言仲尼所以不廢者非惟道無不在亦以吾心自有廢不得處蓋身雖處於窮困而心則畧無慼尤無慼尤而何悔之有不悔而何容廢也不悔正是自得自字妙言胸中自脫洒非人所能測也○素位而行則素位而願可知不願乎外則不行乎外可知是一正一反意行字重中間有許多條件得與慼俱從願生願無所失則自得願無所拂則不慼皆俟命光景曰居易則立命工夫也故引詩言反求諸身見得工夫已盡非空空只俟命而已○入便是處入其境則處其境四者已盡得人歷履不必於四者之外更求箇入也○問富貴貧賤無入不得是矣至於夷狄患難是何境界而亦無

不得耶曰夷狄患難也是我見在之位必有當行之道只緣人心願外所以便憂愁抑鬱君子知合下當得的便隨時隨理做去卽此眼前光景自是閑暇不知爲夷狄患難有何不得說使不得則富貴必淫貧賤必移卽處順境亦不得矣且如文王囚於羑里若非自得何能有此閑暇而使吉凶消長之不謬耶若曰困窮拂鬱乃進德熟仁之地而姑寧耐以俟之又落一層矣○求諸身的求字與不求人的求字相應言不求彼而求此也求此是

立命之功不求彼是知命之事下文方點出命字
以見不求之故所謂反求亦只是居易也此聖學
極致夫子所以不見知而不悔者以此

辟如行遠章

此章言道通倫紀下章言道入杳冥所謂須臾不
離也雖欲廢之誰得而廢之故大孝三章皆舉聖
人盡倫紀事杳冥者以明之見四聖亦一時不能
廢也○遠近卑高不在兄弟妻孥父母上分言道
有遠而高者然非離遠而高也必自卑近始葢以

察天地比高遠而以家庭比卑近也孰有能越卑
近而高遠則孰有能越家庭而天地者乎詩嘗言
之矣曰宜兄弟曰樂妻孥曰順父母皆此卑近事
也而察天地之大孰不由此而始哉則信乎遠之
必自邇也高之必自卑也而道果不離於卑近矣
不離於卑近又誰得以卑近而廢之此仲尼之所
以不廢也

鬼神之爲德章

此章似以隱言然洋洋如在則亦費矣曰無形與
聲特抑揚其辭以起下句耳通中庸三十三章全
無一語及隱然後知索隱者之不足以語道也○
首二節就天地言專言之鬼神也三節就祭祀言
偏言之鬼神也葢就偏以形容其全也偏言之鬼
神雖無形與聲然洋洋如在而使人畏敬奉承亦
體物不遺矣引詩單承祭祀若造化之迹敢有厭
斁射之者皆所謂微之顯也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故曰誠誠者實也實卽是道鬼神無非實則鬼神
無非道矣不可拚兼顯與微說○能屈能伸爲天

地之功用旣伸旣屈爲造化之迹總之是二氣之
良能也二氣陽中有陰陰中亦有陽故曰陰陽不
測謂神然而鬼中有神神中亦有鬼鬼神亦只是
一物耳若易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則生死之
鬼神又祭祀中一鬼神矣○朱子以前三章爲小
費後三章爲大費此一章兼而包之不知費隱有
大小否前果小後果大而此果兼包否愚意大小
不相離如溫清小也格上下光四表大也居室小
也通遠邇動天地大也若曰小不能大大不能小

則道有兩種矣且子臣弟友何道也而謂之小祿位名壽總完得箇孝文何道而謂之大恐是未定之見

舜其大孝章

此下三章言舜文武周之所爲皆是明顯庸常隨時隨處一一做得妥帖何甞有隱怪廢棄以見夫子之不廢正得統於四聖者也○德爲聖人是所以成其孝者故首節列德與尊富享保俱屬之孝然大孝正是大德故次節復將大德揭出而以天子爲位富有爲祿以享保爲名壽蓋享則令名無窮保則壽與子孫同矣次節緊申上節也前以德成孝後以孝受福總見孝外無德孝大則德亦大乃所以爲聖人也故總結之曰大德○引物以見福之必厚德引詩以見德之必獲福總言德福相因也大德必受命則尊富享保不假言矣聖人詞不迫切而此一章連說六箇必字可謂見之的矣然則仲尼何以不受命乎曰有大舜之必便可以無仲尼之必況仲尼亦自有仲尼之必乎○稱舜

之孝而止言德福之厚不及夔夔齋栗等語可見瞽瞍允若者亦是人間常事只在德爲聖人句內耳

無憂章

聖人憂天下之心無窮然所以憂者只要使天下各遂其願武王能制爲喪祭之禮以達之天下使天下無不遂願更復何憂此雖是子述之事然武王却是纘王季之緒則王季所作不過如此便可以兼得父作矣父作子述總說得無憂總完得盡道武周不重武周盡道又在後一章事矣此章專重文王覩首句及二節纘緒三節成德便見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戎衣而曰一着顯名而曰不失語意俱有襃貶○此述字須加一善字如文王時未便有臨戎畐名與前後享保之意武王却毅然爲之乃是曲體文王非述而實述者也下節亦然又如王季所作亦不其然武王纘而承之皆於變通委曲處意會其能作雖皆於武王事見之然却重在文王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文武孝奉先人之心已遂斯禮也以下是文武孝治天

下之心以伸總之成文武之德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心即是德德即是心成者究竟而無餘歉之謂○作者作其所可述述者述其所既作王季有文王能述故方成作武王有文王能作故方謂之述是文王述作兼全者也所以無憂今人自家全無述作見有父兄在前子孫在後便曰惟我無憂亦異乎文王之無憂矣

達孝章

達孝只依朱註爲是若説圓融通變便是善繼善

述若説因分通行則此章專言祭祀通乎上下者不及諸侯大夫不必説也春秋節是通乎上宗廟句兼上下序事以下通乎下非因分通行也若説因分通行豈文王有此志事而士庶之家亦有此周家之儀節乎○上章達字是自此推彼之謂此章達字是通達無碍之謂微有不同○或問文王在日果有此志否曰聖人心思時至而起何嘗先有此志如造化冬時何嘗炎熱到春自來武周盖居春而計寒之必爲熱也曰若然則功崇惟志者

非與曰學者原要諳極故貴立志文王亦豈要居天位乎須知冽寒之時決不令春陽發洩也○春秋二節正是位禮樂尊親之事但未明説出及踐位節添五其字以見上所爲者非武周所爲皆先王之志事不過指明點破無二意也兩如字便是善繼善述盖親雖死而不死其親非繼述之善而何至與達不同通於天下曰達盡於一己曰至惟達故至至則無以加矣○上文俱言宗廟此突出郊社見宗廟與郊社一也盖祭天享地人人知爲

典禮之大意義深遠而宗廟與之並其深遠何如哉益以見繼述之善而孝之所以達也○地雖居下其神則通於天豈局定在下乎以其主宰乎物故與天同稱帝以其上通於天故均謂之上朱子謂省文者非○不必説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等諦方見治國之易只看這樣大典章大文物一一能探討其精微更有何事足以煩齒頰勞心思而不就吾之料理乎益見武周制作之精孝之所以爲達亦欲後人隨事深思如魯之禘季氏之

旅皆華其僭以還其舊而共成其治也

哀公問政章

自索隱章至達孝章皆言仲尼立德之盛然未及其作用也故復引問政章以實之至此而天德全王道備一以貫之而無餘蘊矣○夫子告哀公秖是爲政在人四句盡之然須作三段看自仁者人也起至成功一也言修身之事而歸於誠此誠字就行道說自好學近智節起至所以行者一專言爲政之事而究竟亦歸於誠此誠字主九經說末

復言誠非可襲必先定方可行達德行九經故又言豫誠必在擇善固執其功列而爲五其等分而爲三總是明善誠身而已道德九經是兩大頭擇善固執以下是一大尾有分有合人存而政舉矣然前誠字雖主道德而道德正以行九經後誠字雖主九經而九經正以運道德實則一也誠者仁也故曰問政章盡於修道以仁也○問此仁字與達道之仁同否曰同總之是至誠惻怛也故曰仁者人也仁所以爲人之理正人所同得也性中只

有一仁智以啓此勇以强此而已○哀公問政孔子開口告以文武之政而本於誠顯是說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子思識得此意遂於誠字極力發揮其功用可以盡民物配天地而終之不顯文德之純若曰文德之純侗文治之隆也此子思立論本意純字只在爲君止仁五句敬止者至誠也緝熙者無息也大學說止至中庸說至誠合之原無二旨○此章重本一誠以行三德不重政上必引問政者見仲尼抱負之大非

不可見知於世者也與後容執敬別章相應○爲政在人節言人君當以仁身仁者節言身之所以當仁故君子節言君子所以必仁身天下節正言仁身之事或生節言能仁其身則等雖異而至則同身修而政舉矣○或問仁者人也與孟子仁者人也一般但此曰修道以仁而彼曰合而言之爲道兩道字同與曰同蓋道不外乎人倫中庸由道體上說到體道處已是把人去合而修了孟子只言得是人故須合道於人而始謂之修修即是道

矣天下豈有舍人倫而可以言道者哉朱子謂道者義理公共之名非也五倫便是道不然何以而人人所共由也○仁者人也則修道者焉得不以仁義禮者仁之推尊賢之等又親親之殺之推總完得箇修道以仁也不可以不事親知人知天俱是不可以不修身之故乃帶說專重在修身一句非並重也○達道雖有五而行道在德德雖有三而知勇不過以成仁信乎修道以仁也仁即是誠誠即是仁原非二理故知行並進而仁在我道無

不行矣知之一與成功一只爲所以行之者一行之者一焉得不合而爲一○智仁勇雖是達德然氣質不齊自不能無三等之異然知與成功則一亦不害其爲同所以爲達德也若非達德雖用功而不能一矣生安學利困勉只是分言爲是若又分箇等恐生安者雖重知豈少得仁學利雖重仁豈少得智困勉者雖以强爲主畢竟所强者何事有智無仁雖甚生知行多不安不安處便是不勇有仁無智雖甚學利知必不完不完處亦是不勇

困勉者固是欠勇然豈非初間知行之有餘歟哉故三等之說終未妥也○看來知行原分開不得蓋智仁勇亦分開不得也三等之說似大支離所以後人有專重致知的話只緣以生知安行屬智則行便是第二着矣賢智者多被此悞○知行二字從精一以來如湯智勇天錫文緝熙敬止孔擇善固執孟良知良能對舉而互言之不啻詳矣乃有爲致知之說者曰眞知即是行遂欲兼行以爲知倘詰之曰力行方是知則行亦可以兼知乎蓋

知行從仁知而出知以啓仁之端仁以踐知之實謂仁知合一則可如欲并仁以爲知曰性中只有知也可乎如造化陽以開陰之始陰以成陽之終謂陰陽互藏則可如欲并陰以爲陽曰造化只有陽也可乎夫知自爲知行自爲行者對待之體知以成行行以成知者互根之用旣認行根知處爲知何不認知根行處爲行乎如此則单謂之力行亦可也恐知行畢竟未可分也

好學近乎智章

此因哀公自誘而復告之也困勉以下再無下等
資質故此好學力行知恥只是困勉者用功方法
耳知三者而知修身便與智仁勇爲一而人存知
治天下國家則人存而政無不舉矣三箇知字重
便兼得行字意九經是文武之政修身道立節是
政舉齋明一節是人存所以行之節約而歸之誠
曰非特修身爲政亦不可不誠以立政本又是一
大束也○凡事節是舉言行事道以例誠之當豫
在下節又援以例上之不得不豫也誠者節推言

所自來以及其功博學二節是學利困勉之事雖
愚節是成功則一之旨蓋自人存政舉推而及於
仁身仁者誠也擇善固執知以啓其端勇以踐其
實也總之是仁身也前半由身以及於政後半由
政以反於身可見君人者身外無政政外無身身
與政不分則存與舉亦不分矣○達德我所固有
本不是遠但氣質不齊汨此眞純便須用力以近
之所謂近者亦只是復其固有而已○九經是治
之常道所謂文武之政而其首又在修身次尊賢

次親親皆仁身所必先者敬與體又尊賢之推子
柔懷來又親親之推可見身便是政修身便是舉
政故曰人存○凡事豫則立節止是說言行事道
當用豫豫即前定之謂不是說言行事道當豫乎
誠也孔子意原不重言行事道上止以起明善之
句耳即前邊不可不知天之意前邊從知人事親
說來用天字切此節從誠身說來用善字切其實
一也誠者四節是所入之塗雖異果能節是所至
之域則同初無別意○前言道德曰所以行之者

一後言九經曰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節合項前
後二句曰所行雖一然亦不是倉卒可行的先要
箇豫豫之何如明善是已故下文遂言明善之事
看來此下總收前邊道德九經非專承後半章也
如此則有開有合文體整而學問備矣○豫不是
另尋箇豫誠身先要明善則明善便是誠身之豫
不曰理而曰善者善本固有明得理便是明得善
矣擇者執之始執者擇之眞雖說知行相半然知
之力居多所以學問思辨居四而行居一也前半

詳言修身而政寓其内後半詳言爲政而修在其中皆上人事也居下位節止舉以明素定之意誠者以下四節通上下言之非拘拘只論下位而已○誠身雖是悅信之本然此言誠之當豫則專指明善爲豫矣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是遞遞推到誠身意重在誠不與悅親信友並也○聖人不思而得下一等思未必得故須擇善擇者思之精聖人不勉而中下一等勉未必中故須固執執者勉之極後雖一樣中道然而不從容者多矣擇善者學

問思辨固執者敦厚篤實何等勞攘至於人一已十人百已千而視從容者在仙境矣自誠之者以下一連十六箇之字俱指誠言兩必字激勵哀公勉其毋自諉也○孔子告君千言萬語總不外一誠故下章遂言誠字之大直接性教盡人物參天地以見孔子告君罄生平之抱負括帝皇之訏謨非直區區敷陳而已

自誠明章

夫子告哀公隨其材質說到思誠便止遺了天人合一處故子思遂承之曰此天人本合一非判然分爲二也如盡性誠也盡人物而參贊則明矣致曲明也化則誠矣至誠誠也神則明矣自成明也成物則誠矣無息章是點出成物之由以及天人合一益以見誠明之無不一也故後數章俱要重合一之旨朱子分天人者非是○天命謂性實理也惟誠明者不漓此實理故亦謂之性修道謂教實功也惟明誠者能盡此實功故亦謂之教分明承首章二字來重上二句兩則字一了百了無牽

纏粘帶之意纔見天人合一處

至誠盡性章

人生天地民胞物與性中原有兼盡參贊之理惟雜以己私斯民物不相關而天地不相通性胡由盡惟至誠絕無私欲完得所具之理則民物天地一以貫之盡民物贊化育參天地一了百了蓋不如此不足以言性盡非盡性後而有此功化也然亦必着事功上見與致中和一般不然則至誠之徵而悠遠博厚高明者果何物耶○一句盡性便

完許多事業故一箇能字直貫到底非謂至此而後能此也若贊化育參天地則絕無作用故直曰可以四則字有斬然完具之意與首章一般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位育則此性字又豈有不同之理前性字是天命流行而賦於物者此性字乃具於物而得天之賦予者天之賦予即天之流行也○盡人物參天地必須知無不明處無不當若不是明豈能做得此自誠者所以必明也○上言謂之性而此言盡性正兩相應如云性中原

有許多道理此誠明之所以為性也若明誠者必有形著動變之漸則不得不由教而入矣

其次致曲章

致曲是誠之者誠形著皆一偏之誠形著也明字正指明誠的明字惟明則理無不照而念念萌動矣動則變不誠以為誠矣變則化矜持而盡泯矣至此方是至誠所謂明則誠矣若謂曲能有誠便全然是誠何擇執之易乎且謂自家節節檢點斯民情節節感應何憧憧往來若此然則參贊天地

亦謂其節節而參贊之耶○明則動據舊說乃人已之交何為未完成已據及成物耶非惟理說不通於文氣亦甚急遽

至誠前知章

至誠誠也前知而如神則明矣非所謂誠則明乎此只是實理故曰道曰可以言其有此道理之可以也○禎祥妖孽尸龜四體只說得箇禍福不曾說得知故總承曰必先知之福之將至善也禍之將至不善也必先知謂知此禍福也如此覺直截

或以善惡為吾心之善惡語意似不如此○術數之學知之以氣至誠之道知之以理數者理氣之分限節度處數亦理也只是數便有心理便無心無心者知得大有心者知得小却不可以數為邪術也天地亦逃不得數

誠者自成章

此言明之未始不為誠也成物正是盡民盡物的物字性之德正是至誠盡性的性字仁智總是吾性可以見盡民物為盡性矣若是性中無仁智非

特思誠無處着力即至誠亦何由而盡民物乎但至誠合下自然不賴仁智而務如故至思誠而發耳仁知二字即知明處當四字○誠者自成二節言誠之者故直指曰誠之爲貴此明者之事也及至成巳則誠矣物內便兼有民在成物智也若少箇智安能知無不明而處無不當乎盡性章以盡民物屬明此章以成物屬智一也成巳仁也五句只是言成巳便能成物不用勉强以足所以成物之意○子思之意責人體道故此章專就人言誠

者自成言實心做事乃天生成正當道理實心去做事是人當勉而不可諉也何也凡事徹頭徹尾何嘗不是實理流貫無此實理便無此事矣故君子必誠之爲貴以存此實理也然非特成巳而巳我以實理盡於巳自能以實理及於物所以成物者亦在是矣如事親孝是生成事親的道理以孝事親是人當自勉的實事何者實心貫事親之終始不實則何以事親而無此孝矣然非特成其爲孝也又感化而爲慈他人亦感化而爲孝此成物也緣人巳雖有內外而仁智同出一原所以成巳即成物也推之臣弟友莫不皆然誠之之事備矣可以見明之必誠矣

至誠無息章

前四章言誠之必明明之必誠以見其合一至此說天人尚合一况誠明乎是總結四章之意故章首有箇故字○至誠所以能成物者非只論感化以其有此功業故此章從功業上說即所謂盡民物參天地贊化育也不見而章節言其不勞致曲

爲物不二以下俱節節相比引詩重相合非明無息也無息意自明○天地只是至誠故能覆載萬物聖人同一至誠豈不能包涵萬化此便有上律下襲意後特以申明之耳○徵字雖是過脉然直管到博厚高明悠久皆是他徵處誠無息故徵亦無息徵無息故直至高明悠久而後巳也本以久而徵又以徵而見其悠久總之只是至誠無息之意○載物覆物成物總言其能盡民物之性特借天地功用字眼以形容之非謂與天地同用也體

用不相離同用便是同體豈分得兩項○天地生物化而無迹其不測處未易窺得故復舉山川以明之非以山川與天地並也文德惟純故不顯不顯者純之極也就如篤恭亦曰不顯不顯者恭之極也恭之極便無處顯恭純之極便無處顯純若說豈不顯則是以顯爲贊詞而與純不相合矣純亦不已言亦無間斷先後其天人合一尚在言外○至誠無息致中和也覆載生成位育也如謂位育在心則覆載生成亦在心而不及民物耶○天

道人道只管到此愚而自用兩章承不倍不驕惟天下兩章承大德小德各爲一意自是脫洒不必如朱註云云也

大哉聖道章

至道是誠至德是至誠尊德性節是學問思辨行居上節是至誠盡民物以參天地也與索隱章相呼應顧誠之義雖發於前六章而仲尼之能誠則在尊德性節方發出至此而性道凝矣故章首便說個聖字以應惟聖者能之居上節仲尼之依中

庸而不悔也隨處咸宜何悔之有不悔則不廢矣祖述章從前備看因極言以贊美之○發育峻極是形容道之大如大莫能載意非必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也使他處尚在修德凝道之後優優而亦曰大者小乃大之散殊故亦謂之大三千三百至纖至悉孰能間之亦小莫能破意非必聖人所行而謂之聖道也發育峻極者三千三百之充拓三千三百者發育峻極之散殊總來是一箇道原於天而行於人者也以天人分者非是○道是箇散

漫的東西必須有人行他方總屬在身上道如物件我却是凝承他的器皿若不凝承便我是我道是道無些聯屬故下文言修德之事以凝承之○尊德性節是學問思辨行的別名子思不過敷衍五者令人可下手耳蓋性中有故物而工夫有條件尊之道之博學也道理本廣大而細分又精微致之盡之審問也心思本高明而不檢則荒唐極之道之愼思也性中有故物而耳目多見聞溫之知之明辨也性體本篤厚而規矩可持循敦之崇

之篤行也總是求誠的工夫不然一箇擇執分而爲五又分而爲十何聖賢學問如此繁碎耶大抵子思之言皆仲尼註脚决不別尋蹊徑○此章是至德凝至道可少得一箇誠字盡誠只是擇執可少得學問思辨行故此節斷是五者之別名也不然何以存誠又何以凝道乎若說五者之外又有十者則支離牽合不成聖學矣○明哲保身總承上四句蓋吾身分量甚大與道相爲磅礴道有一毫未盡則身有一毫未保必如堯舜方保爲君天

下之身周孔方保爲師天下之身保者全也非謂當死處亦不死也

愚而自用章

此章承爲下不倍言不必再頂人道以滋纏擾且天下事非屬天則屬人與此何涉而復承之耶亦支離矣○愚而好自用三句皆爲下而倍者天子是有德有位而又有時與上文三件正相反此天下所以同文同軌同倫也今天下固有德有位而有時者也不然而有位無德愚而自用矣有德無位賤而自專矣敢作禮樂乎生周而從夏商生今反古矣敢不從周乎雖說一是子思之言一是孔子之言然其意自是分貼不必總見災與過一般不倍則免災不驕則免過過者災之輕過旣無災亦無矣

王天下三重章

三重節是破題上焉二節是講王天下君子二節是講有三重動爲世道二節是講寡過蓋寡過乃不驕之實何爲遠指民說耶若上有寡過之君斯

下有無過之民又後一層事矣○此章言不驕以該與起上章言不倍以該默容皆君子行道之實暗指仲尼以起祖述章也○信則必從從起於信信字還着民上說不足取信於人的意就無徵不尊上見得無徵不尊以後竟在民上說矣○本諸身徵諸庶民俱自然者雖六事並重而考三王以下則根德位時來○知天雖說無疑然已該天地在內知人雖說不惑然已該三王在內永終者譽之久早譽者譽之速言其速而且久也○有譽正

與寡過應有譽則過寡矣過寡則有譽矣如謂寡過在民然則有譽亦屬之民乎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固是揚祖德實是序道統故開口說位育而以平天下終之第三章說舜又說文武分明說道在堯舜文武矣此遂承之曰祖述憲章者仲尼也下二章亦是形容其盛以見得統之真其曰如天如淵則不可階而升也曰民敬民信則斯立斯行也曰聲名洋溢則生榮死哀也聖門弟子輒

以帝王擬仲尼故子思亦以此稱之○德者理氣渾淪之總名大德敦小德之化小德川大德之流總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上見不害不悖是天地之大處敦化川流是天地之所以大處仲尼大德是從凝洋洋之道來小德是從凝優優之道來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其大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所以大也此是推尊仲尼不是形容天地下文至聖章稱仲尼之小德以擬川流至誠章稱仲尼之大德以擬敦化所謂至德凝至道也○道與法非二特堯舜道之盛文武法之備然而道即是法法即是道也宗與守非二特言道是宗守切言法是守守切然而宗即是守守即是宗也天時無迹故曰律律者准則之謂水土有定故曰襲襲者因仍之謂○覆載言天地之廣大錯代言天地之推遷總見得天地之大非舉日月四時與之並也故下文只言天地合小而觀便是大析大而觀便是小只在分合處見大小不從大小處見分合○大德小德並講或欲重大德者不知小乃大之分亦

大也故優優節亦曰大哉也小不離大大不離小可偏重乎○此章是作中庸本意乃風水家結穴處首章發祖迢迢遞遞皆是來龍索隱行怪大哉聖道二章各起一頂惟天下至聖二章是龍虎砂衣錦章是案山來脉甚明包裹極密真一篇有源委有結構的文字

惟天下至聖章

天地之大小德上章備言之矣獨仲尼未之及也故復發此二章以配敦化川流之妙小德章言本

當見知大德章言人不易知以應遯世不見知之句正與索隱章相呼應至此而仲尼之敦化川流備矣信乎其與天地合而爲聖人矣○五足以字重此時全未發見只是足以如此耳溥博淵泉是大德而亦屬之小德正如經綸大經是小德而亦屬之大德蓋大小互爲其根分而爲二不得朱子亦只是大槩列箇欵段耳○聰明聖智是人心本體故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仁義禮智皆從此出皆是聰明聖智之發竅許東陽分上

句爲資下四句爲德不知養成之德與資質少有先後此則指心體上言畧無工夫與資質恐無分別也逼資質與仁義禮智總是聖德之至○如天如淵是形容溥博淵泉之盛敬信悅是形容時出之當可非上節淺而下節深也○有聲名之配天則必有功業之配天功業配天則亦配地無疆矣此與無息章相照應亦可以見溥博淵泉者皆至誠之渾涵而發見當可者皆久而徵徵而悠遠博厚高明者也故曰二字承無息章來

惟天下至誠章

無所倚只是不假思勉非倚着於物也聖人一心實理自然隨所流出無非是道又焉有所倚哉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爲一非特如之而已可見上下兩章本是流貫如天如淵於川流處見其如其天其淵從敦化處見其非但如亦覺分箇大小之意其孰能知之應遯世不見知之句曰世豈有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乎則宜乎其遯世不見知矣又分明見知敦化者必知川流者也大與小固合

而一也○至聖章分爲五德又分爲二十項極力發揮箇小信乎脉絡分明而如川之流矣至誠章先加大字又加天下字又曰肫肫淵淵浩浩極力發揮箇大信乎敦厚其化而出無窮矣此非會帝王天地於一心而妙帝王天地於萬用者何以能此信乎其與天地參而四時日月並矣

衣錦尚絅章

凡人無爲已之心者精神必馳於外自然內境多厚故必實心爲已始能知凡事之幾淡簡温是爲

已模樣非爲已功夫有此工夫以養成此模樣自然隨事而知不待揣摩億度矣知幾是知得道不可離内省乃慎獨工夫不言不動是戒懼工夫奏假兩節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篤恭是無間斷先後何嘗無恭上天之載亦何嘗無聲臭只是先天而始後天而終年年如此無有間斷先後便有聲而不顯其聲有臭而不顯其臭要說得與篤恭相似篤恭亦在作爲上見非是臨朝恭默也不賞不怒只是當賞怒而賞怒有而不見其有又民自有

所以勸威者不待賞怒而自勸威也豈眞是絕然不用哉至是始完得君子之實心而了得入德之能事矣○爲已知幾雖說相因其實二事故曰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非是爲已者便知幾也蓋世亦有爲已而未知幾者須用一段研審之力方得○問敬信無惡與戒慎工夫孰密曰人心感物惟聲色爲易入若待視聞而加功亦已晚矣故必戒懼而後視聞始與道一乃其緊關處全在獨上故又以慎獨揭之若言動比睹聞雖可防範而

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似不比戒懼費力蓋此由入德而來已從慎獨閑打過故自然敬信首章開手做起還在慎獨之先故須勉强用功所以不同然戒懼者自將敬信敬信者必從戒懼得來其實一也○不言不動此時再無處窺測只一動即敬一言即信畧不必有一毫勉强便可槩言動之前了就如未發謂中何處可窺只是一發便和略無乖戾畢竟是起於未發之中也或謂全在理上做工夫亦未親切○此君子便是首章君子首章說戒

懼直說到位育此章說爲已直說到天下平同是帝王之學也篤恭二字不必另尋頭面乃總承上文之意知三者而能謹恭也内省而慎於不見恭也不言不動而敬信恭也感格而盡於誠敬亦恭也恭至此篤矣篤則不顯矣不過總說這些工夫不是另有箇篤也就如致中和是戒慎之極篤恭是爲已之極篤恭便是致中和平天下便是位育首尾同一學也但首自微說到顯尾自顯說到微學由博而約有而無無者道之體德之至也　畢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三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學而時習章

聖人無學纔說學便須擇執便是思勉非至聖也但至聖不易得故說箇入聖方法習者學也時習者時時學也夫人心與道本非一物初未免有扞格必爲學以益其所未有又爲道以損其所本無然後從容自得而進於悅矣悅方是學有進步處有進步則遠方必來如所謂易知易從不孤有隣如此則善及人而信從者衆焉得不樂乎最後則道益高矣人必不知蓋調高寡和道大莫容老子所謂不笑不足爲道也此時不愠方是成德而爲君子矣此二節俱是時習中事是勢所必至非謂人倘不知則不愠到此地位人定無知之理故子思亦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合悅樂不愠然後見君子然後爲全學進之則思勉可釋從容可中庶幾無思無爲而大道可幾矣○學字要看得大夫子自志學以至從心只完得這箇學

不過是擇善固執不索隱行怪而已雖不與後世之述然自有朋類之來過此則下學上達人多有不知之者然不知不足以愠我也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惟聖者能之非君子乎此章與索隱章正相發明

其爲人也章

仁主於愛故仁爲孝弟之本此以本體言施由親始故孝弟爲爲仁之本此以作用言所以本文有箇爲字上言孝弟便不好作亂已是說孝弟爲仁之本了此特明言以決之耳○上仁爲之而無以爲纔說爲仁便不是上仁但上仁亦須從下仁做起孝弟是下仁用功之地故有子說是爲仁之本大抵孔門說仁俱是說爲仁的工夫如曰克己復禮曰主敬行恕皆是爲之之事並無無以爲者下章亦言爲仁非泛泛說箇言色夫子恐人不和於心而和於色不順於心而順於言故曰孝弟從心上做起若巧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求親之悅而博人之稱所謂色取仁而行違焉得仁此蓋於

爲之之時而辨其誠僞與否所以足上章未盡之意也夫子已嘗失德而仁之時故並不語及上仁朱子亦謂欲立欲達方是狀仁之體狀仁之體纔是無爲而無以爲也

弟子入則孝章

學不待成人纔有知識便須有學但幼時謂之小學成人謂之大學其實小大同一學也小學者大學之根基大學者小學之成就如無小學便少了一段工夫亦不成爲大學矣故曰洒掃應對便是

窮神知化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故此章乃作聖之功皆大學之道蓋合大小學總完得一箇學亦猶合大小道總完得一箇道也或疑小學而何以道之大或疑大學而何以稱弟子者均非也小學是大學之始稱弟子不爲卑大學是小學之終舉文行忠信不爲高聖人語在小學而小之外無大也

賢賢易色章

春秋之時不敬賢不孝親不忠君不信友乃動輒號於人曰我能讀書我能明理子夏心切疑之故說若是那等做人雖曰爲學吾不謂之已學如若這等做人雖曰未學吾必爲之已學蓋見得敦本者之必讀書讀書者之必明理非謂敦本者之可廢學也亦猶孔子說雖多亦奚以爲豈是教人不讀

君子不重章

從來論學未有以威儀言者然容貌乃德之符亦自少他不得故夫子說學要堅固堅固先威重若

不重則不威而學亦不固矣然又須主忠信以存此厚重也愼擇友以輔此厚重也改過以更此輕浮也如是則學日堅固而進脩不可量矣若說重主忠信豈不能先將忠信說起而故倒置其詞耶玩之

夫子至是邦章

邦政不是先世所遺的禮樂制度如一時謀王定霸圖事決策之類當時人自爲國國自爲政最怕人傳播所以有賣國政洩機宜之禁他人豈可聞

得夫子先聲已足以動人而德容又若是其無盛誰不敬而信之敬則方藉其謀謨信則復誰有疑忌所以一至而輙聞是他人乃我求人夫子是人求我一人一巳分明是求同而所以求不同故曰異乎人之求也不是說借求字以答之及云不求之求也○陳亢三次問答首以求人疑夫子旣以異聞疑伯魚最後以未賢毀仲尼想見其人必邪媚而多後言者不知夫子何以而不拒之也朱子謂其爲子貢門人此或近似與

禮之用章

和者從容順適之謂非安意肆志也若知和而和則放溢於禮法之外故曰不以禮節之明是禮外之和矣如上堂而拜跛倚而祭若不甚拘檢有似於和而豈和之謂哉朱子謂端坐不如箕踞後長不如疾行等語欠切○由者行也不可行則不可由矣貴與美因爲其可行不可行則亦不足貴不足美且非先王之禮矣○禮樂只是一事和敬原無二心如禮本嚴也其登降上下之有序卽樂也樂本和也其戛擊拊搏之有節卽禮也用禮而和巳便是樂了豈可截然分而爲二若認和爲禮之用則樂安頓在何處故下文亦說不通曰不以禮節之夫旣以行禮矣又於何處別覓一禮以節禮耶不可曉

為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不是除却法制禁令只有德以流貫其中所謂關雎麟趾行周官法度也以字重言有所以爲之者旣說爲政豈便無爲只是不勞勉强而

民自歸向若無所爲然古今稱無爲者幾人可便說無爲只要與北辰衆星比合得停當蓋辰者星之樞德者民之樞樞紐綰結在此雖欲不歸而不得矣

吾十有五章

志學是志大人之學立是知止有定工夫不惑是靜定安慮工夫知命則得止而止至善矣耳順不踰皆知命光景矩所以爲方之器便是絜矩之矩存於心則絜之以應萬用運於治則絜之以平天

下皆此矩也人皆有矩故以矩合矩而天下平矣
聖人提一箇矩字在此明巳完得大人之學具有
齊治均平之化特人不我用耳○看來夫子明是
學利以至不思不勉者故始曰好古敏求既曰耳
順始曰多聞多見既曰從心工夫到此便議論到
此非謙巳誨人也然則知止得止自非生知安行
必不能一蹴而到想其漸次亦當如此章之序也
近說謂相因一貫者非是

孟懿子問孝章

懿子世家不患不備禮患其越禮而犯分耳故三
以禮告之當與請車爲槨善繼善述章參看○人
子孝親只要安親之心假如生事不以禮則享用
必不安死後若有靈亦必如是則敬之乃所以愧
之也親之心有愧則子之心亦有愧彼此有愧而
可以爲孝乎蓋禮以節文乎孝禮正是孝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高年他無所憂憂在巳有疾耳人子體此則
凡可以服勞奉養者何所不至豈不可以爲孝乎
若說憂子之疾則其字說不去且意亦寬矣

子游問孝章

犬馬雖無故不殺然亦人所能備但在敬心耳若
能備物而不能敬則與庸衆之養親者何別朱子
註非是

吾與回言章

尋常說大智若愚夫子明欲以大智許回却從如
愚上形容到不愚不愚者大智也章內重兩箇愚
字私謂燕居獨處發謂發明所言之理照常講不

必深求只一句回也不愚何等着實巳足以見其
不可及巳○不愚見顏子之智服膺見顏子之仁
不遷怒貳過見顏子之勇智盡仁至不賴勇而裕
如者夫子也顏子特一間耳所以曰回也庶乎

君子不器章

這君子大畧是聖人田地所謂大德不官也如五
臣各專一職雖說是舜所命亦或因才而使若使
互換未必無不長處此與不可小知的君子又不
同不可小便是局於大道不限於大小則才亦當

遏乎大小一局於大就遺乎小便非不器矣

先行其言章

此章當與言之不出章參看恥躬不逮故言不出惟躬既逮然後從而行之所謂相顧也相顧還重言顧行一邊言少則行自多矣從來未有無言而招悔者故曰天何言哉然則雖先行而不言可也

學而不思章

學中有思思中有學此並進工夫然學必無不思之理如做一事不思一事之理如何做得若思則

便有不必學者一意玄想而不涉踐履以為此高曠超覽可以頓悟而不知其尤不可也何者凡突之見終非真實之地故他日又曰不如學也窮晝夜廢寢食而不免於殆竟何益哉夫子已逆知後世必有以知廢行者故反覆言之○學思就如人手足手足可各廢得一邊否且手足原已生成廢却一邊留在此做甚事不可廢不必廢而故欲廢不知此是何見

攻乎異端章

天地間有正必有邪聖道而外能無異端然任其自為一端害將何及惟往而攻之不特害已且害天下矣如佛氏之言比之他道尤為近理然臺城一變千載寂然何曾擾害乃後之聰明才辨者往而攻之信苦空甚於精一尊六祖不啻仲尼受大杖而不走甘長跪以求通彼愚夫愚婦遂轉相號召曰貴介尚然況吾儕小人乎于是日甚一日人甚一人婦女充斥於招提貨財塡塞於方丈不日者中原且胥而為西域矣然則異端本無害攻之

者害之也如此說斯字方有着落

由誨女知章

子路强不知以為知說如此硬做將去已便是知了夫子說如此為知你不知的仍舊是不知非知也不如知便認作知不知便認作不知雖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知得不知正是你的知處況由不知而求至於知亦知也此方是知是字要重看言此箇是知而彼却非知女當辨之是知句內畢竟少不得求知一段○論聖人生知只守得真知在

便可遺了聞見若吾人學問工夫做一分方知一分做十分方知十分豈有守此真知而完得全體者乎若然則又何以而有不知也

子張學干章

子張學干祿夫子教以謹言慎行曰如此做工夫雖不求祿然自有得祿之理祿已在其中矣凡言在中者皆我無心而彼自來之謂蓋示之以專心言行非教之以求祿也若教之求祿則是指以捷徑非聖人心事矣○此章當與謀道不謀食章參

看亦孟子所謂脩天爵而人爵從也古人豈有意於干祿乎故謀道章亦緊承之曰憂道不憂貧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要通知舉世之禮夫子說那因的一邊是不動的不消說便是損益這一邊亦只如此豈不可知而舉世之禮可知矣蓋往與來是一樣的驗往可以知來何論百世由今而觀漢唐宋以來誰能改得三綱五常誰能守得文質三統乃知夫子非一時應答萬世皆在燭照中矣○綱常還只是五達道而五達道又抽出三綱豈有仁義禮知信是胸中故物而可以稱禮乎又可以與損益並論乎

夷狄之有君二節

封內山川邦君所祭季氏公然僭之豈不是無君故此章專為旅泰山而發也隨令冉求往救而求委以不能則聖人之心滋戚矣故曰泰山不如林放乎言必不享其祀也泰山亦豈無君者哉稱林放是尊泰山非厲冉求也○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陪臣執國命此是何等世界而得謂有君乎曰夷

狄有君信乎其不如夷狄也已此是夫子實言非徒寄慨也

巧笑倩兮章

起予就是告往知來蓋以彼之來而起我之未來也言詩是粗淺學問不宜用解悟超脫等語獨不曰與於詩乎此是商賜初年問答故曰始可要知以前尚未可與言也○問子貢論學知詩與之言詩是矣子夏論詩知禮當許其言禮而亦曰言詩何也蓋禮在持守上言要德性堅定方可與言非

若詩一能推測便可講解也故曰立於禮則言禮
又進一步工夫矣

禘自既灌節

周祭自行灌禮始灌以後不欲則逼一祭不欲觀
矣曰既灌而往者亦聖人詞不迫切與不欲者厭
之也不足者鄙之也何以者外之也觀同而意微
不同

祭如在章

本無在也曰如在者心如之也本已祭也曰如不

祭者亦心如之也外神與先祖皆是一心感通故
皆從如字上着精神有此如如自然有此真如矣
彼心無在而遂謂無如者又安用祭爲哉○聖人
致愼在祭萬無不與之理有不與者必勢之不得
已者也曰如不祭則此心之齋固有以不與而益
愼者矣

與其媚於奧章

天卽理也是氣之精粹處與氣非有二也精粹則
神明矣所謂天曰神是也此之謂天實指此神而
言奧灶亦然奧灶者分天之一理卽分天之一神
總是天所統攝乃大德中之小德敢與天爭衡哉
獲罪寬寬說非以媚奧灶爲獲罪也奧灶乃五祀
之一祀之有何獲罪且獲罪於天卽是獲罪於奧
灶天理不容豈能庇得故曰無所禱也媚字換箇
禱字何等正大○理氣聚而生人人心便虛靈不
昧理氣聚而生天天心便神明不測人心爲天君
天心爲天帝一也

子入太廟章

夫子於典籍所載無不觀覽所以有知禮之名然
寔未嘗見器數之制陳設之儀故每事問問者正
考其與典籍合否也惟能知禮方能問禮則此一
問也非知禮乎不曰知禮而曰是禮者此之是禮
則知此之謂知禮矣若曰敬謹之至似非答問之
語事字兼器數陳設言

子貢欲去章

子貢識見高明未必便惜一羊只是憤當時不視
朔故爲此過激之談而不知羊固大禮所在關係

不小何也周衰禮廢十巳去其八九獨正朔須自天王猶寄空名於天下是羊固告朔之所係告朔乃正朔之所係其禮豈不重哉奈之何輕去之也是夫子一言而維綱常誅僭竊有功於天下萬世非特愛惜告朔之禮而巳

哀公問社章

哀公此問正是納約自牖之一機夫子處此必有所以警惕君心挽回國是者而宰我告之以木坐失機會夫子所以深責之也不特責其非本意而起殺伐也況哀公素性柔懦雖啓之亦不能殺伐

管仲之器章

管仲得君專行政久功業畢此是器小印証或人不知而疑其儉謬矣知禮又為不儉而發非為器小也夫子他日雖稱其仁然曰相桓公伯諸侯伯之一字巳明是器小之徵矣器者仁之規模仁者器之運用器大者仁自大器小者仁亦小然則管仲之仁非皡皡之仁也與〇就王道言鄙其功烈之卑故曰小器就伯功言取其惠澤之遠故曰如其仁兩不相妨也此見夫子瑕不掩瑜之意

子語魯太師章

純字如純亦不巳之純註訓無貳無雜蓋當五音並奏之時雖人執一器而寔如出一手若練之純為青而純為白畧不見有渣滓此之謂純非和也和是樂的骨子始終要這箇字貫徹豈有翕皦繹而離得和乎〇可知不是元聲在天地亦不是掌故之猶存只一翕純皦繹便了得一成之事初無別法豈不可知蓋樂雖不止一成然九成亦一成之積知一成便是知九成也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說位之得喪有數二三子何患喪乎天下久無道誰能用夫子天將使之周流四方以道覺天下而巳夫得位不過施政教於一方喪位乃以啓聾聵於天下是喪固所以為得也二三子又何患乎味語意分明如此然亦是至言若說得位則無道之天下誰能用之況木鐸非得位之喻也封人豈無端而譽者乎〇封人真是高品傾蓋間便說

盡夫子一生事業慰邦二三子終年想望畢竟位不可得成就得一箇木鐸而已

不仁者不可章

仁者必知利者必安雖兩分說寔是一人知知人便是愛人務民義便是先難非有二也若說仁是仁而知是知又是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非君子之道矣以後凡仁知對待處俱以此意通之務要看得融貫方是○利乃以利爲本之利非利而行之之利也易曰不習無不利○仁知本

合一但進德工夫方有先後若成德田地則仁到十分知也到十分知少一分仁亦少一分今既曰仁者知者則是以成德言矣又豈可以仁知分優劣乎大抵人一也從純篤處而言則爲仁而與仁相安從明通處而言則爲知而與仁相利要知非二人亦非二功也所以篇首只說不仁誠以仁可以兼知而知不外乎仁也若說知不能以無私非成德事矣○後子罕章知仁勇分爲三項然亦自一人言不然世未有專仁專知專勇之人且亦未

有不惑而憂不憂而懼者也要融會夫子之意才得○約樂是熟仁之地不淫不濫便是安仁利仁非安仁利仁而後忘約樂也

富與貴章

不苟處富貴的人必能久樂不淫不苟去貧賤之人必能久約不濫此便是安仁利仁田地豈不名君子乎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造次顛沛而無不在也何論約樂蓋知有仁而不知有約樂也取舍即是存養存養於取舍上見不要分作兩

層亦不要以前後分深淺也

我未見好章

此章三箇未見首言未見人之力於仁次言若肯用力未見有不足者三言或有此等人而我實未見正以見其無此等人也只是嘆人之莫肯用力耳非有二意蓋有節是一反一覆以決其無非又有此一等也朱子大全說非是○言好而必言惡者好則必惡惡固所以成其好也主一人及自已言無以尚不使加不過滿得好惡的分量都是我

力之所能何有不足中道而廢者廢處便是不用
力非用力而廢也用字與廢正相反

朝聞道二章

聞道便知命知命便打得死生關破故可以生可以死與之議道直窺聖賢精蘊若志于道而猶論衣食則利欲關且打不破何足與議乎不足與議則不能聞可知矣大抵道本高明故識見先要超朗以卑汚之見而窺高明之理終無領畧之期也聞志議三箇字重聞乃真聞便是得道非特志而已

君子懷德二章

懷者時時係戀之謂天理與王法相爲表裏故懷德者必然懷刑貪心與佚志相爲貞勝故懷惠者必然懷土無優劣也懷惠懷土總是放利放者懷之極也是豈天理之所容而王法之所有哉故曰多怨此二章互發之意

參乎吾道章

一貫似不甚難但胸中全要無私而行處畧不阻碍方是一貫不然未必不以私而雜私而阻矣忠恕亦是此理但須推致耳一貫必工夫純熟非從心不踰者不能若盡己推己則門人可能也故曾子借以告之又之忠恕卽是一貫又非借言矣

見賢思齊節

此是聖人教人隨地做工夫的說話獨見是學其見也是學見賢是學見不賢也是學只就目之所見便動心之所思眞是無時而不學矣思省二字重有此思齊之心卽有此思齊之事有此內省之念卽有此警省之功皆在思省二字內包着如此

又何鄉人之不可遠而聖人之不可至乎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

事父母三章

幾諫章是愛親而恐其陷於惡也遠遊章是愛親而恐其苦於思也然無愛日之心者亦不能有愛親之事故以知年章終之大抵孝只是一點心敬而不怨者心也思而不置者心也喜而且懼者亦心也雖曰小節便是大道何者心無大小也不然亦虛文耳曾是而可謂孝乎

君子欲訥節

欲字重未言未行要這般已言已行也要這般時時志願言行無窮而此心亦無窮方謂之欲而字不重訥則必敏敏則必訥此縮彼盈非是兩項

德不孤節

鄰者類應之意同地同時也是鄰異地異時也是鄰故曰若合符節何論千里千歲哉要看箇德字如云兩儀與四象為鄰則是道之不孤非德矣

子謂公冶長章

可妻以子則子可妻以兄之子則兄之子本無所嫌又何消避但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殆非也夫禮專為別嫌而設然則賢者亦不必由禮乎後世藉口實以潰大防未必非此言為厲階也

賜也何如章

子貢居言語之科著存魯之功便是貴重而華美處然止于此而已可以為瑚璉亦可以為陶匏方為不器不器非聖人不能

子使漆雕開節

夫子使開必真見雕之有可仕者開言未信必真見理之有可疑者非一為過許一為謙遜也蓋理本無窮雖信亦未易盡開有此志不盡信不已居為宦學出為宦政無不可者夫子能不悅之悅之者悅其不苟仕非悅其不欲仕也

孟武伯問章

不知也與不知其仁不同雍也便說焉用佞而雍正不佞此中已是含着仁了此乃單言不知更無婉曲既焉又問亦只許其才而不許其仁蓋子路

治賦而伐顓臾冉求為宰而聚斂此不仁之大者公西華禮樂中人然亦有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雖日月一至未可槩以為仁也夫子所以難之

宰予晝寢節

宰我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想其平日亦以勤勵不息自言故夫子深[illegible]而復重誅之筭來宰我只是能言的人其居言語[illegible]科還是虧着言語若子貢則言語負子貢矣子貢[illegible]瑚璉宰我朽木其高下奚啻十倍

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上須添箇言字如詩書執禮之類是也若威儀文詞俱根性道上來恐亦未易聞得陰陽五行健順五常夫子何常不言但非工夫深造者不能領畧所以不可得聞也然則能聞之者其亦將有得之一機乎

臧文仲居蔡節

臧文仲素以智稱微生高素以直稱夫子斥之非斥二子也恐人之轉相效尤昧所適從則智與直

之義不明其爲害德也匪淺矣故凡以後徵顯闡處俱是此意非攻發人之陰私也

季文子節

再思不必拘定數目只是不要過思太畧以思得停當爲一思既停當而又思之便好罷了倘又思之卽是三矣三思多有以第二思爲不是故曰反惑○爲惡之人百般計較何嘗不思安得以有思便爲善耶還要思得停當故曰愼思之愼者不浮不深之謂陳潛室謂爲學不厭思者非也經術所以經世務豈有二理

甯武子節

無事可見便是他知此或他人可能不必於無事外更尋一段知處不避艱險便是他愚此豈他人可能不必到保身濟君然後不可及也保身濟君是其所遭之幸易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豈必成功而後不可及乎若然則是以成敗論英雄矣○此章總是稱武子之知愚不可及益以見其爲知也非有許大見識何以能此文子似知而寔愚武

子似愚而寔知此二大夫之優劣

孰謂微生節

直者順理而無矯揉之謂父子相隱有無隨分何其直也若一矯揉則過薄非直過厚亦非直矣三代直道毀固非直譽亦非直證父似過毀乞鄰似過譽巳非三代之人心夫子焉得而不斥之

顏淵季路侍章

志者願也夫子問志只欲知其願之所在而二子之志尚不在位內志不在位內則願還在位外雖

善勞皆身內之物而眼下未必有總謂之外若夫子則老少朋友合下都在眼前因物付物累不消計較論量此之謂素位也與點正是此意

已矣乎節

人能悔過方能改過悔者改之機改者悔之寔故能內自訟則能改必矣內訟者口不言而心自懲此之發於言者不同言則意思一洩而精誠與之俱洩矣故須重筒內字

十室之邑節

夫子是要人好學故權貶美質以見其不足恃其實忠信是極美資質豈可易得忠而不僞信而不欺此便是有恒的模樣若十室必有何以而思恒之亟也蓋忠信乃爲學之基不好學則負此忠信我有美質而我自負之豈不可惜也哉大畧爲忠信這等人而說○忠信二字須與各處看得同雖說此以質言彼以存心言然質美者心自美心寔者資必實豈有二哉凡人品道理學問其稱名同俱須看得融合

析理編卷之四畢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四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雍也可使章

天下事有當爲有不當爲惟主敬的人心思專一而識見精明故能酌權宜審緩急凡所當爲皆及時爲之其所不爲皆不必爲者也所以爲可若無居敬工夫在前便一切廢而不爲此是懶散叢塌的人連該做的也不做了焉得爲可此是行所無事之知古之治天下皆用此道故夫子然之也想

雍是請事斯語之後得主敬行恕之力乃爲是言以質夫子與行簡便是與行恕凡紛紜煩擾之人所行多不合人情可見不簡便不恕矣

哀公問弟子章

遷移也主二人言弍重也主二事言皆好學之事朱子謂符驗者非也蓋斂事慎言就正有道俱已做過此只在心體上用功少不中節便消釋步不當理便洗刷迹雖隱微力寔勇猛是眞正學問四夘中之毫釐也直到不思不勉方是符驗果有思

勉猶是工夫工夫到精微纔是好學到極致也

子華使齊章

子華使齊他友不爲請粟而冉求獨請之豈其運聚斂之故智乎原憲爲宰他人不聞辭祿而憲獨辭之豈其恥有道之徒穀乎雖均未合義而人品辨矣夫子教之總是一箇周急緣鄉黨鄰里未必無不急者蓋周急乃用財之義故夫子[illegible]

回也其心節

違者自此之彼之謂至者自彼還此之名其高下

已自判然况三月小變之節去終歲不遠乎此胡可與諸子同日語也若諸子則終日間未免有違終月間未免有違如謂日月一至直去常人無幾耳豈所以語諸子乎

季氏使閔子章

善爲我辭通始終而辭也末二句是甚言決不可易之意非前爲今日後爲他日也○三子用於季氏而咨詢之不足閔子不爲季氏用而思避之不遑味其語意真有若將浼焉者可謂度越三子矣

賢哉回也章

人心冲和恬淡無有不樂有不樂者欲改之也顔子無入不得略不改其心之本體此是久約不濫田地庶幾安仁與夫子樂在其中何異但日在中還覺自然曰不改少有形迹此是一間未達處

非不悅子章

中道而廢者言且走到半途看果廢與不廢今汝畫地以自限原不曾走那曉得力不足也是勉以精進之意不是說中道果廢也若中道而廢者廢

處便是不用力豈有用力而可廢之理如朝廷官人用則不廢廢則不用兩者正相反豈有用而復廢者○悅是好之者田地好則欲罷不能彼不能罷者正是他力之足處只緣冉求認得悅字淺故以爲力不足而不知不足則不悅矣如人悅一物卽踴躍去取豈有浮慕而不往之理慕而不往者非真慕也○求道與行路不同行路是血氣原有强弱故有足有不足若求道只是此心運用一念求道便一念盡道一念不盡道只是一念不求道

非求而不足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力有不足則欲有不至也夫子何以而云然也

子謂子夏曰節

子夏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其胸中識見猶然未定夫子教之以定箇主意曰君子小人者辨其等也曰女爲無爲者嚴其介也爲此則必不爲彼不爲彼方是爲此全要重箇爲字與是亦爲之而已之爲字同君子小人而均謂之儒者猶眞學假學而均謂之學也

子游爲武城節

人多嚴於大而忽於細子游獨於細處加意人多喜人媚而嫉人疎子游獨於疎處加意可謂得觀人之法矣不由徑是心無狹斜不入室是心無側媚大畧是箇端方之人然而圓融者多隨世以浮沉端方者多執持而獨立其所造就必有過尋常萬萬者此子游之所以與也

孟之反章

凡矜功兢能之人皆起於心之上人若之反値干戈倥傯之時無暇飾僞當衆人屬目之地正好誇功而諉罪於馬歸功於人是可謂不上人矣充此一心進德修業何往不利顏子無伐善施勞正是此意非僅僅爲殿軍一事也

誰能出不節

道之當由也甚于戶誰不知之乃人皆由戶而不由道者畢竟有箇緣故要重一箇何字何者宜然而竟不然也大抵人不由道亦只是不明不行然而不明者何故不行者又何故此是提醒人覺悟處令人有惕然猛省而不能一息懈怠者

質勝文則野節

質勝文夏商之文質也文勝質周末後進之文質也文質彬彬周初先進之文質也顧彼以後進爲君子此以彬彬爲君子彼乃時人之言此則夫子自言耳然則後進者固務華絕根之君子而今之君子乃華寔並茂之君子與夫子之願從在此萬世文質之定評亦在此矣

人之生也節

天之生人只有此性性直達而爲情情直達而爲事畧無枉曲故曰生也直惟私欲遮蔽則爲情爲事處便多枉曲巳自喪其生理矣生理既喪焉得不死有不死者倖而免耳然但曰直而不曰善者緣氣質昏濁的亦有不善一等而不善之發亦任其性而不曲矯不善以至於善雖人之力亦天之理也若天理不直焉能歸直乎然則生於天地閒者宜自保其直毋令爲不死之死也與

知之者節

體道工夫雖有知好樂三等然造詣到極處只有樂之一等那兩等乃次等工夫不是駐足田地故此章只重樂字而知好特以求至乎樂也語雖平而意定有歸着○樂者有所得而樂也與顏子不改其樂同顏子亦只有得而樂樂者得之趣也非有淺深學極於樂而始于知故知字亦重然重不過樂字知特以啓樂之端耳

務民之義章

務民義而不惑此是他心之無蔽故曰知先難而後獲此是他心之無私故曰仁然先難者正是務民義之難仁固未始非智也不惑者正是不惑於功利之後知亦未始非仁也可見仁知合一非判然分而爲二矣○此難只是克巳此外更無別事程子謂克巳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恐視聽言動之外別無工夫可做則亦無易於四勿者也

知者樂水章

仁知合一决無仁而不知知而不仁之理故夫子說仁知之人胸中全然是理其好樂則山水也其

性情則動靜也其效驗則樂壽也就純篤處爲仁就通明處爲知總之是一箇人也須要看得渾融方是○山便是水水便是山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壽者多樂樂者多壽豈判然分得○仁者是成德之稱若宋儒謂顏子當得仁者子貢還當不得知者此是就造詣言當得仁便當得知當不得知便當不得仁矣盖天地間道理對待的都是互藏的獨仁知乎

子見南子節

聖人道大德全見高識遠其於一切惡人若嬰兒之在目前笑啼嬉戲一任其自如而不禁何者彼稚而無識本不足較我寬而無物又何用嫌故欲往則往欲見則見誠孩之而已不然柳下惠且坐懷不亂矣謂夫子而反不如下惠乎子路見不及此故往則慍見則慍而不知惡人之何以浼聖人也雖然由不當責也其見若此則其守亦當若此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然則此不悅也其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也與

中庸之爲德節

中庸一也在天地間爲理在人心中爲德德也者得此理也中庸無德字而曰鮮能能即德矣論語有德字而曰鮮久不必言德矣然亦不可說是教衰蓋此章專重稱贊至德不是感慨世道且中庸原不可能即世教休明矣能得幾人盡道乎何以而依中庸者獨夫子也

如有博施章

子貢未識仁體不求仁於心而求仁於愛之理夫子說愛之理何窮只存此心使人與我同一願欲足矣何必博與衆哉欲字便是自愛自愛即能愛人已是無我豈不是仁此一以貫之田地非賜所及故夫子復以强恕告之使之可用力也○仁以成德言朱子謂理者非是理與聖何以較優劣然亦不甚相遠故夫子便引堯舜爲言堯舜者聖之極也與仁僅一間堯舜猶病者言其心非言其施與濟也聖人望道未見能保其無疚哉程子謂少者亦欲衣帛食肉四海之外亦欲兼濟則迂矣○

夫子言堯舜猶病者二一爲博濟一爲安百姓要知百姓亦未易安也堯舜雖聖但可滿此心之量而已然雖滿其量而不自以爲滿故時嘗懷憾也匹夫匹婦之納溝盈堂燕笑而向隅聖人能保其必無哉辟如天地萎者萎而傾者傾疵者疵而厲者厲天地果能無病哉天地猶然堯舜可知矣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

述而不作節

夫子之時當作者已備非惟不敢當亦無所容其

作矣如羲皇時當作易神農時便當作耕稼堯舜時便當作衣裳至此更何作哉詩書六藝已無不作矣夫子本是寔言非故爲此以辭其名也信與好是一念信則必好好則必信所以援老彭者有親則可久亦左丘明恥之之意又以見商時便無用作也○作有二義此所謂作大畧是著作非制作也若制作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夏商周雖各有制作然從來已久特斟酌損益之耳君子不謂之作也○老彭或謂二人或謂即老子若老子則非

商大夫矣杜道堅謂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又曰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默而識之節

不言而存諸心者神明而默契也已是聖仁田地比尋常學問超脫一層所以提出另說不厭不倦夫子已直任之此云然者非謙已也聖心無窮見得能到時便說云爾已矣見得不能到時便說於我何有轉展於懷總是箇聖不自聖也舊說謂以此爲於已則學不厭而不知默識後無工夫以此誨於人則教不倦而不知默識非可以教人也只是三平說爲是大畧亦若聖與仁的餘意

德之不脩節

學不講三句似包在脩德內不徙與不改又甚相同所以必重複言之者直因當時學者工夫不啻故歷舉四事以勉之想各有所指如云女輩不憂吾甚爲女輩憂也吾字重若說自道何聖學若此之粗淺乎朱子乃謂四者皆日新之要不知學問未有不日新者工夫俱是緊要豈有要不要乎學

問除出游藝便俱是要緊者

甚矣吾衰節

衰者血氣非志也若志雖老時豈能衰得此時若用孔子將必有老當益壯者若云無是心亦無是夢何天地當殘冬之時而生物之心未嘗休息乎故曰聖人之心無窮正謂此也衰則窮矣○聖人兩言夢一曰見周公一曰坐兩楹皆精神意氣所融結非所謂至人無夢也聖人心與天通此等景界天豈不爲之兆以示之無夢者心寂而不擾有

學者心虛而能通一也

志於道章

此章言學貴漸進又貴交養志道據德依仁學已到成處然非務內而遺外也須游藝以養乎外又非必至依仁而後游藝也時時游之以底於成耳蓋志道時有藝興詩是也據德時有藝立禮是也依仁時有藝成樂是也雖非截然分開然大畧次序如此故游藝一句兼三句而總承之若說至依仁而後游藝則志道時可少好善惡惡之資否據德時可少恭敬辭遜之資否依仁時可少消融蕩滌之資否務內而遺外非全學矣此二章相發之意

自行束脩節

聖人亟欲誨人然必待行束脩者所謂不聞往教童蒙求我也亞未嘗無誨上不重行束脩上如云凡來求我無不教之也束脩無不行之理行束脩必教則無人不教矣要得此意

不憤不啓節

啓發復皆誨人之事雖說未嘗無誨然必待憤悱反而後誨之不誨非終不誨也待其憤悱發而後誨也此勉人以受教之地二章正互相發也啓發者時雨之化反而復者告往知來而與之言詩也三項平分不必項說

子於是日哭章

聖人愛人之心無窮及其人既死則愛轉而爲哀愛無窮哀亦無窮此是天地生物之心聖人所謂好生也故夫子臨喪則哀喪事則勉凶服則敬皆是此意程子乃謂行慶則不宜往吊不知急於吊正是切於哀慶賀之念豈猶滯於胸中乎○七情惟哀可以少留如喜過則溢怒過則遷懼過則葸惡過則褊欲過則縱惟哀雖少過不害其爲不忍夫子所以慟顏回也就如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比肅殺之氣畢竟較多哀雖少留未爲不中節也

用之則行章

兩節各爲一義不要牽扯作一塊上節是說出處

惟時獨我與爾重許顏子上必曰我者見他人莫與也下節竟是不與子路蓋暴虎馮河正是不能懼而謀也看來子路全是箇常人見夫子許顏子便尋巳所能的事來說不知彼所謂能正夫子所謂不能也況行三軍也只是用行中一事看夫子墮三都會夾谷何嘗不行三軍而子路云云也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畢竟是沉潛細膩的人與之論用舍又無不得當矣○用之則行則字重而行字尤重行字內有許多事業舍之則藏則字重而

藏亦尤重藏字內有許多委曲此與蘧伯玉相似但伯玉有道則仕尚有成心而行比仕又含得廣無道卷懷卷字尚須收歛而可卷更未渾然此二聖一賢之別也子路之才夫子許其治賦而此復不以行軍與之者只緣自家以行軍要夫子便輕率喜事無一毫危懼意既不懼便不能謀而成是不與正教之使可與也在子路自勉耳○用行舍藏是聖人無意無必田地非樂天知命者不能尹氏曰命不足道也亦小之乎言命矣

富而可求節

好與求相對人之求富只為好富既不可求好之何益何不從吾所好哉好字空不要着理義二字着此便覺泥矣此氣數之命對常人而言必兩曰吾者舉巳以例他人見得非泛泛强人以必從亦堯舜當先為之意

子之所慎齊戰疾

慎字要看得重人誰無齊戰疾亦誰不慎之但常人事齋戒之虛文修行伍之常事謹醫禱之末節

便謂之慎聖人則三日齋七日戒務求通乎神明臨事懼好謀成期先得乎勝筭節勞逸謹素行務預祛乎无妄所以謂之慎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丘之禱久矣此之謂慎哉而常人何足以與此

子在齊聞韶節

自古帝王皆有所作之樂乃獨盛於韶而鳳儀獸舞何也蓋樂雖本形氣之和以召天地之和寔亦由天地之和以應形氣之和故太和在宇宙而無

以加也邵子謂堯舜當天地之午午者中也陰陽
各半正太和宣洩之際乃復以人心之和動之故
其和益盛而鳳儀獸舞良有以也不然後世不足
論矣希軒以來豈乏至德亦多揖遜而未聞樂盛
豈非風氣之未開耶後敬仲奔齊而部在齊豈不
作之以嗣其響而未有獸之舞鳳之儀也居可知
矣三月不知肉味諒非夫子自言亦門人見其心
一於樂故爲此想像之言以形容之耳不啚至斯
亦就他樂而比擬之非謂不啚舜之至斯也兩語

俱須意會

夫子爲衛君章

春秋時世敎不明國是不定見據國拒父便以爲
有父命在而不知靈公固蒯聵之父蒯聵又輒之
父也只緣正名之議未起所以子貢亦且疑之雖
云善問寔不善諒聖人亦不善觀事理矣伯夷旣
以得仁而無怨衛輒自當以失仁而遺悔其理極
明何子路又以正名爲迂乎甚矣邪說之惑人而
名分之倒置也何儁不疑引以縛宣陵舍人而是
時有以引經決獄賢之者是又可怪也已

飯疏食飲水節

聖人無私此心何時不樂豈以疏食飲水而獨不
在耶若不義富貴人或樂而我則直視之如浮雲
無足樂也我字重看然此特聖人自言其眼前光
景耳倘身處富貴亦未必不順適於富貴視不義
而得貧賤又如浮雲之無動於中也推之夷狄患
難莫不皆然蓋聖心無入不得隨其所遇自是欣
然豈必拘拘疏食飲水乎如此方謂之樂

假我數年節

此章是說易道至大不可不學而亦不可易學也
必曰數年者見窮年殫歲而不足也必曰無過者
見過不可不免則學不可不力也必曰我者見我
猶如此則他人當何如也不然孔子此時已七十
矣易不外乎時不踰矩者正不踰時也而又何學
之亟也○易道至大非人弗語故夫子未嘗對人
言也乃其自學則已到神明田地矣所謂以此洗
心神明者豈知有來藏往而不免大過哉乃知此章

專與中人以上者言所謂性天不可得聞也

子所雅言節

詩書執禮皆是游藝工夫藝時時須游則亦須時時言之此之謂文章可得而聞也若命與仁必聞性道者方可與語豈易言之乎見夫子因材而篤之意○易道至大夫子方學之未遑春秋此時猶未絕筆皆非可以雅言者若樂則兼在禮中矣朱子乃謂易與春秋不是正經學業者非

葉公問孔子章

葉公本不知聖人而聖人道大德全一時亦未易對揚之則近于諛抑之則失其寔子路所以難之也乃夫子只說一箇好學多少含蓄多少完全內聖外王一言畢盡自至學以至從心兼該之矣言約而盡意謙而實子路何足以幾此張南軒謂節其近者而告之不知其近而遠也數語外未有能形容夫子者

我非生知節

夫子從來不謙已如忘食忘憂多聞多識豈不是學敏求者學也好古者敏求之心也與信而好古同且生知亦未易言也開闢以來盤古以後如畫卦稼穡醫藥衣裳任意制作無不合理方是生知雖是生知然亦非先天聖人也天生聖人聖人不能生天聖人豈先得天故曰生而知之之者理也理者天也聖人能知理之先哉故曰無先天也

天生德於予節

天生聖人自然與常人異故曰篤生言其厚也曰天縱言其無限量也既厚之而不爲限量則必百

神訶護決無絕地且精神感召默與天通聖人豈不知之而故爲此云云者不過以折奸雄安衆人耳此以德言畏匡章以文言文者道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也總之是屬於天者故一曰天生一曰天未喪聖人直與天合非特天心所屬而已

二三子以我節

學者以言求聖人故疑其隱聖人以行示學者故自謂無隱行在則道在道在則教在何能隱得此與天何言哉相參看人能於時行物生上見天之

教而不能於作止語默上見聖人之教則善觀天
而不善觀聖人矣○朱子謂聖人教人只就近者
小者而昧却大者精者亦只在此故以爲隱不知
聖人何嘗不言大者精者只緣有間有不聞所以
爲隱也又有以章內無言字將行字作往字看不
知此註由於何典且何述章無行字則言字又將
作別字看耶可謂悞矣

子以四教節

四教要平看學問中可少得愼言工夫故信字必
須在言上說方完得教人之事不然祇有三教與
本文亦相悖矣且忠字巳完得存主又何勞添
一信字也相因有序之說俱不必重

聖人吾不得章

此章總是思聖人之意聖人不可見然豈不可學
恒則善矣善則君子矣君子則聖人矣是由恒以
望其漸至於聖也無而爲有此一等人豈能長久
則學聖人者先去此三者是教之以存恒教之以
入聖也若說有恒亦不可見則夫子何以云必有

忠信也君子善人亦以其人甚少故致思之豈謂
其眞不可見耶

蓋有不知節

聖人辭生知者屢矣然未嘗辭安行也此章專爲
辭安行而發與前我非生知章對看作者行也行
出乎知之次則非安而行之矣不然多聞何以曰
從多見何以曰識而不言求知之方乎聞者聞諸
往哲故從之以爲模範見者見諸今人故識之以
備參酌如此爲知所以無不知之作也知之次正
以見行之勉全然不重知上

仁遠乎哉節

仁人心也仁卽是心心卽是仁纔一動念便巳完
全是仁體了原非二物何可言至特以未欲之先
似覺外去所以不得不言至耳從來說仁未有若
此之直截痛快者學者由有欲以至於無時不欲
則仁與我一而亦不必於欲矣

陳司敗章

昭公素有知禮之稱司敗祇有知禮之問夫子曰

知禮是順其詞以答之原非植黨及巫馬期述娶
吳之事夫子直曰有過雖不明言不知禮而巳微
露其意益可見其非植黨矣蓋不翹君過厚道也
不枉是非直道也總之於道無愧又爲君諱過乃
父子相隱之直乎設使司敗竟以娶吳之事問夫
子亦難於措詞巫馬期隱而不告則公道幾於不
白則此一問答也夫子亦厚幸矣哉不幸其聞過
幸其免於過矣○司敗發問之意知夫子必爲君
諱只要坐箇黨字與夫子顧黨則必諱諱則必黨

一時甚難分解而夫子前後告之若此黨而不黨
諱而不諱真足以服司敗之心而立是非之極矣
非從容中道者何以能此

子疾病節

行禱是臣子至情本不當聞諸君父尤不當聞諸
夫子夫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則不得罪於天
者便不必禱曰丘之禱久矣是借禱字以應之非
真禱也夫子下學上達以求不愧乎鑒知何嘗爲
祈禱計看來子路全沒見識其所謂禱未必非媚
奧媚灶之意與使門人爲臣一般不當禱而禱是
媚天本無臣而有臣是欺天非夫子隨事救正之
天道亦幾不白矣所謂强不知爲知者如此

奢則不遜節

不遜與固是奢儉流弊夫子嘗說禮奢寧儉矣此
復云奢所以寧儉者何也奢則不遜所謂公卿大
夫日志於尊榮云云也豈不是不遜儉特牢牢守
定箇腔子畧無有舒放開闊意豈不是固固猶在
禮中不遜則溢禮外禮外即非禮矣豈特非本哉

此全是足林放章所未足者

君子坦蕩蕩節

坦蕩蕩長戚戚是君子小人的襟懷非是他存主
處存主只在居易俟命行險僥倖兩句上居易則
不怨不尤無入不得豈不坦蕩蕩坦者易也蕩蕩
者易而寬廣也行險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豈不
長戚戚無時不患則無時不戚戚矣此皆在胸次
上言君子不與人言小人怕人曉得而人皆知之
所謂如見肺肝也可不慎哉

太伯至德節

太王遷岐之日正高宗中興之時文王方在襁保安得遂以爲傳國及昌而欲剪商乎其欲傳國與季歷或者自有別故如孤竹君傳國叔齊亦豈志在剪商後人見周詩定於岐岐遂自太王遂以爲肇基王績以爲剪商而不知人雖至聖極神決不能預爲百年以後之計即使能計是太王固甚於操懿莽卓而天命可以人力奪也大抵太伯有賢德倘不辭國後來周有天下固太伯之天下也曆

數在周何論太伯與季歷是太伯雖辭國而寔辭天下人只知辭國而不知其辭天下所以說民無得而稱此後人追論之詞不是太王心事不然太王雖有是志可與其子言乎與其子言將何如以剪之乎文王可王而不王太王未可王而欲王則太王又文王之罪人矣文王辭天下太伯辭國以辭天下同是此心故均謂至德文王稱其忠太伯稱其孝一則忠以爲孝一則孝以爲忠故其德均無以加矣

曾子有疾節

人子事親非特生前當孝即死後亦當孝非特死後當孝此身一日未死則孝猶未盡曾子養志生前已無不孝至於將死以爲可以完其孝故呼門人而自幸免此恐懼也如此存心自然飭躬礪行無所不至又有虧體辱身之事乎范氏謂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行乎分體與行爲兩者非

以能問不能章

以能問不能四句平說不必頂文勢如此理亦是

如此便是無伐善施勞的意思凡人所以伐與施者只是見得己能與多有與寔耳既一毫都不見得何伐施之有不較非不屑較不敢較只是胸次開闊不見人之有犯何必與較與孟子三自反大相徑庭一反不已而至于三三反不已而辟之禽獸全是强制其心顏子則不知有橫逆焉知有反不知有反焉知有三不知有三焉知其爲禽獸辟之禽獸而後已則僅僅與禽獸異耳不爲禽獸所難豈便是人間大丈夫乎故曰三自反不如一不

校也曰從事則實有於身非特勉强用功而已
可以托六尺節
才與節不可分節乃才中之節也才而不節只是一箇能臣節而不才只是一箇義士惟才與節合這便是伊傅周召之亞豈不稱君子乎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字兼得節字
士不可以章
弘與毅非二德毅只是弘而不已弘而已便不成弘矣死而後已是不輕棄任仁担子非有二也弘是執德弘毅是信道篤不弘不篤便不足爲輕重士爲世道重者何如而不弘毅哉易所謂寬以居仁以行是也寬居仁行是聖人龍德豈不可爲士
與於詩章
此章是游藝工夫游如游水之游涉而不溺之謂蓋藝只是器器必有道得其道而不泥其器便謂之游如詩得其感善懲佚而畧其鳥獸草木禮得其恭敬辭遜而畧其品節制度樂得其優柔平中而畧其聲音律呂此之謂游方可與心體相涵養

不然泥其器而不得其道心神終不融洽得其道而不及其時先後自相扞格何以能內外交養乎興詩配志道立禮配據德成樂配依仁其等級判然明白一毫也移易不得
民可使由節
民之難治者以其多欲民之多欲者以其有知故聖人在上但使之不識不知相安於混沌之天而已一有所知則情竇開而意識滋日見其貪緣爭競而不可禁制矣何者知無窮則欲亦無窮欲無窮則禍亂亦無窮淳淳之民轉而爲擾擾之民此聖人所以獨運於上而不令其有知也與○此章主治道言故曰民不使之知非必上古淳質之時爲然卽在晚近一使之知亦必紛紜爭鬭多方希與而吾志反不可行矣老子說上古孔子說後世蓋古有古之知今有今之知知者兢之端而奸之府也○或問希文作易以令民知此云不知何也曰希文作易以制爲卜筮只是令民由也若消息盈虛進退存亡之所以然一使之知則小者奸僞大

者弑奪卽天地亦不得清寧於上下矣此天機之
所以至今而莫測也

好勇疾貧節

疾者惡也本是同情豈能免得但要疾得好耳如
好勇而疾不在貧則移剛猛而克忮求何至生亂
惟好勇而疾貧則悖逆爭鬬無不爲矣疾人惡而
不已甚何至生亂惟洗垢索瘢殫力以惡則逞兇
報復無不致矣夫疾貧未便是亂疾不仁本欲止
亂乃亂從此起疾可不慎哉是戒人以善用其情

而杜衬亂也已甚致亂所以聖人不爲已甚

篤信好學章

大凡士人涉世先要識見要操持信不篤則見不
定死不守則操不固所以隨世變遷而出處去就
多不得其當矣然篤信又要好學不好學則所信
或非其正守死又要善道不善道則所死或無益
於事只此一轉足矣不必如註云云以滋纏擾也
如此則見確而不揺守固而不惑可去就則去就
可出處則出處挺然於天地間而無所恥矣不然

治亂安危之幾不明去就出處之義不決富貴貧
賤總不得宜而可恥甚矣魯是而可以爲士乎

師摯之始節

此章是惜太師之去不是贊樂之盛也故首句說
師摯之始想師摯去後雅頌必有不得其所者矣
不然一正樂耳何以而屢稱之哉洋洋盈耳亦只
是雅頌得所之意武樂未善夫子未便如韶之盛
稱也曰盈耳意可知矣

狂而不直節

狂者多肆多直直與肆相近緣資性率直所以便
不拘拘繩墨不直則不止乎肆便蕩檢踰制亦爲
之矣故曰蕩曰不直總是一箇病痛也○志大者
多率直無知者多謙厚無能者多老寔此是常事
今皆不然其肆與薄與詐却從何處來故曰不知
猶云何爲其然也亦怪之之詞

巍巍乎舜禹節

尋常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者公而不私
巍巍高大無得而議矣家者身之家則得失似亦

有關況起于父之圯族成於子之象賢果漠然與
已不相關乎若湯武則以征誅而成其家矣漢唐
宋又滅人之家以成其家矣至於喋血禁門燭影
斧聲則又滅已之家以成其身矣不識身天下而
後又有何道以置天下也噫此禹所以爲巍巍也
○有天下而不與言其無心於天下也似亦以解
德衰之嘲者

大哉堯之章

此章主君道上說君而曰爲在外邊作用可知矣

天不可名堯而則之又焉能名將欲名其成功而
巍巍如雲霄之高大將欲名其文章而煥然如雲
漢之昭回孰得而名哉此正是無能名處非云所
可見也功業文章之外有何君道即君德亦其中
默寓之矣○民無得名所謂殺不怨利不庸民遷
善而不知爲此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不惟堯則
之

舜有臣五人章

人才難得必後先作養而後感唐虞是舜與堯際
成周是武與文際故有五臣有十亂非唐虞無盛
於周非成周難與唐虞並所以爲才難也要重一
箇際字若曰武王成功又不如文王至德則揚文
抑武非夫子之心而與才難亦一毫無與矣

達巷黨人章

大哉是極贊之辭博學而無名猶云道大而莫名
也若說惜其不成一名則卑卑小人何以稱大黨
人豈眞以藝望夫子哉朱子體夫子之意而不諒
黨人之心故云云耳夫子見得大哉二字難任遂

借其詞而姑拂其意以爲名必以執而成吾將執
御以成名矣若大則豈敢當哉欲深避名不得不
重屈乎已執鞭亦爲謂執鞭必不可爲也不爲執
鞭而爲執御乎曰聞譽而承以謙則夫子亦王良
造父其人矣且黨人道其寔非譽也

子絕四節

聖人一心明鏡止水絕四謂絕此四毋非謂禁止
意必固我也禁止意必固我賢者亦能況聖人乎
如并其禁止之心而絕無之則廓然太公物來順

應非聖人不能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平日不肯以道統自任今直曰文不在茲乎雖欲折奸雄之心然亦可見得統文王而屬意於天心矣不曰道而曰文者正如子貢所謂識大識小文之外無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太宰問子貢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以聖兼多能夫子秖言多能乃鄙事與能不貴多而初不辭聖人之名則夫

子已自任爲聖人矣大抵此前後數章皆夫子晚年問答之語多是知命以後學問故其言若此

吾有知乎節

聖心空洞絕無意識真若無知然及人來問時把他自有道理一一告之無餘告後仍是空洞心體依然無有意識豈不是無知所謂未嘗有知由問斯有知也初問無異野人後來若決江河分明大舜胸次在聖人亦不自知爲知也看來聖人原不自謙學問到此便說此等景象乃耳順以後說話與斂求章迥別惜乎記不挨序長令後人致疑耳

顏淵喟然章

首節是欲從道但比卓爾還恍惚若非從道何以見高堅前後乎及領夫子之教自用力惓勤而見道分明矣然猶苦於末由也蓋道以用功而入必解悟而得博文約禮終在象數上着力不曾融化何以與道爲一所謂着力不得也由博約以至無博約由文禮以至無文禮然後高堅前後者在一心無所謂卓而亦無所謂如不必于從而亦無患

其末由乎此顏子得道後而有是言不然何以能形容親切若此○高堅者大無外小無內也前後者無太過無不及也總是形容得箇中字博文約禮則擇善固執矣欲罷不能則不廢半塗矣如此庶幾乎中庸豈不卓爾乎所少者涵養從容俟其自化假之以年不日而化矣此見孔顏傳受心法而顏子之幾於聖人也

出則事公卿節

此四事雖是庸行然精粗合一下學便是上達下

學到極處便是上達到極處上達到極處方是下學到極處辟如江河之水此滿則彼盈彼竭則此涸一樣平平再無深淺豈有默識誨學何有於我而事父兄事公卿勉喪事節飲酒獨盡有於我哉但遇學問時則思學問遇庸行時則思庸行嘗自以爲不及耳朱子謂事愈卑而意愈切者非是

吾未見好德節

天地間有形色有聲色故曰色相言有相者皆色也曰色空言不空者皆色也故色字惟此爲女色

宋朝節爲男色其餘各隨文義一切以他義解之如賢賢易色所謂攺容而禮貌也如好好色所謂紛華靡麗也彼區區以淫慾而導人情竇者陋矣

辟如爲山節

此章重箇吾字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人之力於仁也味語意自見李說非進止二意平看

○大凡爲學而進者起于不惰惰則止矣惟回不惰故見其進而不止若他人則苗與秀止矣四章似有連屬之意或一時之言也

語之而不惰節

惰生於不悅悅則不惰矣悅生於不惰不惰則悅矣魏文侯聽古樂而恐臥以其不悅也聽鄭衛而忘倦以其悅也此可與無言不悅章參看不惰只是聽之有味不說到行處聽之有味自然行之無斁矣又在後一層事

惜乎吾見節

顏子深潛純粹其有聖人體段少俟歲月便已渾化豈不可惜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不幸而歸諸命

眞惜之也雖然夫子方建旗鼓顏子隨即登壇自非唐虞盛際何能有此然則顏子之短命非顏子之命乃造元盛衰之命也又奚足惜也

苗而不秀節

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若苗而不秀不實與稊稗何異與一簣而止者又何異也求之自畫其不秀之苗乎賜之願息其不實之秀乎餘可推矣故夫子因惜顏回而幷惜之也

後生可畏章

後生本無可畏以日後之勝於今也故曰焉知不如須看這箇如字言其非今日的模樣也若四十五十而無聞便如今日的模樣矣如今日而有何可畏乎此勉後生以他日之今日自恃莫以今日之今日恃人也

法語之言章

從說雖聽言者之事然進言者着得力猶可如何若改與繹則全是聽言者心上用功他人何能與且不從不悅猶可另尋箇方法去感動既已從悅便另尋言語亦只徒從徒悅而已再有何術以感動之哉此中有兩層意恐多是告君的說話

三軍可奪節

此是教人以立志所謂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也累則奪矣不奪則不累矣未便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也志於道而恥衣食便是爲衣食所奪

可以適道節

適道就是志於道立就是據於德權就是依於仁

志道必是可與共學者故亦兼得適立據似於作用上居多權與經非二也權就是經辟如授受不親經也授之以手嫂溺時之經也若嫂溺不援成箇事體乎不成事體便不經矣葢權乃秤錘錘可在秤幹上星子內移動豈可出秤幹星子之外若反經爲權則離幹爲錘矣經者中也權者時也經而無權猶中而匪時也中而匪時豈成得箇中乎夫子可仕則仕經也不可仕而權之以止則止又是經矣久速亦然經權並用猶云隨時處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軻氏以權字用在執中上儘融徹矣○時以用中權以用經千時萬時只是一中千權萬權只是一經離時以爲中則膠矣離權以爲經則畔矣然權正是時也經正是中也名雖有二其寔一也由不偏言曰中由不怪言曰經○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只緣把經字認得死煞不知經者常也當揖遜而揖遜則揖遜是常當征誅而征誅則征誅是常常只不怪異非故常也且經者道也既反經矣何以合道○立是執着這

箇秤在猶滯而不化權是移動這箇秤錘乃立而能行立是立得定權是行得通立則大賢以下俱可到權非聖人不能用所謂從心不踰也伯夷牢牢立得一箇清柳下惠牢牢立得一箇和伊尹牢牢立得一箇任孔子則行來行去千變萬化再不出這箇圈子故曰權然後知輕重又曰物皆然心爲甚則權是心中之矩矣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權卽經也

孔子於鄉黨章

聖人不自知爲賢知豈敢先人他人猶不敢先況父兄宗族乎只是執子弟之禮自然如此其信寔而不能言耳若曰恐以賢知先人而故如此是有爲而爲非聖人矣○便便乃理勢之不得不言者比之鄉黨爲稍能言未必其極而詳也蓋言本不當極況廟廷乎不然何以云似不足者

執圭鞠躬章

圭是君之命器以臣子而執之焉得不凛然敬畏若享禮私覿此時圭不在手似可少舒其敬且敬是敬本國之君鄰邦則奉命而往似亦有賓道所以稍濟之和也此夫子所行之禮而晁氏乃謂定公九年至十三年並無朝聘往來則記者之言果虛誕乎不信記者而信史官謬矣且自春秋至宋時不啻二千餘年安知無斷簡殘編也○此前五章皆宗廟朝廷上聘問往來之禮以敬爲主故曰踧踖曰色勃曰足躩曰翼如曰鞠躬曰踧踖皆敬也然而曰與與曰怡怡曰愉愉則又未始不和矣所謂恭而安也堯舜只是溫恭允塞允恭安安則夫子之周旋中禮亦得統於堯舜者乎吾故曰鄉

黨一篇正夫子之所謂時也

食不厭精節

此夫子飲食之制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直尺寸之膚哉故易與養德並言而夫子亦曰節飲食節之云者制之精用之當也聖人無不愼之言語則無不節之飲食可知矣祭於公及瓜祭二節俱專重食非與祭並也聖人斯道之身爲斯道珍惜之肯以飲食而傷生哉必不然矣

○問惡衣惡食士所不恥夫子而精食美衣何也曰飲食衣服所以養生雖稍精美亦自無害但志道而分心於此便識見卑陋非謂必惡衣惡食而可與議道也如分所當爲勢所得爲只要志道之心不分何足爲累且如夫子亦嘗疏食飲水矣及爲大夫分宜精美卽是道宜精美非恥粗惡而故求精美也爲大夫而求粗惡則又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矣大舜飯糗茹草不恥惡衣惡食也袗衣鼓琴又何嘗戀着糗草而恥精美乎總之素

位而行時焉而巳故曰聖之時者也

君賜食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理是一定而不易的節則節其太過文則文其不及有多少變通處觀夫子承君賜一章君如此來我如此應如珠走盤畧無停滯全不走出盤外非動容周旋中禮者何以能此一不中禮便是非禮之禮矣

升車正立章

首節爲升車之容次節爲在車之容言雖屬音疾與徐亦容也○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愚謂丹青雖善祇畫得一箇形狀鄉黨則連精神心術作止語默無不描寫其中使萬世而下儼然與聖人面談者鄉黨也一部論語必得此一篇然後聖人之盛德方備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敎也

析理編卷之四畢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五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論語下

先進禮樂章

如用之謂得時行道而用之天下也周末文勝此等議論皆後生新進之談焉得不以先進爲野人然而夫子之心文武成康之心也又焉得不以先進爲君子先進者文質得中者也夫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則先進固君子哉從先進固從君子

哉然此周之君子非夏商君子也夏商君子厚重少文者居多此則風會之流夫子所欲從而不敢者矣○如字吾字則字俱重如字有不用則已之意吾字有一身獨任之意則字有斷然不易之意

從吾陳蔡章

夫子在陳則思曾之狂士在曾則思陳之相從可見師弟相與情甚殷厚然非徒思其人也思其人而裁之也故記者分科以列其名一以見聖人裁正之功一以見諸子之不負聖教也哉○德行包下三者三者不過德行中一事記者如此臚列想必名稱其實但言語本於心術無喪者心必不和順政事要在保民聚斂者政未必保障不知何以而並錄也○冉有季路並仕季氏亦有一二政事故記者稱之不知二子之政事乃所謂拙於政事也長於政事者不如此

季康子問弟子節

好學二字非尋常所謂好學即孔子之好古敏也大舜好問好察亦是此好故曰今也則亡不然及

門之士豈無一人而云絕無也不遷不貳此等工夫豈特敏而好學哉此便是默與道契田地○不幸者吾門之不幸斯道之不幸非顏子不幸也顏子朝聞道夕死可矣只是顏子不死無論東周有望即傳夫子之道必有愈於曾閔諸人乃不幸而使孔門少一見知無以起乎聞知則氣數之衰又造化之不幸也已

門人欲厚葬章

聖賢之心始終欲無愧於天地貧而厚葬此心何

安不安則愧愛人以德者肯令其歿後而有愧乎故夫子諄諄與言而惜乎其終不聽使顔子在地下長抱此一段餘歎噫夫子愛顔子矣何子路不愛夫子乎不愛夫子只是不知愛當何如非薄夫子也

問事鬼神章

幽明死生原無二理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以未能事人告之葢事人即是事鬼故反言以明其不必他求非直斥其不當問也死生亦然夫幽明死生

是天地間大道理聖人用易以窮只窮此二者豈以子路而不當窮乎子路學已升堂原非淺陋夫子何以而拒之深也必不然矣

由之瑟奚爲章

問子路既升堂矣何以尚行行不知學者變化氣質最難氣質得於天根於性此而能變便是克己復禮矣子路雖升堂安能到此若變化得盡便是入室又問此入室與善人同否曰善人不踐迹其資質本好只緣不曾用功所以未入室子路資質不如善人其於升堂已帶有幾分工夫再加精密亦可入室或未必如善人之易耳善人是無病痛的人子路染着幾分病須去此病方是個好人病好即入室矣○迹是升堂入室的路善人不隔藩籬故入室易子路還有一重障隔故入室難然而用功則子路亦易不用功則善人亦難

柴也愚章

凡人資質從性體出來皆可繕修學到自然融徹一染世味便日甚一日用力稍覺難矣如愚魯的

人分明是渾淪本體便似未凋未琢之璞可圭可璋辟則多一習字喭則多一俗字多一字便增一病進道便不同矣曾參刮垢磨光眞積力久自能傳道柴只純在天眞不肯尋向上去夫子所以教之讀書也三子始與參同終與參異可見資質不足恃全在學問工夫耳

回也庶乎章

學莫先於知命顔子知命不事貨殖故屢至空乏曰庶乎屢空言近道者在屢空也不是近道又能

安貧亦不是不以貧屢累心蓋回已樂天知命豈
復知有貧富乎子貢不受命而貨殖正與回反曰
屢中亦是貶他蓋知命自然先覺又何待億億則
嫌貧喜富俱無不至而道亦漸遠矣回賜素以知
稱故教之如此大槩是勉賜之意多

子張問善人節

善人天資粹美故不消踐迹然不踐迹的資質却
要做踐迹工夫如詩書禮樂前言往行若不窮究焉
能曉得踐迹便升堂入室而闖奥可窺不然一染

世味即美質亦不能保安望入室哉入室是善人
之極踐迹是入室之基若不踐迹雖升堂亦自無
用○善人是忠信踐迹是好學忠信而不好學徒
負此忠信善人而不踐迹亦負此善人而已

論篤是與節

問論篤必然是與若要不與不知從何而識其為
色莊耶曰君子色莊自然有辨只是人不留心容
察耳若肯留心君子說話句句是實終自敲磕不
破色莊畢竟有幾句彌縫處夫子教人以當察不
是說君子色莊果無分辨也若無分辨則辨言眞
可亂德矣

子路問聞斯行節

斯者即也聞而即行自是常理赤何消疑只是說
有父兄在赤便以為當仁不讓稟過父兄豈不遲
了工夫而不知由無宿諾畢竟有不當行而行當
行而太直致者夫子所以退之也蓋教人必勉其
進夫子退由赤故疑之而不知由之不得不退也
夫子先答求而留由在後意在退由可知矣

季子然問冉求章

世間大臣皆大其名而不大其實從古以來能得
幾個大臣而子然遽以望由求也夫子以眞大臣
告之皆由求所俛首赧顏而不敢仰視者敢竊其
名哉其曰弒逆不從非陰折季氏也意以此等反
事彼亦不從外此便無所不從矣見得不能以道
亦不能遽止也總完得一個具臣名色

子路使子羔章

治民事神雖是實學然必讀書明理方可藉此以

廣益若未讀書而遽以委之則簿書期會皆吾係累神民俱不得所矣子路使子羔時本無此心見夫子切責便生這段議論乍聽若甚有理徐思眞是強詞故夫子以爲佞而可惡也佞不徒口給禦人變亂是非所以能覆邦家若言而無理誰肯聽他未便可惡矣

子路曾晳侍坐章

夫子探四子以用世而所取乃不欲知之曾點何也曰吾人事功時至而起平居時只安心平居若

無意於斯世到臨境上發便旋乾轉坤恁意做去此方是聖賢學問若屑屑然計較富強禮樂做得來亦只是功名之士如夫子老安少懷顔子無伐善施勞豈眞不欲見知然而世一見知便能見諸行事蓋吾人胷次原有擔當宇宙力量吾人學問原有運用宇宙經綸處則藴藉出則發揮畧不消有一毫預期之心一有預期便虧本然分數曾點春風沂水已見得前一半但後一半事功還未能做得若果做得便是堯舜氣象矣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何嘗一念在功業文章及至巍然煥然亦不過是這個胷次夫子所以與點也達春風沂水於一國則一國偕春達春風沂水於天下則天下偕春我與天下皆不知也時至而起兩付之適然而已若身在岩穴即欲得國而治已是願外已非君子實學况區區富強禮樂曾足以蒲吾之分量哉隱居願在求志行義願在達道此方是不願乎外之意所謂有志而未嘗有志者若志此爲志便已執着非聖人之志矣○夫子何哂以下皆隨問隨答

非正經心事緣此等見識聖人所不能教亦豈可非其人而強聒乎只得引而不發令其自悟而已雖然點能言之點亦不能悟也悟之則聖人矣

顔淵問仁章

己一而已私于一身則爲私己之己公於天下則爲人己之己曰克己復禮己私之己也曰爲人由己人己之己也原無與義不必添上眞己我相等言以滋紛紛之惑○天下歸仁謂全個仁體皆會而歸于吾也蓋仁道雖大摠出一原一念志仁便

全個是仁所謂欲仁仁至又何須前有積累乎故曰一日歸者去而復返之謂言天下之仁皆一日間歸於我也正見克復之足以盡仁也然此克復也吾自爲之耳於人曷與哉蓋欲其時時提醒此念而回果請事斯語則己能由己而不由人矣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由己處蓋視聽言動皆己之耳目口體所運用他人怎生與得人不能與便是己不可諉矣揔完得爲仁由己一句○吾心學問何消天下歸與一日工夫豈能徧及天下皆吾之所未解也○克己固能復禮復禮亦自克己辟之治病然退得邪氣自然復得元氣復得元氣益能闢得邪氣亦交相養互相發也

仲弓問仁章

邦家無怨言必人人悅服而後已是敬恕之極非效也仁者先難後獲豈遽言效乎且心上工夫自家有主又何必求之效驗也此與天下歸仁俱不作效說○主敬克有妄之己也行恕克有我之己也主敬行恕是克己敬主恕行是復禮但須漸次用力不如克復之直截耳故曰乾道坤道

司馬牛問仁章

仁人心也心不在言動之外則理便在言動之中此便是非禮勿言動的工夫耳目物感易乘視聽聰明易洩更細一層非馬牛所及故不告也大抵克復是爲仁正路顔子工夫已到故一下說破若仲弓便暗暗說個克復馬牛便暗暗說得半邊各就其所至而言非有二也

司馬牛憂曰章

命者天之賦予天者命之主宰生死富貴揔是根於命而出於天不可分作兩截○四海兄弟氣象雖覺濶大然比之民吾同胞又近實矣註以爲意圓語滯然則西銘何以而無疵耶大抵親親仁民原有分辨曰民吾同胞彼同胞者果何物耶夫子謂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民還是與謂物吾與者又非矣雲峯之言不是

子貢問政章

既信之民方可去兵去食未信之民還須足食足

兵夫子最後方欲去食語既信也不然羅雀掘鼠
古今能有幾個張巡而遽以望烏合之衆哉此萬
世爲政之常經朱子謂特以濟一時之急然益以
見無信之不立耳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說君子何以文爲是欲盡去其文矣故子
貢拿定他一個去字曰子欲去文乎不知文之不
可去猶質之不可去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
則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哉是言不可去之同

故下遂承之以虎豹二句非如朱子所謂無本末
輕重也味語意自見

哀公問有若章

問哀公求救荒而有若告以經常之道似乎腐談
何也曰此正救荒之策也蓋饑荒之時五穀不登
民告急矣此時而少留一分則緩急有備尚可支
持倘盡其所有而漁獵之萬一有變誰與供給是
民生之足與不足乃國脉之絕與不絕也思之至
此可令其不足乎蓋荒則恐有變生此弭變於未
生者也誰謂其迂哉○有若詞氣渾厚不露圭角
大畧說個情理如此其實意思懇切曰孰與者言
自百姓而外必不能望援於鄰國也公第未之思
故猶欲加賦耳

子張問崇德章

問易曰忠信所以進德而此加一徙義何也曰忠
信是美質必須工夫充拓若不徙義日久便澆薄
將去必事事合宜則内外交養而胷中蘊藉亦不
期崇而崇矣若易是說進德之本而徙義工夫全

在所以二字之後非便遺了工夫也曰然則忠信
就是德否曰非也忠信是得於天者德是成於人
者忠信則進德有基徙義則進德有路非便以忠
信爲德也○生死自有定數豈愛惡所能欲得以
愛惡而欲人生死惑也既又二字是承上句而揔
言之原無兩層不然轉眄易情移步更念天下未
有是人而亦非所以語子張者

子張問政節

居之無倦是心然所居於心者皆是政之條件無條

件不倦些甚麽行之既發于事則所行者必是政之條件無條件却行些甚麽饒雙峯謂是心不是條件者非

如殺無道節

萬姓之轉移全在一人之願欲欲善卽善則不善亦上人所欲耳乃不求之欲而求之殺恐殺機一動下亦以殺應之疾風能無勁草哉春秋書隕霜不殺草若曰草可偃而不可殺民可風而不可霜也固聖人之微旨哉

子張問士章

子張問崇德夫子告以忠信徙義矣此復以二者告之質直忠信也好義徙義也察言觀色以驗信義慮以下人以不恃吾信義則德崇而邦家達矣不然色取行違非信義也居之不疑非察觀與下也如此則徒負虛名而已何德之崇哉子張是務外好高的故夫子屢以告之○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是忠信徙義之事非另是一件觀下色取行違及居之不疑可見仁卽是信義純然信義而無間雜便謂之仁不疑亦只是不疑此信義而已

樊遲從遊章

人患不崇德耳崇德則慝自脩惑自辨遲乃兼舉而問何也夫子一一告之亦不能外崇德以爲脩辨攻其惡崇德中之慝非也一朝之忿崇德中之懲忿也遲能深體而默會之一先事後得足矣○無攻人之惡爲併力攻已無暇及人謂恕心者非忿而禍親只是心中不明白纔明白便無此失故辨惑是辨不能懲忿之惑非懲忿以辨惑也懲忿

正是他明白處謂能忍者亦非

樊遲問仁章

樊遲之意分仁知而爲二夫子之意合仁知而爲一不有子夏聖教亦幾不白矣舜湯立仁智之極妙知愛之施而未見其不相濟則仁知之本合一也無疑而朱子乃欲分仁知爲二人如安仁利仁則以爲有優劣山水動靜樂壽判然岐而爲兩途且云顏子當得仁者子貢還當不得知者然則此章又何以解乎

衛君待子章
夫子決不仕衛故說必也正名乎言正得名則仕否則不仕蓋輒乃拒父之人夫子決不肯事輒之立已十二年又無可易之理然則夫子止有不仕而已下文許多寃竟只是說名決不可以不正是正經道理非只論今日之衛事也諸說皆未是○言不順是說到口頭便不順當若說道父是佐祖是父於理通乎此又是名不正的說話非言不順也○大凡成個事體便是禮樂若不成事體則不

序不和便是禮樂不興非是禮樂無安頓處也若說禮樂無安頓處則事體外另有一個禮樂矣朱子說非

苟有用我三章
問三年百年必世治有久速何也曰人品不同而治功亦異也夫子得位就是王者善人敢望王者乎且有成者攷觀易聽之治勝殘者洗心滌慮之治仁者乃淪肌浹髓之治也使夫子而必世亦必漸仁摩義進有成而仁矣若善人欲至於仁還須

再加數十年也文武成康相繼而周道與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大治此其明驗與

冉子退朝節
冉子所議不知還是家事還是國政如國政也不當議於家如家事也不當名爲政看來還只是家事耳蓋三桓強僭無君已久家事向已稱政觀其退家而曰退朝可見矣家名曰朝事豈不名政乎若果是政魯君可不聞矣孟孫叔孫而可不聞乎不然何請討陳恒而必曰告三子者○夫子非不

知政之爲事特借此以正名定分陰折季氏不臣之心耳然則冉求固上負魯君最上負天王者與

子夏爲莒父節
欲速則事勢倉皇而精神搖亂方務於此忽馳於彼其寃至於彼此俱窒而不達矣達如泉達之達不達謂阻塞而不通也見小利則志趣卑陋而局維狹隘即其所成亦小小補其罅隙而已故曰王道無近功又曰局大事者不計小利正謂此也○大抵量寬者見必廣故事以舒徐而底績思躁者

謀必淺故事以窒碍而不宏兩者病痛亦自相因可見欲速便是見小而不達安能成大也

何如斯可謂士章

大凡士人只爲寡廉鮮耻所以幹出許多歹事若行已有耻則大節已立百美俱生雖不辱君命是他有爲然而不辱之心即有耻之心也行已有耻矣肯令國君蒙耻乎稱孝稱弟耻不孝弟也必信必果耻不信果也但一歉于才一局於守所以爲次而又次耳有耻有爲才節並茂豈不爲士林翹

楚乎若論其極則希賢希聖亦不過充此一念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問斗筲與小器何如曰管仲器小對王佐言此之斗筲對晏嬰子西輩言雖曰斗筲亦是一器然卑卑末品揔不成其爲器也聖人所以不平之也亦只是起於不知耻耻則不爲斗筲矣

不得中行節

狂者激勵裁抑以實其志狷者激勵裁抑以達其守這便是中行了然而狂者易與狷者稍難辟之治病有餘者易治不足者難療故孔子在陳只思狂簡最後方思狷者或不得已之中又不得已與

○問狷者與必信必果之人何如曰狷者亦是信果但皆理之所當信果者特不能充此不爲之守耳若必信必果只知有信果不知有理便有尾生踐約子路死衛這般事出來所以謂之小人也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君子和而節

和是公的同同是私的和然止論其心之公私非

和便公而同便私也如同人非同乎于野于門便爲公於宗則爲私矣兊非和乎孚兊和兊便爲公引兊來兊則爲私矣可見公私全在心上非便以和同爲公私也若周比羣黨則全在此兩字上矣

鄉人皆好節

一鄉之人雖衆然能得幾個善人故皆好皆惡俱不足憑惟善者好而不善者惡則其人雖囿於一鄉而好惡便可通於天下天下之善者皆好而不善者皆惡矣如此而好必天下公好而鄉愿不容

其亂德如此而惡必天下公惡而匡章不斥於通國是子貢以好惡分善惡而夫子以善惡別善惡以善惡別善惡萬古可衡而鑑也豈特一鄉哉

君子易事節

此專就從政者言長見幾個人千般責備一毫不肯假借纔得一側媚之士甜言卑禮暗通情節便傾心任之如骨肉幾個方正之士俯心揖志畧不立崖岸人以他易與便請托求通覬望非分却深拒峻絶反不肯假詞色通欵曲非前難而後易前易而後難也難則必易難處正以啓倖乎人易則必難易處正是不疑乎人然亦有難事而難悅者此剛介之士有易事而易悅者此貪懦之夫又未可以槩律之也

君子泰而節

泰而不驕全從主敬上來驕而不泰全從放肆上來敬與肆相反則泰與驕亦相反非如和同之須辨其心曲者也泰則舒徐自得與驕絶不相類曰不驕原其心也而其心實恂恂容與亦泰也驕則傲物氣高與泰絶不相似曰不泰誅其心也而其心實誇詡凌厲亦驕也對舉而言恐人假乎外以匿乎中非謂中外之果可以假而匿也○此言泰而不驕泰美德也大學曰驕泰以失之又作惡德看何也蓋心胷祗是方寸其介甚微而其出甚辨從敬中出來便舒徐自得而爲寛泰從肆中出來便放曠自恣而爲驕泰所謂差毫厘而繆千里也此不可以不辨

善人教民二節

夫子見當時輕用其民於戰故舉善人以示之非爲善人計治功也夫善人教民七年方可即戎今乃以不教之民戰雖善人未有能收功者况非善人乎兩教民字緊相呼應此與子路同是有勇知方而歲月有久速之異者善人質美於子路但戰陣或非所長子路勇過於善人且治賦乃其素負故有三年七年之異耳但恐子路之民有勇者多善人之民知方者多愛人而人愛之豈忍復負之乎觀教字便有以善養人之意

邦有道節

危行不是孤介以立異危言不是激談以矯俗不過守道而行循理而言耳道理本平常有何高峻特小人視之祗見其正大高明而不可犯故曰危危者從小人而言也遜則察言觀色深自貶損以遠中傷之禍想到言遜之時正君子見幾之時夫亦卷而懷之以危其行於山林而已不然卽言之遜未必能遜其行之危也

愛之能勿節

凡人愛子者必勞何者勞固所以成愛也忠君者必誨何者誨固所以成忠也故曰能勿言雖欲勿而有不能蓋情所不容已也言外便有爲子者不可以勞而疑其不愛爲親者亦不可過用其勞而反不成其爲愛也爲君者不可以誨而疑其不忠爲臣者亦不可過用其誨而反不成其爲忠也蓋能勿者情也不能不勿者勢也[illegible]之間君子宜審之矣○古人以勞爲愛今人以姑惜而行其愛古人以誨爲忠今人以將順而行其忠古今升降之會良可慨矣

或問子產章

子產不止是惠夫子特原心而槩之其實鑄刑書黜侈泰使民以義之事不少孟子亦只就乘輿一事言未可槩其生平也子西不暇論其行事只沮封書社之地已先自外於夫子夫子焉得不外之然晏嬰亦沮尼丘之封而夫子又稱其善交則子西之外當必有可外者管仲奪騈邑而足以服伯氏其功之大可知曰人也言已是個人非卑卑無

足比數者朱子謂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是矣若聖人之學管仲固未之聞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君子者聖人也恐未可謂其不聞聖學也

貧而無怨節

貧本逆境已是難處况無怨乃安貧安貧便能樂道非賢人以上不能豈不爲難若富本是順境無驕只守得本分原無有甚難此多是爲當時富室而言意重下句奢而犯禮援此驕人而不知爲識者鄙何不勉其易而不爲人所鄙哉○無怨與無

諂不同無怨便是貧而樂非特無諂而已樂與好禮對起看然好禮還覺容易無怨則守義安命非胷中有識者不能顏子陋巷簞瓢夫子疏食飲水只是這個無怨故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貧而無怨也難矣哉此難字言其難到非無怨處難也若知無怨之難便不能無怨矣

孟公綽為節

公綽優於德而短於才故可為家老而不可為大夫然世亦有優於才短於德可為大夫而不可為

家老者幹一職辦一事儇調滑澤㥀㥀然有餘地然而受苞苴通賄賂任之以鈞衡則贓矣所以漢文斥嗇夫而光武用卓茂也哉公綽廉靖寡欲夫子已深取之此云然者言用人之宜器非便以貶公綽也噫叔季而下挽頹風鎮雅俗使少年不輕用其戔戔之才也可少公綽其人哉

子路問成人章

成人已是全人乃聖人流亞雖知廉勇藝文以禮樂猶未是成人之極不過就目前所見而包括之陶鑄之摸擬個成人模樣耳故曰亦下節皆子路所已能只完得廉勇又不文以禮樂如何亦可乃知此節非夫子之言也且人有古今成人安得有古今曰今之成人何必然則今日之成人又何必然只一子路便足以當之矣○知仁勇是天下達德達德既全已是成人了但武仲非德性之知公綽非全體之仁卞莊乃血氣之勇雖文以禮樂而本真未純終非成人之極若論其極則孔子而已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子問公叔文子章

由前而言文子只是廉靜由後而言文子便是時中時中而易得哉夫子所以不信也然觀其與家臣同升謚為文而盛有譽則胷次光明而立身端謹可知雖未必合乎中行要亦衛之賢者也當時如鄭子産世叔公孫揮及魯孟懿季文輩俱出世胄皆效忠勤以夾輔公室然則公族亦未可以携式之者而今之天潢乃錮而不用使智廉勇藝無一得以自效果情理之當也哉故曰百足之虫至

死不僵誼所以涕泣而憐之也
臧武仲節
武仲只宜請後不宜如防如防則有挾挾則必要
故夫子誅之看來武仲只是挾數用術非德性之
智卽文禮樂未可便爲成人夫子稱而復貶豈要
君在荅成人之後與若先要君决不以爲智也文
仲亦以知稱而又斥其居蔡然則二子之知或世
俗稱其爲知而夫子故婉詞以斥之也與
晉文公節

桓文假仁借義皆爲不正乃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然則文特譎於桓桓乃正於文耳雖然二公不足
責也春秋時列國分爭各尚兵革所用皆陰符韜
畧之書兵法有正有奇奇者譎也使不尚奇兵何
由勝雖欲尊攘而無由矣是譎固當時不得不用
者兵法盛于太公想太公與周亦嘗用譎矣何論
春秋哉春秋而後凡得國者何嘗不用奇至宋益
甚然皆承正統稱王業乃二公獨不少貸何後世
幸而二公不幸與蓋皇帝王覇總關氣運叔季而
後難任純王當桓文時處桓文勢吾以爲功業宜
如桓文而已夫子舉而評之未便貶二公貶二公
則不與管仲矣然則二公固春秋之王者管仲亦
春秋之伊呂與
桓公殺公子章
子路只疑其不死不論到成功處夫子只取其成
功不論到不死處看來成功雖仁不死還不是仁
蓋桓雖是兄然仲既輔糾以爭則糾乃君也焉有
君死而臣不與俱者既悞於前自不得不悞於後

且請囚時便有心於立功全是私意又安知功之
能立與否夫子慨當世之無人亦以其功足以贖
罪耳蓋取其功非取其不死也然功由不死而來
則又未可深責其不死矣
管仲非仁章
子貢論仲專斥他爲相夫子與仲專取其爲相故
緊頂着相字曰你嫌仲的相不是我以爲仲的相
非他人所爲相也伯諸侯匡天下民到今受賜皆
從這個相來然則死不足惜宜一溝中之經相深

足取夫婦無不受其賜而豈若自經之諒也蓋只論其功未暇討其罪若論其罪則仲亦不仁之甚矣然仲不能仁一身而能仁天下後世亦可謂知以成仁者與○管仲無立達之心然亦有博濟之澤夫仁者亦欲其澤及天下與天下相安於立達而已非只爲其仁一身而無與於天下也然則管仲特本原處未仁其外邊發用則全然是仁矣故夫子曰如其仁○豈若匹夫一節暗暗指着召忽可見糾之死非夫子之所與何者謂其不當事於

前也不與召忽正是深與管仲處

陳成子章

請討陳恒夫子知其不能行故曰不敢不告此是他本意所謂議雖不行至今猶有生氣蓋欲存此議論于天地間以扶千古綱常耳不然哀公之懦弱與三子之跋扈豈在簡公陳恒下而夫子顧欲以陳恒討陳恒哉程子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恐周天子祇擁虛位方伯久無桓文將何所告哉乃胡氏又深惜其差謂宜先發後聞則迂之迂矣

君子思不出位節

此位字該得濶非特富貴貧賤即食息起居皆是此思字說得細非特念慮營爲即神魂夢想亦是此出字亦細非特躐等踰分即係戀凝滯皆是乃是時止時行的工夫止而不止固出也行而不行亦出也動靜互換行止錯綜而一不中時亦出也全是個素位不願外之意思出位則願在外矣

君子恥其言節

言無可恥能言而行不逮方爲可恥故君子過其

行正爲恥其言也過一分免得一分恥行不過則言可恥矣故曰恥躬之不逮正是恥言有餘也言行摠是一點心此不恥彼便可恥此能恥彼便不恥顧行顧言正兩相照應以免此恥也

莫我知也章

莫我知隱然有非人所能知的意曰知我其天又隱然有天自知我而不望人知的意與遯世不見知之知字少異○不怨不尤三句所謂正已而不求人也中庸說正已而不求人此說不求人而正

已便是知命樂天田地如此則我即是天天即是
我天豈不知我而人豈能知我乎若說不得於天
不合於人則夫子有何不得不合處便似有怨天
尤人之意矣○下學不止是人事如致知力行皆
是必曰下學者言我之達非懸空頓悟之達也此
是其正已而俟命處可見夫子眞是好古敏求非
生而知之者矣

公伯寮愬子路章

此命字乃氣數之命所謂一飲一啄各有定分是

也子路雖是家臣其行止豈不有命不必說由之
行止關斯道行止而纔委之命也蓋以曉景伯警
伯寮若子路恐亦曉得有命似不必安矣

賢者避世章

避世是最上人品故夫子以爲賢若避地避色避
言各有等級故三言其次然而避地避色避言亦
各有時未可執定個等級也總之避世者自能避
地避色避言避地避色避言者未必能避世也然
則夫子何以不避世乎曰賢者以世爲世聖人以
身爲世以世爲世者世在身外故可避以身爲世
者世在身內胡可避也避則忘世矣忘世直一賢
人事耳何足以爲聖乎

作者七人矣

當時荷蕢接輿之流踰河蹈海之輩不知凡幾而
止曰七者言其多非紀其數也蓋數窮于六七則
溢矣易曰七日復曰七日得皆此意也固夫子嘆果
哉之心亦以慨世之無人共濟也與

子擊磬於衛章

荷蕢過門而知聖人之心自是高品其所譏詞亦
是正當道理但非所以論聖人耳殆避世之賢者
與下聖人一等此其最矣末之難亦就聖人而言
若就常情論之不可則止畧無一毫係戀之意非
大有力量者不能蓋難之難也噫千載而下依囬
腆認之徒宜避色而不避色宜避言而不避言乃
亦藉口曰末之難末之難是猶斥鷃而談逵鴻之
高下也荷蕢得無掩口而笑也哉○春秋隱士荷
蕢最高隔垣而知心引詩以明志眞有德而避世

者其伯夷叔齊之流乎次則接輿矣歌而來趨而避有若將免焉之意其睥睨一世者乎又次則晨門矣以已之不可志聖人之無不可其審已而量力者乎又次則丈人矣明長幼于雞黍泯蹤跡于既別其謹恪而守禮者乎又次則桀溺矣先悲世道繼思接引其絶俗而不終絶者乎又次則長沮矣落落數語不通欵曲其硜硜而堅確者乎使夫子爲政得數人而用之東周在指日哉而惜乎不能用也噫天下未嘗乏才也幽崖之草野渡之舟比比皆然而誰復能用之者此春秋所以止于春秋而夫子之止於夫子也

高宗諒陰章

不言是無政教號令非并其言而無之也此居喪常禮說者乃謂借諒陰而思道恐思道無時不然非必在諒陰內也然觀其帝賚良弼精神與版築交則三年之功大矣太甲賴良弼而處桐三年直到處仁遷義武丁諒陰三年而夢賚良弼遂令商道復興然則良輔之功固不可少而側身修行之功尤不可少也

子路問君子章

百姓皆是已離百姓不足以盡已人安正是修含人安不足以盡修此原是一個學問特遞遞抽出來說非前有歉而後有加也君子無衆寡小大敢慢復有何事不在經理而百姓猶不安乎此在堯舜或能盡而心尖未肯以爲盡故曰病病者堯舜自病也與博施濟衆章同

原壤夷俟二章

聖人立教從幼望人遜弟能遜弟則長便有稱述老便正風俗自當久長人世原壤不然夫子所以切責之也若闕黨童子正是遜弟之時却附成人之列其長將必無述故抑其欲速之心令其傳命正欲其長而有述以免不死之賊耳噫後生可畏也人畏之則可後生而顧欲使人畏也難乎其爲畏也哉

衛靈公問陳章

窮者困而不通之意無須去衛絶糧說放溢只是

胷中無主故放濫於禮法若君子樂天知命方付之不知有何濫而愠也愠便是濫的機括固守亦覺有心不若固有窮時之爲妥○聞俎豆正欲辭軍旅非啓之俎豆也俎豆豈靈公所能聞者何也禮與淫反荒淫之君必不能從莊敬之教也

賜也女以予章

知行本是合一一貫豈有兩般不知朱子何見而分知行也豈以學而疑爲讀書明理耶則學而不思乃所謂習其事也豈以識而疑其胷中知識耶

則多見而識乃識人之行從無妄作說來者知到自然行到行到方是知到豈可分而爲二

無爲而治節

此無爲是無所作爲非行所無事也有堯在前有五臣在下雖欲有爲而不可得此是他遭際之隆與無憂章同一意但文王前後俱不及舜所以只免得憂耳恭己正南面此正是無爲之實恭己中自有許多含畜若無爲而不恭己便未免有懈弛叢脞之病矣○黄帝以前治皆無爲至堯舜而始有遺議夫子之言亦或有見而云然也與然觀其止稱舜而不及堯則先後得人之說似亦有理但堯承黄帝之後又有舜禹諸臣未可謂全無其人或者爲舜解嘲而舉舜以槩堯未可知也○李宏甫曰爲之而實無以爲是謂上仁堯仁如天是也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據此則舜固多以有爲議之矣

直哉史魚章

問史魚之直與武子之愚何如曰愚者多直直者

多愚故曰古之愚也直似未可分而爲二也若伯玉則時行時卷合於君子又參愚與知婉與直而互用之似更優於二子耳雖然人生也直大智若愚千載而下如武如魚能幾人哉亦庶乎君子之道矣

可與言節

此章重在下句如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大抵施教者不重絶人故或輕施其教而不知失言之悔不減於失人故曰亦見其當斟酌於人言

之間未可便以其來學而輕與言也

志士仁人節

志士方爲仁人仁人自然有志必合言者見其志仁而成仁也求生必不殺身害仁必不成仁揔是一意反覆言之欲人戒其無而勉其有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如曰揔是一個理就不愧處爲仁就慷慨處爲義然仁兼得義義還該不得仁義特仁中決斷處孟子學問全然是集義故挈義與仁並其得力處雖是義其受病處亦全在義

也

顏淵問爲邦章

問顏子爲邦與得國而治同否曰得國而治者是心心念念時常在此顏子只探討個爲邦道理非便欲治天下也蓋此理在志學時便須志得齊治均平原不出誠正修之外閑居議論亦是眼前光景與春風沂水一般非規規於事爲之末也若有心於爲天下便與三子同矣○夏時取其爲民事則凡爲民事者皆所可取商輅周冕取其文質得中則凡文質得中者皆所可取要得其意於言外韶舞取其善美習絃詩歌皆是虞舜事業安得取故籍而用之此是帝王道德齊禮之治雖無有韶舞然樂實禮中一事○問老子謂禮樂巳陳芻狗夫子乃以告顏子何也曰芻狗雖是一物然亦有巳陳未陳之分如以美意而行良法者未陳之芻狗也無美意以行良法者巳陳之芻狗也巳陳之芻狗不可用未陳之芻狗不得不用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萬古此治道豈外得一個芻

狗只是善用乎芻狗耳斟酌三代便是善用乎芻狗何者卽此斟酌之間而美意巳流貫於良法也正所謂未陳之芻狗也

躬自厚節

責巳厚巳無可怨責人薄又不招怨便是責人責巳恕巳恕人所謂違道不遠也道猶不遠反不遠怨乎問孟子三自反可謂躬自厚乃未免橫逆何也曰此所以爲禽獸也若非禽獸怨必遠矣夷齊不念舊惡而怨用希者以此

羣居終日章

此就學者言言不及義非以文會友可知好行小慧非以友輔仁可知故曰難言其難與爲學也行小慧便馳心機械而不能渾全天德故非輔仁朱子就常人說而曰行險曰患害謬矣○羣居因言行之失而覬之飽食因無所用心而激之然此之用心亦猶彼之不用心未可以軒輊論也

君子病無能焉三章

此章與不患人之不已知不同患是患自己病是

病他人故提出君子字在前君子只病人無能不病人不知他也然雖不病人不知如沒世不稱則無可知之具此又其所疾也疾字便是病字雖然君子但求諸己而已摠是病無能而不病人之不知也三章互合爲一

子貢問一言章

學者終身所行何嘗不是一言勉則爲恕熟則爲仁自少至老並無別言子貢久在聖門到此方問不知日前所行者何言豈以識多而言亦多耶夫子告之以恕是并以仁望之故曰終身可行不止望其恕而已離忠言恕者恕由忠出也

吾之於人章

夫子說於人無毀譽有譽必有試斯固三代所行之道亦以斯民乃三代所以行道之民也三代無枉於前吾又敢枉於後乎只就上人身上轉換方是如云欲枉不得等語便粘帶下人有勉強之意矣毀譽只泛論不指春秋春秋是褒貶不是毀譽兩誰字有從來不曾之意

巧言亂德章

亂德亂謀二句兩平看各取一個亂字匹夫之勇不是強梁剛惡強梁剛惡與小不忍何涉只是大勇的人沉潛剛毅該忍即忍其不忍者必大不忍也若匹夫之勇無大見識見人乞憐便生姑息如項羽之於沛公極相似其餘守珪之於祿山梁武之於侯景皆似之

衆惡必察節

惟仁者能好惡不仁者何能隨其好惡哉故曰

必察言因其好惡以求所以好惡也聖人之無毀譽者以此○從來好居惡先此獨先惡者以惡之受禍深而分辨難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千古沉冤非聖人誰辨之若好雖不當祇竊一時之譽一人攄其實而指摘之衆立解矣故聖人先惡後好亦以世情易惡而難好也

人能弘道節

道者際天蟠地是布護流衍的德者躬行心得是操存涵養的若說仁義禮知便是弘道覺少一層

還當指道上說如發育峻極道也致中和弘道也中和致而位育臻則德亦弘矣禮儀威儀道也周旋折旋弘道也中規中矩則德亦弘矣道與德雖相去不遠然不宜混看饒氏說非○道雖非德然欲弘道亦須弘德若不弘德道何由弘及至道弘則德自弘矣道與德終是兩層

吾嘗終日節

窮日夜而忘寢食可謂思矣然而無益則良知而可恃乎哉不如學不是廢思謂以思而無學也思以無學學以無思如此相濟有何不可而必欲廢一乎如謂知便是行則何以云不如學如謂行方是知則學仍不可少必欲廢行者吾不解其何說

知及之章

此章指爲政者言知及知其當爲也仁守不爲私意所奪也然而暴慢之氣未必不設於身體故曰莊涖然而動民或不合於節文也故曰以禮如此則可以稱善矣此智仁非全體之智仁從行事上淺淺說若仁智兼全是何等田地而尚不莊涖乎

且方言修己忽及治人治己少前一段治人少後一段中間少過接一段何爲而草率若此○通章全不露個學字知及仁守是通用字眼未可以此而專指爲學也

民之於仁節

甚字只言其切不論到養生上水火外物有時可離仁乃心德何時可息故曰甚下一轉意輕見得雖死不足論况不死乎然亦有蹈仁而死者又正是他爲仁處生死只完得仁豈不益見仁爲甚乎

生不可離死正是不離可見當仁亙不讓矣
當仁不讓於師
當者值也言值仁之事於前平居亙極力担當臨難須奮身不顧父母尊長俱讓不得獨言師者言師導我以仁或須商量也師且不讓餘可知矣
君子貞而不諒
此諒字與匹夫匹婦之諒及不亮惡執之亮同總訓作信非謂諒爲小信而亮爲大信也小信二字從匹夫匹婦上生來已不謂之信矣貞者理所當

信如云惟義所在而言不必信也言不必信豈亦指爲小信乎此章言君子但管一箇理不必拘拘於信若拘於信便有不合於貞者矣
有教無類節
此是廣人以授教之門如云包蒙納婦也與自行束修章同意言既有教便不當拘其類若復於善而無類乃日後事自然而然又不消爲他欣幸也且既復於善自然不論其惡又誰復追悔其舊乎
道不同節
善惡邪正是類不是道道者道術也如同一制行也一獨善一兼善則行事必不相謀同一學術也一專知一專行則雖謀亦多不合相者彼此俱不與也蹊徑不同意趣遂別自然各專一門矣若善惡邪正原如冰炭豈特不相謀也○司馬遷傳老子謂學老子則絀儒學儒亦絀老子引此章爲証不知孔老原是一脉非道不同也特孔子止論開闢以後老子兼論天地之先孔子無爲而有以爲老子無爲而無以爲此地步不同非道也若道有

不同則老子而外更有何道耶適周之問猶龍之稱其相爲謀也深矣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六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季氏將伐章

此章分三段看首言顓史不宜伐次言二子旣仕其家不得不任其責三言季孫憂不在顓史盍以見不宜伐也舍曰欲之正攻二臣不能之語憂在蕭墻正攻爲子孫憂之語有國有家節通論古今大勢謂指魯與季孫者非也患寡患貧正爲子孫貧寡而憂見得季氏爲子孫憂者又非也四個患

字正攻他一個憂字不患寡二節論大槩道理今由與求二節論季氏事勢不論理不論勢而專論一個憂甚矣二子之得罪於魯而并得罪於聖門也〇二子憂顓史近於費乃擾費者在公山弗擾信哉憂不在顓史而在蕭墻內也

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二句是引起下文非並言也末後二節皆思古傷今盍以見今時之非有道俱不重五世三世所謂愈甚愈速益驗之理勢非氣數也由此觀之卿相而富者三世希不失矣薄宦而富者二世希不失矣府史胥徒而富者及身而已可以長守富者農夫乎自食其力理所甚安則富亦天所授也何不可守也

益者三樂節

三益全循天理循理則日進高明焉得不益三損全狥人欲狥欲則日流汚下焉得不損大抵一益三益一損三損未有節禮樂而不道人善不取多賢友者亦未有驕樂而不佚遊不宴樂者也蓋三

事同一源頭源淸則流淸源濁則流濁三友亦然直諒多聞摠是正人便辟善柔摠是邪人豈有一正而二不正二邪而一不邪者耶三友只分邪正三樂只分理欲夫子爲學者言故辭繁而不殺耳

君子有三戒節

三戒曰色曰氣曰財打得三關破纔成個人故曰君子然而懲忿窒慾亦或能之至得則崦嵫迫而汨沒愈深子姓繁而營求愈甚蓋并色與鬬而注之是以年彌高而貪彌甚也惟聖人志氣用事無

時而衰故貨財不入其目次無論老少矣

君子有三畏章

此天命與天命謂性及五十知命的命字同雖朱註一訓天道流行一訓天賦正理其實流行卽正理也合五樣命俱在其中大人聖言摠之天命所在畏大人畏聖言摠之畏天命之心觀小人一個不知而三畏俱亡便可見矣狎侮者不畏之極也命且不畏况大人聖言乎

生而知之者節

此章是上智下愚不移章註脚言何謂上生知是也何謂下不學是也中間學困雖說是次久之亦可至於上是移處全仗個學學者習也不學何能移得不學正是他習於不善所謂習相遠也分明說習於不善斯不可移耳雖說不移其實說移摠之重習相遠一句習相遠可見性相近矣然則孟子性善之言亦未爲不是也

陳亢問於伯魚章

門人與亢子本無親踈聖人自至公有何厚薄想伯魚學問只在與立間故言詩禮若到成時便與言樂矣夫子只因材而篤豈論雅言不雅言只隨遇而言那管獨立不獨立伯魚也只是形容光景未便以異聞望夫子也又有謂聖人以巳視子子亦未也未趨庭不問其所學旣趨庭不管其能否則視至親無異於路人又太脫洒矣

邦君之妻節

此是夫子正名之意重個妻字當時諸侯父不父子不子皆起於夫婦不明如献公寵驪姬而申生

死靈公寵南子而蒯聵出顛倒錯亂皆由於此故葵丘亦曰無以妻妾誠慎之也夫子之言夫亦葵丘之意與

陽貨欲見章

貨欲見夫子本是盛心夫子不欲見惡人故直辭之及其饋而拜亡而往非欲稱也終是守不見之節耳若訖相稱便非太虛之心矣下節攄理直答辭雖遜而理則正卽與善人言不過如此貨言言有理并爲富不仁皆是有識見的話惜言善而行

不善夫子惡肯仕之然亦以見人不可以廢言也

性相近也二節

天地間只有一氣其精粹處卽理也人得天之氣卽得天之理故曰理亦賦焉看來亦賦二字覺多只說理卽在便是惟理本精粹故性善而無惡氣多雜揉故不能無清濁厚薄所以說性相近近則止是幾希間耳及到習的田地向善則氣以理而融化習不善則理因氣而汨沒於是清厚者益清厚薄濁者益薄濁而日相遠相遠則移矣習卽是

學學外無習故曰學而時習下節說性雖相近然亦有理之分數少而氣之薄濁又多則星星之理何能勝擾擾之氣理之分數多而氣之清厚亦多則絪縕之氣適以保厓靈之天是一定而不可移者此上章未盡之意夫子所以緊承之必如是而性學明然後知孟子之言爲未備也○程子以暴棄爲下愚不知暴棄卽習而非性矣下愚是理不足以勝氣故習不能移性如商辛強戾亦只是剛惡之氣較多而汨沒其良心耳

子之武城章

聖人無戲言乃之武城而爲是言者見道行也禮樂爲那是夫子大道行之一邑就是天下何論小大行之子游就是夫子何論人已此時此際所謂吾身親見也能不喜哉喜之深故溢而爲戲耳哭顏淵而過於慟爲道無傳也聞絃歌而喜之深爲道有托也聖人心事別無憂喜終始爲道而已○人所以不愛人者只緣心氣忿戾故心氣和平者愛自流而不已人所以難使者只緣分義不明故

分義明白者心自卑而不抗夫子平日行已誨人無出此二者若前言非戲則平日行與誨皆戲矣故夫子是其言而教之也看來子游不特南方之學獨得其宗卽政事亦其所長觀取人行政而槩可見矣不知記者何以而祗列於文學也

公山弗擾章

弗擾與陽貨同事夫子不肯見陽貨豈肯往弗擾哉且大夫專政夫子已疾惡之況輔陪臣以執國命又理之所甚逆者其欲往之語只是忿道之不

行且言與周道於東方以見已之可用亦憂瘵周公之意也與佛肸章同意

佛肸召章

佛肸與陽貨同是陪臣同執國命夫子斷不與之其欲往者只是明已決不磷緇於磨涅決不固執而弗通耳大抵聖心何事不在燭照何人不在洞鑒豈必臨時擬議而張敬夫謂始意無不可爲無不可變後方意決不可爲決不可變分前後爲兩截恐聖人智慮決不如此之遲鈍也

色厲而内荏節

此爲當時從政者言故曰辟諸小人大凡内多欲者氣必荏然内雖荏而無威以濟之則又無以遂其欲故色不得不厲色之厲正緣其心之荏心之荏所以令色之厲揔之是假威以濟貪耳就如穿窬白日間外面亦裝個整齊硬浪的模樣乃心實常時驚懼恐怕人知與昏夜乞哀而驕人於白日者都是一般心事乞哀之時何其荏施施外來又何其色之厲也諺所謂行汚者貌必清也

鄉愿德之賊也二節

鄉愿似德非德而賊乎德道聽塗說者方有忽無而棄乎德弃未有不賊賊亦人所共棄但棄德者害止一已賊德者害及斯道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二節宜并作一章看

鄙夫可與章

人臣事君莫不善於患心患心一起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理義千般醜態俱從此生來未得而患得此心惟知有得一切奴顔婢膝摇尾乞憐以爲分所當然恬不知怪既得而患失此心惟知有失一切固寵專權亦以爲分所宜爾全不怕人覷破如此則吮癰舐痔弑父與君也只看勢頭來得便當何者患心一起勢不得不趋利而避患也然患得患失兩心相同而患失尤甚蓋富貴之味既嘗貪嗜之心愈甚你看鐘鳴漏盡之夫旁無昆弟後乏子孫憂譏畏議而不肯捨去非其明驗哉此等之人沉酣利禄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律以妾婦殊不爲過而夫子猶以鄙夫呼之也亦厚幸哉噫寡寥千載

幾人能不爲鄙夫也

古者民有章

狂是疾肆是狂之症候不肆便不爲狂肆在狂內若蕩則非肆非肆則非狂非狂而何以稱狂是今也無狂之疾矣此非氣衰乃習衰也氣不可回習尚可挽夫子慨之欲人之反今而爲古與矜愚亦然○今之蕩原不是狂只是放僻邪侈之徒托狂之名以自恣狂則未有流于蕩者忿戾與詐亦然三疾名同而實不同是古者之疾易瘳而今則不

可醫藥矣不可醫藥之疾是行屍也夫子所謂奉而免也

予欲無言章

聖人之言聖人之萬也其無言則一也子貢既聞一貫矣何復述夫子於萬也述者因而仍之之謂隨處可述必求之言則天固無言何時行物生而皆可述也然則聖人亦天也動靜語默何不可述而必求之言哉子貢淺視乎述故以有述爲述而不知無述之述乃真述也○聖人何嘗欲無言只是因人專求道於言故發此以勉人求道於言之外若求諸言外言亦道也亦時行物生也聖人何以欲無之聖人不以已說無言而以天形無言見得天人本合一我非自秘不過法天而已

宰我問三年章

宰我以三年之喪禮壞樂崩而不知喪固五禮之一也禮在是則樂亦在是哀樂中節之謂和豈有和而非樂乎衣錦食穀心必不安不安則非禮而非樂矣且禮樂惟仁者能用豈有不仁而能用禮

樂者何者仁者不忍之本所謂愛之理也父母愛其子子愛其父母此是至情所以爲仁即此正是禮樂乃父母愛子而子獨不愛父母便忍心害理不得爲仁矣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知有禮樂而不知有仁是分仁與禮樂爲兩件非特不知仁亦不知禮樂矣朱子曰由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其宰我之謂與

飽食終日節

飽食不用心便與晝寢一般所謂朽木糞墻也此

等樣人痴痴蠢蠢畧無裨益與廿匆豢何異故夫
子說博奕蓋舉第二不好者以形容第一不好如
夷狄有君非眞取博奕也今人藉口聖言遂廢時
失事畧不知倦有誚之者輙曰吾猶賢於徒飽也
不知用心於不當用與不用心於當用其間豈能
以寸乎亦終歸於徒飽而已

君子尚勇節

勇者血氣也學問中全然用不得氣故曰義以爲
尚若有勇無義則君子小人各有其害若有義無

勇則義之作用就是勇何須用氣乎如顏子深沉
純粹却能不貳不遷張良恂恂儒者却能借一椎
以落萬夫之膽不然舉烏獲之任只是烏獲而已
何益於道義哉故曰血氣之勇不可有也三君子
字一樣看不必說末一個爲有位何者君子自然
有義無義即非君子則君子必不爲亂也

君子亦有惡章

斯民直道而行不宜有毀聖賢所惡大畧是稱人
惡而過其實者若訕徼訐用心刻薄又不特過其
實而已人情惟遜順從容可以立身若敢而窒勇
而無禮不遜爲勇都是剛愎自用其兇不悖逆爭
鬬不已聖賢所以惡之若其人能改即止不惡又
不失其寬容之意此性情之正雖有惡而不害其
爲無惡也惡以人而不以我也

惟女子與小人節

養者畜也其人本我所當畜也而陰氣邪媚未可
以常情羈縻之雖莪莊涖慈畜然莊已幾於遠慈
亦幾於近說使莊慈能養亦不謂之難矣惟巳莊

巳慈而彼且不遜與怨所以爲難也竟稱女子其
非嬖妾可知抑或孔門之所以三出與

微子去之章

三仁制行不同揔是一點忠愛忠君愛國無爲而
爲非仁人孰能之蓋仁只是當理即千古英賢凡
殺身成仁者皆只盡得應爲之理盡得理便是盡
得仁矣子文忠而匪仁以其忠尚淺且未必出於
無心也若心果無私每遇他事皆喜怒不形物我
無間則亦當理而合乎仁矣可見純然之忠便爲

仁非忠之外又有仁也孝弟慈清皆然

柳下惠節

人曰子可以去惠曰我何必去想見其褎咷視一世更無一人足以容直道者然寧不仕而不肯去便可見直道之央不改矣豈不是和而介乎曾何三公之足與易乎看來惠之不恭比伯夷之隘還高惠見人無不可與夷見人無一可與無不可與者有天寬地容之量無一可與則硜硜孤介之士秖賢於和而流者若和而不流惠有之矣豈非君

子乎

齊景公謂孔子章

聖人仕人國仕其用不仕其禮雖說迎之有禮然却是末節若不能用雖千駟萬鍾何足虛拘乎有齊景之不能用有晏嬰之不欲用時事若此夫子何以不行下章亦只為君相荒淫懈於政事若膰肉不致又其餘事矣

楚狂接輿節

陸通是聖人忠友不是聖人心友幸方來之可追慨從政之危殆言言眞切豈不是忠但聖人無窮之心則未之知也夫子方欲與之談心而彼心已堅曾何傾蓋所能移乎趨而避之固其宜矣大抵春秋之時高賢亦多然皆未至於時中故不相爲謀非特區區一陸通而已也

長沮桀溺章

桀溺謂世變江河皆思爲亂誰用爾而易亂爲治此是責夫子又言避人不若避世此是責子路耰而不輟亦是絕之之意與是知津矣同夫子說鳥

獸不可與同羣非特世不可避卽人亦不可避有道不與易則無道之世自不得不易矣此雖反桀溺之言而二人同心則反溺者亦所以反沮也大抵至誠如神況世道盛衰夫子豈不先知然而必欲爲之者蓋令天下後世知吾民之央不可棄就如人子事親雖當易簀亦必用醫藥以療之此乃至情未可以恝然遽諉也且聖人以天下爲身手足痿痺猶當調攝而況百骸央裂腑臟潰爛何能不朝夕叫號以求安全乎此沮溺荷蕢之流言之

諄諄而竟不以彼易此也何者賢人視世猶視他人之受病也痛癢全不關心受其直則授之劑死生一聽之命而已賢人順承氣運聖人挽回氣運此又其力量之大小也

子路從而後章

丈人與子路一番交際轉移甚速故夫子命子路往見亦欲以長幼一節轉移之不知其一隙之明祇能窺天而不能以覩天體之全也卒之先去以滅其跡使聖人莫能容其轉移也亦彼此不幸哉

○行義以達其道此是明良際會的事業若天下無道又何能使道之必行乎但雖知道之不行而君臣之義却與長幼之倫一般又何能廢如君臣可廢則長幼亦可廢矣何者道倫於身可卷可懷義則原於天地有天地斯有君臣天地不廢則君臣亦不可廢矣如因道不行而廢義是因噎而廢食也食可廢乎此固夫子因明通蔽之法然亦是天地之常經不以治而行不以亂而廢者也果哉之見潔身而已何曾慮及此乎○義不可廢所以有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若說義便是道何以云行義以達其道又何以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行義是仕之名行道是仕之實正欲借名以副實耳義字淺道字大與別不同○隱士遍處列國在在有之然總是一個家法趨而避之耰而不輟植杖而耘至則行矣皆固執其一偏而畧無變通者若夫子則下而欲與言使子路反見之憮然動於顏色其垂情於接引而思以一吐其抑鬱也何殷殷厚哉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則知不果者之用心獨

難也用心獨難故反之吾心而無愧參諸天地而同流也噫隱士知陰冬之有閉藏而不知閉藏之未始無生意此天地之所以終於不交也與

逸民章

人孰無志誰能不降夷齊則求仁得仁不降而得其中者也人孰無身誰能不辱夷齊則若將浼焉不辱而充其類者也故夫子稱曰伯夷叔齊與觀與字有他人莫與之意○降志辱身雖非聖人清品然言行兩端中倫中慮則志雖降而不屈身雖

辱而不汚其大節仍不虧損蓋和其光而不毀其
方者也曰斯而已矣者言可取在此不必拘其降
與辱也○虞仲與夷齊同一遯國同一制行故曰
中清想其時亦多有不得直遂其清者故放言自
廢亦一時之權而已自廢以示不可用便如佯狂
一般故曰中權凡言中者皆脗合而無差之謂有
所中便有所不中所謂數其事而稱之者○夷齊
通不到仲逸惠連通不到夷齊所以謂有可有不
可蓋守其可便有所不可矣若夫子則時夷齊而

夷齊時仲逸而仲逸時惠連而惠連胷中無所適
莫無可而何有不可無不可而何有可所謂無意
必固我也此之謂聖之時○此章紀逸民而以已
折衷之見已亦逸民之流也何也逸者無所拘束
之稱七人各行其志而不爲他人所拘束其逸也
小若孔子則用清任和於方寸而繩尺一任吾意
付仕止久速於倘來而故常不泥於心七人放逸
於人羣之外夫子放逸於逸民之外蓋有可者逸
於不可不能逸於可有不可者逸於可不能逸於
不可從心所欲而逸於可不可者其孔子乎所謂
出類拔萃而與天地同卷舒者乎與天地同卷舒
即天地亦不得而拘束之矣故曰逸民之尤也

執德不弘節

此章與任重道遠章同意弘字便是那個弘字信
得篤方守得牢守得牢便堅強不屈故曰毅毅乃
弘之不息也執德弘德乃我所咸有信道篤道乃
我所實有若不弘毅則所有幾何雖暫有亦旋亡
矣若有若亡豈可謂之有而焉保其不亡哉不足

爲輕重意還在後一段事

子夏之門人節

子夏之言病在拒字故子張直攻拒字蓋拒則畧
無容受憐借之意原非君子之道其曰尊賢容衆
則泛愛親仁之說也曰嘉善矜不能則聖人柔遠
之道也雖說於人何所不容然亦未嘗狎惡德比
匪人詿何必譏其爲過高乎容與拒正相反無所
拒則自無不容矣聖人教人只說毋友不如已者
友字内有相規相勸之意若容則泛然容受未便

以心腹托之吾非斯人而誰與峻以拒之何示人以不廣終不若容之一言爲無病也

雖小道節

此言君子當務其遠者大者若一技一能雖有可觀然終不能成遠大事功也遠謂遠大非謂地與時之遠也農圃醫卜何地不到何時不有蓋通古今薄海内外而無不行何曾泥乎所謂大道亦在乎格致誠正修所謂致遠亦在乎治齊均平而已

日知其所亡節

此全是讀書明理之學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日積月累津津不已非裏有篤好何能若此故曰好學蓋學有兼知行者有分知行者非廢彼而務此也亦以隨處可以言學則隨處可以見好揔是一個好也且致知如此則力行亦如此可知矣

博學而篤志節

此節還是心存理得爲是不然何以云仁在其中朱子說謂有此理爾却與本節語氣不合子夏前後兩章通以致知求道賢賢易色章以力行求道雖說理本一貫然如此分析終是識見未融就如晚唐詩人雖說氣運衰弱然格調卑鄙終是學力不到

百工居肆節

此章重個學字不學則何由致道子夏因人皆欲致道而未必肯務學故發此語之其所謂學亦只是致知力行而已尹氏後一說不必重重則繁擾矣○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然不與共學未有能適道者也學者入道之路道者爲學之的有

志於道者必自學始

小人之過必文

無心之失方爲過小人皆是有心做出來的不可謂過若是無心而失良心一萌未有不惕然警省者焉得不改惟出於有心故人不知時便自欺而不文飾被人覷破便文飾以欺人此是小人常態所謂又從而爲之辭也重個必字言未有不然者若不文便君子矣何以爲小人

君子信而後勞節

信乎也朱註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惻怛屬我
人信之屬人此亦是淺淺說個信耳孫准海謂無
厲心無謗心便是信吾恐我雖無此心彼若不信
便以此心疑我安能免於謗厲乎不免謗厲雖勞
何功雖諫何益徐巖泉又謂我自信得過人亦信
得我過此便是信了又何以云若謂交孚豈能盡
得此又把本文信字忒看得重矣

子夏之門人章

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雖是一事然惟成德者能

之若門人小子則下學是下學上達是上達故子
游分爲本末非有二也子游擬其始而識其無終
言游眞過矣其惟聖人謂聖人方能如此非謂教
人也若教人則聖人亦不能之

仕而優則學節

子夏之意重在學字上仕而優還用學學而優方
好仕然則學何時可廢哉若兩頭金重無甚意味
必先仕者以當世之仕而不學者多也學則優而
仕者較多不優而仕間或一二然未有不從傍阻
之者

吾友張也二節

爲難能正是他未仁乃抑揚其詞若以爲好處緣
朋友情親未可遽然斥之且欲其改却爲難加近
裏着已之功耳曾子以堂堂病之亦欲其反堂堂
而爲慥慥也與二子非有後言皆交相砥礪之意
○仁道至易至簡豈有難爲仁道至眞至切豈有
堂堂曰爲難曰堂堂正是不仁實証故曰未仁既
未仁便不可與爲矣不可與爲正是他未仁處此

二節相發之意

吾聞諸夫子節

父子之親不容解於其心故喪曰自致言無所勉
強不得不致也其他則有強而爲者有爲到強半
而遽已者惟事親事君一則曰致情一則曰致身
致身則亦致情矣致者竭盡而無餘之辭此身此
情悉舉而付之無一毫餘剩也

孟氏使陽膚節

民情有二如得已而不已者名爲玩法明知而扞

罔者名爲故犯此二者得之雖不足喜亦不必矜
若使之無道而迫民於不得已教之無素而使民
陷於不知則其犯法也出於無可柰何而已豈不
可矜而復何喜乎歐陽子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俱無憾也無憾則可喜矣非喜其罪之入
喜其入者之可無憾也○士師之喜喜博名高然
生命非博名之具也縱使有道亦須哀矜況無道
乎禹泣罪人亦非無道又何爲而泫然下涕也然
則哀矜勿喜之言固有道無道之世所宜共遵也
與

紂之惡節

此言士君子不可置身於不善一置不善則已之
惡有限而所歸天下之惡無窮矣蓋人情長於惡
惡衆口易於傳訛如刳腹剖心斷脛等惡既已爲
之則此類之外不必紂曾自爲卽他人所爲或紂
人所未爲凡可以形容其惡者無不移而歸之矣
此非爲紂解謗特以勉士君子不可爲下流令蹈
紂之故轍耳下流水所聚也歸字影流字來

君子之過也節

過者無心之失辟如日月之食乃氣數適然何心
於食亦如君子之何心於過無心於過已方不知
而安能使人之不見及其更也便如未嘗有過一
般又安能使人不仰以日月之食辟君子之過最
親切明白不能無食則君子不能無過可知矣食
而不減其明何損於日月過而不陷於惡何損於
君子故曰過而能改復於無過矣○周公之過是
日月當食不食也雖過而不謂之過見時卽仰何

消更也丘也有過必知是不當食而食也雖無過
而不得不過人見之而皆諒之諒之卽是仰之以
不更爲更者也若陳賈爲齊宣文過則薄蝕而繼
之以陰雨終無可仰之期矣

仲尼焉學章

焉學者焉師也無不學則無不師矣道雖指謨訓
功烈然道體已不外此非謨訓功烈之外又有道
體也但從學與師言則發於外者爲更切耳言文
武而不及堯舜以文武卽堯舜之道也○道何嘗

墜地何嘗不在人亘古亘今皆然非特仲尼距文武時也夫子說文献不足吾亦能言何待賢不賢特從焉學說來便要尋個師資要尋師資不得不尋個賢不賢耳聖人心與道合豈不能冥會於千載之上而待幾個文献乎乃知子貢之言姑以答公孫朝之問非夫子得統之真訣也

叔孫武叔章

聖門洞然八荒有何難得但他岐曲徑者從旁門而欲入短識近視者當洞開而不見非見道卓爾

而何能入也是武叔病在不得門不得故不入不入故不見既不見而安得不稱所窺見者雖然子貢亦未易見也瑚璉乃宗廟重器使職乃百官高才其所謂見不過矮人觀場隨聲附和非真知子貢也知子貢便知仲尼矣○宗廟百官是形容其盛德大業日新富有非區區一才一技而已也數仞是外包括者大美富是中含蓄者精大者便是敦化精者便是川流聖道之妙數言盡之矣然則子貢固已入其宮者與

叔孫武叔章

毀者稱人惡而過其實也仲尼本無惡又何過實此不過見識卑陋故妄肆譏評如衰鳳喪狗之類是毀而非毀所謂桀犬吠堯也何足為仲尼輕重子貢引日月以喻言毀起於可踰不可踰而何可毀此而毀之是猶升丘垤于太山出雲霧于日月誰其能之不可能而欲能衹見其不知聖人之分量而已若說不知已之分量覺寬一層且此等之人必不知已之分量亦不足責矣

陳子禽謂子貢章

仲尼歿後子貢見用於魯曉伯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結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故武叔謂其賢於仲尼即及門之士亦未免有如陳亢者子貢以宮墻日月辟之而不足復援天以曉之夫天不可升內聖外王皆然子貢舍內聖而獨言外王正謂夫子之得邦家其功業聲名如此匪直區區寢謀反地而已立行來和便如時雍風動一般生榮死哀便如如喪考妣一般分明堯舜氣象堯舜

蕩蕩難名名且不能況升之乎不可升則不可毀彰彰矣○不可升無德業言下文又指其得邦家者以見其不可升非分上爲德而下爲業也業乃德之業豈能分得

堯曰咨爾舜章

允執厥中要看個允字隨時處中方是允執若執中無權則不能執矣顏子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豈守着一定乎湯武所爲皆時王事起不得不然非中而何寬信敏公揔是一中非必合而爲中

一事各有一事之中也蓋萬世帝王之定術舜禹湯武不過遵此而已○帝心以上見已無利天下之心朕躬以下見已欲任天下之重揔之奉行天討而已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便是帝臣不蔽之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便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意謹權量節是整齊綱紀興滅國節是廣布恩澤所重民食喪祭節是立人紀而厚風俗揔之不令百姓有過以盡我一人之責而已凡此皆寬信敏公之道帝王所以得衆人任有功而民悅者也故

以此節終之只重道上說顛應意不重

何如可以從政章

惠而不費二句是政事欲而不貪是政本泰而不驕二句是政體雖分三件揔之只是一政又揔之只是欲仁得仁盡之矣欲仁得仁是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豈不了得爲政之事乎因民所利便是利之不庸勞而不怨便是殺之不怨無衆寡無小大便是居敬行簡正衣冠尊瞻視便是恭己南面此皆帝王大段規模爲政之事畢矣四惡亦是

一惡揔之無心於民而卒然急之專心自利而無惠民之意正與欲仁得仁相反蓋仁美德也不仁惡德也行仁去不仁亦帝王寬信敏公之道也

不知命章

知命者聖學之極致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學至此無餘事矣然未能遽造也必自知禮始知禮則能立而可與權矣然亦未能遽造也必自知言始知言則能知人而可與適道矣此知命與五十知天命同而朱子乃謂一飲一啄自有定分豈不小之

乎言命哉非特不知命亦不知君子矣〇知言是
志於道立是據於德知命是依於仁仁者天命之
流行而賦於物者渾然全具默與天通何命之不
知乎此之謂君子而已矣學而篇結尾說君子堯
曰篇開口說君子可見爲君子而外無學也

析理編卷之六畢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七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著

孟子見梁惠章

王所謂利想只是利益國家意思未便是富國强
兵孟子欲因病而藥便執定一箇利而教之以仁
義然利與仁義亦不甚遠專則謂利公則謂仁義
專利則民亦專利而禍歸國家公利則民亦公利
而福及君父公私之際禍福之介王何爲而不一
轉移也故重言以深斥之〇王曰何以利吾國一

句是頭乃上人之征利也從此而大夫士庶皆欲
利乎吾是交征矣吾字重征便是取取之極則爲
奪奪不已至於弑夫至於弑而豈惟遺且後哉前
後俱說仁義而中獨言後義則以義與利相對言
義而仁在其中矣前節引惠王以仁義故以何必
利居首末節禁惠王以不言利故以何必利居末
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此則入彼矣只一意相丁
寧

齊桓晉文章

爲治在保民保民在推不忍之心是心也必察識以審其幾王無異百姓以下二節是也必擴充以究其用有復於王者以下三節是也然所謂擴充者在發政施仁以廣此心之運量權然後知輕重以下六節是也所謂發政施仁者在制產以老老幼幼無恒產以下五節是也然後功加百姓不特恩及禽獸也此之謂保民此之謂推不忍而王道庶幾矣○察識是察識此心何以見牛而萌擴充謂此心何以只萌於牛而不及於百姓故先言恩及

禽獸是要王爲其所不爲後言恩及禽獸是要王善推其所爲爲者推恩也推恩者推不忍之心也推不忍之心者察識而擴充之也總完得是心足王一句○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故欲推心者只在施仁施仁則士農工商旅皆能使之來而保之況吾之百姓乎仁之實何在又在乎制民常產而已制產專重養上庠序孝弟意輕以齊梁之君力量止此及告滕文而詳於庠序者則舉王道之全爲萬世法程非望滕文以能爲也○愛與不忍是兩箇念頭愛是愛財不忍是不忍殺故孟子先以百姓與已辨箇愛與不忍及王自以爲不忍却說以小易大而疑其非不忍及王自以爲愛又以不忍欤不忍食而指其爲非愛此段議論眞能使王良心復萌而豁然有推心之機矣然後告之以爲告之以善爲而察識擴充之功至此而無以加矣○仁民愛物總是一箇不忍隨感便能發動但今日之感在牛故欲因牛而擴充之耳不是因物以反民因民以反親又因親以及民因民以及物也推

恩固有序若恩之所以推只是隨感隨應不令其阻抑而不達偏廢而不全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及字便是序字有序便善善因有序不是有序外又有所謂善也知仁民而不愛物固不是善知愛物而不仁民尤不是善○恩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正是他不能度處上文止言獨何與是啓以度之之端而未及度之之事故又舉權度以見不可不度度是推心的方法如絜矩一般故曰絜度也度便能推推則度之審矣此是教齊宣以下手處

故曰請請者求其嘗試而勉爲也○前邊止說保民而王中間止說推恩足以保民却不曾說保民之事故此言民不外乎父母妻子保不外乎仰事俯育能制產以遂其欲則民樂於善而教養並舉豈不可王故下文遂言制產之事不饑不寒民斯保矣未有不王治斯成矣此正保民而王之實○或曰老幼及人是恩乃上人所推衣帛食肉是恩乃下人所致前後不同何也曰老幼雖上人所及豈能家給而人足之只是制產以教之養使之各

自爲及耳是及者上人所以爲之及者下之人也其恩總歸於上也

交鄰有道章

上半言睦鄰下半言伐鄰總是交鄰之道蓋鄰國有道我睦之以保天下鄰國無道我伐之以安天下安之正所以保之也此湯文所以事葛事昆夷未幾而征葛征徂莒也若說上是懲小忿下是養大勇恐包含徧覆者何小忿之足懲而篤祐寵民者豈少寬洪惻怛乎要看得當事則事當伐則伐皆仁人智士之用心所以善交鄰者也○樂天實保天下畏天實保一國不止是氣象規模也如文王便能三分有二勾踐便能擅霸七葉豈不是箇証佐畏天樂天同是一念樂者畏而舒泰畏者樂而矜持總是一箇順理故引畏天時保以結之非以畏該樂也○天下之鄰多矣非特密人侵阮非特一人衡行過而除之而鄰交安矣是伐一鄰而安天下之鄰也豈不是交鄰之道前言處常重仁知字後言處變重勇字勇乃仁知之振發處聖賢

所互用而不偏廢者也

孟子見雪宮章

宣王自多其樂故孟子廣以公樂下引晏子以証其效雖未能樂以天下然亦無有不得而非者矣此賢者指賢人言是自矜之詞前章賢者指賢君言是自愧之詞只此便見二君優劣○爲事正以爲民爲民必須爲事不可分析故朱註亦云不敢無事慢遊以病民也無事便病民矣○先王無流連荒亡之樂則有爲事爲民之樂矣先王民事中

兼遊觀今時遊觀中耽遊觀兼遊觀者非遊觀也
故民惟恐不遊觀耽遊觀者真遊觀也故民惟恐
其遊觀惟恐不遊觀故君樂而民亦樂惟恐其遊
觀故君樂而民自憂同樂者王獨樂者亡晏子之
言可爲萬世龜鑑矣

齊人伐燕取之章

齊宣以取不取分作兩平問後却說勢之易而歸
之天分明是必欲取了孟子亦以文武分作兩平
後却說益深益熱則轉之他分明教以行仁若不

行仁不如不取也孟子豈不曉得齊宣不能爲武
明是教他不取之意而後復以勸齊疑孟子亦未
深繹孟子之言哉○若是行仁燕當伐而不當取
既取之便水不深火不熱亦止是煦煦之仁其於
推亡固存之仁已先差了焉得不動諸侯之兵葢
謀於燕衆置君而去此是伐燕之仁即武王亦必
如此武王何嘗取衆諸侯之國

夫子加齊章

此章說自家學問全在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乃
得統於孔子者也曰四十不動已暗含箇四十不
惑意矣此下八節俱言不動心而歸之勇勇者氣
也敢問夫子二節是言告子之短而斷以已之所
長敢問夫子惡乎長四節是言已之長而終以告
子之短必有事焉一節是不能集義正告子之所
以短也以上俱言已之善養氣何謂知言一節是
說知言宰我以下十一節暗以聖人自任而推尊
孔子推尊孔子者推尊已者也上半章俱是明不
動心下半章俱是願學孔子其實謂學孔子乃能

不動心而知言養氣便是學孔子但知言替不得
學不厭養氣替不得教不倦而北孟之勇又替不
得德性之勇葢德性之勇是仁智全能而北孟涉
於血氣未可同日語也且聖心如明鏡止水定靜
安閑但曰不動尚乏涵養操存自附雖殷尚有未
渾合處○恐懼是不勇疑惑是不知還少仁一邊不
如以恐懼爲不仁疑惑爲不知而勇爲仁知之全
方於不動心有着落又不該以施舍北黝爲不動
心而領以一勇字也領以勇字則氣非集義之氣

而勇非達德之勇矣渾是此處認差故下文整頓不起○聖門高第豈豪俠匹儔援而擬之非其倫矣不若去此二條竟入曾子二節更覺精切告子不得於言所以有下知言不求於氣所以有下養氣然而養氣之氣與求氣之氣恐精粗更有別也若夫蹶趨之氣恐又粗於求氣之氣矣此氣直說到血氣上去與道義何涉善養者果養此氣否○造化以理氣生人理者精粹無疵氣則未免雜揉故善治心者務以理爲主使之消融渾化一聽命

於理而氣不與雖道義或爲所配而我知有道義不知有氣蓋知處已便是氣不必更添一氣也若又知爲氣所配則氣得以與事而道義未必不爲所激氣反足以害道義矣且義本因時制宜從心而出又何須集集則終有形迹便有間斷氣能常配乎聖人雖說徙義然是初學工夫非成德田地且亦不必求助於氣也○養氣還要明理義以致其知克己私以去其妄涵養從容俟其自化剛者和平大者細密方爲善養若曰直養只是不虧其

本體終少爐錘鍛煉一邊故程子謂孟子有些英氣英氣甚害事正是這箇氣字○剛大所以能配道義配道義所以能塞天地塞天地正是他剛大也只一意婉轉發揮不可以體段功用分作兩平說若分開則剛大者何處歇泊而充塞者將以何者而充塞之耶充塞只是道義之事無不可做道義塞天地則氣亦塞天地矣○氣雖足以配義然養氣之功又須集義可見氣與義分不得氣亦是義之氣也但曰道曰義俱從事上做工夫少了仁

知兩邊終於德性上欠缺便未能純粹所以說行有不得則餒矣若從知仁處到得勇又何不得之有蓋勇乃作用仁智乃根本說勇而無仁知於本根上尚未周密也○養氣只是內省不疚又說是仁者必勇曰內省曰仁皆從此心做工夫心與氣終是兩件舍心而求諸氣不知何以而謂志爲氣之帥也還當存心而養氣不宜求氣而遺心○義本在內不待辨明甚倘要辨他只行吾敬一句便完了若說集義義襲兩箇字眼就覺有些痕迹雖

夫子亦說徙義徙者心徙之也則集字亦當作心集矣○助長便是客氣害不必言卽勿忘亦出有心勿正猶爲勉制總是離義以爲氣非融氣與義而一之也大柢陰陽會合爲冲和專言浩然似亦陽多陰少未便得冲和不偏丈夫在世不怕不充塞只要充塞得妥當耳顏子深潛純粹未見不充塞○詖淫邪遁由心之蔽陷離窮是矣但只了得不知言無以知人一句尚有不知禮不知命在安得以爲明道義而無所疑也玩之○知言而曰詖

淫邪遁者非謂正人心息邪說亦非專指告子之失也蓋善惡止有兩端知得惡一邊便知得善一邊未有獨知惡而不知善者○生於其心四句只說得人本一心言行交係心體旣差發言自差而行事之大小無不差矣此原是聖人之言雖再起而不能易以見言之不可以不求也○此以不厭屬智中庸以成物爲智此以不倦屬仁中庸以成已屬仁何也曰仁智原非二德知故學而不厭然人已同原之理非知明而何以處當也是不倦亦知也仁故敎而不倦然學問無窮非行之力而何以造其極也是不厭亦仁也蓋仁根知知根仁分處雖分合處仍合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前半由告子說起至與施舍北黝而相較量後半至孔子說盡雖冉有閔子顏淵而不屑安前後之間取舍之評精粗之辨可謂至當之論否

人皆有不忍章

首節言人人有不忍之心次節言先王能充此心三四五六節是申言人所必有末節是申言人苟

能充皆能運掌非獨先王也行不忍人之政正是先王之能充運掌便是先王之保四海非行政之外有所謂充運掌之外有所謂保也末特言人人可爲先王耳○人皆有一句人字重言非人則已旣稱爲人必有此心與下文無是非人四句緊相呼應惻隱正是不忍包辭讓三句不並重下復舉四體以形容之蓋四體具而後成人無則不成亦以見人之皆有非獨乍見節爲發揮首節也有心卽有政此是星星之火涓涓之泉已自有保四海

機括但天機易動亦易息若不勇猛一充便被私欲澌滅故又說苟能充之得此一充便本然呈露四海雖大無不可保矣不然而胡能保妻子乎此一能充便是先王斯字斯者卽也斯字着力凡有四端者有箇斯字便是先王矣先王能保我亦能保非人皆有之而何以能此只完得人皆必有一句

子路人告章

舜之善非獨大也善本至大舜能滿其分量而已

舍己兩句正是他同善之實善與人同雖說彼此相忘然而彼之與皆我之取以感動之則彼善亦我善也故仍以善歸之君子也善如此大舜亦如此其大大舜之大真與善同量矣○耕稼節只是說自少至老無非取諸人者取諸人旣多則與諸人亦多益以見與人者之廣而大也前後兩大字雖一說裕於己一說及於人然而及人者正以其裕己則又未始不同也○善之在人心猶水之由地中也善有工瞽芻蕘之不同水亦有江河湖海之各異顧彼水與此水遇則與此水合此水與彼水合則爲彼水助人莫大乎與善爲善水莫大乎與水爲水與水爲水者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也故曰君子莫大

孟子將朝章

孟子爲卿於齊雖不受祿然已彈其冠而結其綬矣旣着紫衣自然與山人有異聞王命而不果於禮然乎哉若夫非道不陳自是告君常事恐未可以此而廢彼也伊尹五就湯趨桀之命也五就桀

趨湯之命也往來奔走疑亦與應召等乎且君子以身安爲貴道充爲富晉楚富貴誠不足恃但云彼以我以太計較而少含蓄之意至於挾貴挾賢交友者尚然戒之卽居賓師似未可以論於朝廷之上也○景丑之意始終執着應召爲敬孟子之意始終執着箇賓師不與臣同今要斷其曲直且先審其果爲臣與否若不爲臣便是賓師若是爲臣便非賓師而記者已稱其致爲臣而歸矣丑亦曰仕不受祿古之道與又曰爲卿於齊出吊於滕

恐難謂其全不濡足也況賓師惟湯桓有之好貨
好色之君豈學焉後臣之主哉亦不揣甚矣

孟子自齊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丘首之思禮也既而即反於齊
豈亦三月無君則吊乎然而常不受齊祿矣不受
齊祿況受公田雖不敢以宴而何往來不憚煩也
是不能以無疑○盡字要重看惟悅斯恔惟恔斯
盡不得爲而爲與得爲而不爲此心焉得悅恔則
此心焉得自盡不能自盡直是以天下儉其親親

與天下孰輕孰重則君子斷不儉此而豈彼矣

尹士語人章

尹士譏孟子有三段孟子只辨濡遲然見王是予
所欲則明欲行道而非干澤矣行道之心急故湯
武與否且弗段論又安知君之果不可爲也孟子
答尹士亦有三段不得已是第一三宿出晝是第
二出晝而不追是第三予豈飾是總結之見濡滯
非無意也庶幾改之通舉已前所閲所見不必指
定一事昏庸之君所當改者多矣○君臣之間雖

說不合則去然決於去而又不忍去者亦義所聯
屬也若悻悻而怒便是私憤便不是義無義而獨
留一點怒在豈成君臣事體乃知不忍舍王之心
固忠臣義士所鬱結而不容已者也○天下之民
舉安雖若自任然當時欲安天下必須王霸雜用
商鞅吳起之徒純任伯術必不能治則孟子而外
未便有人故曰舍我其誰雖自任也然而非浪談
也

孟子居休章

國既被兵上下戒嚴故難以請非先去以爲民望
之慮也○孔氏以受祿爲禮不受齊祿爲義又曰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不知義之所在即禮也何
可變得蓋禮有經權受者禮之經不受者禮之權
非禮之外又有義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惟性善故堯舜可爲惟可爲益見性善此所以稱
堯舜而必道性善也孔子兼理氣故曰相近孟子
恐當時諉罪於性惡故不得不專指理蓋理氣雖

分開不得而舍理言氣固不可舍氣言理亦未爲不可也○性善言人性皆善故堯舜一感觸之而時雍風動遂爲善國下二節只是言我匪欺公也今滕節正教以爲堯舜之法區區弱國欲補偏救敝上追堯舜豈能易得必須苦心竭力大肆拮据一番蓋以我之善及於人以人之善通於國方完得性善分量成得堯舜事功前後俱是此意非前言學問而後始言政治也善國善字便是性善的善字成於已爲性及於人爲國總之是一箇善而

已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通章以民事不可緩爲主下九節皆發揮此句歸重民事不必以教養立意教乃所以成養也大畧謂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事豈不急哉蓋觀之豳風而見民之自急其事矣君人者獨柰何緩之何者恒產恒心相爲有無未有無恒產而能有恒心者此仁君所以必先制產也夫制產則民可用力矣然爲疾而用不舒未有能濟者也故賢君

必禮下取民有制蓋儉則必恭制正是禮專重此句以下四節俱取民之制也什一是取民之制而助又善於貢信能行助則取民有制矣世祿節是起雨我節不重如此則有產有心教道可興又遵三代以教之教行則民親於下而何罔之有此是不緩民事之收成處方完得不緩民事之實非民事之外別有作爲也法度脩而後世可師政治舉而天命維新至此而爲國之事不旣畢乎不言王而言師不言天下而言國對文公言語語皆有斟

酌

使畢戰問井地章

首節言經界不可不正次言經界所以當正三節上句爲君子下句充國用是周徹法也四節是厚君子五節是厚野人六節是風化之善七節是形體之制總之正經界而已○看來井田之法三代地廣人稀故可通行至秦時便已壅塞商鞅遂廢井田而天下一及隋復行之而無補可見天下之存亡未必盡係於井田也蓋爲政有治人無治法

文武方冊多不可行於今月矣況井田乎張子謂茲法之行悅之者衆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復不知富人田價從何處出且逐末者多必欲驅而之農得無强其所不堪乎欲復井田何不先復封建封建不可行則井田不可行亦明矣

有爲神農章

此章作四段看許子種粟起至通義也是言治天下不可耕且爲當堯時起至不用於耕止是言堯舜當先不曾爲吾聞節起至不善變止是責陳相

之倍師從許子起至焉能治國家止是斥許行齊物價有攻擊有開闔有呼應是秦漢以來一篇好文字○稼穡始於神農乃其新政正是勞心處當時營造方新民未服習焉得不並耕最後民已服習卽神農亦必不並耕矣況三代乎一價亦是日中爲市之初有何貨物君人者或詰其市而平其價皆是勞心治人偶行於神農之世者何行擧以談於末世也兩言皆齊東之尤卽不辨之亦得○許行不是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只是膠柱鼓瑟以爲上古之法後世不可不遵而不知今時之不可爲古也且欲陰壞孟子分別野人之制以自行其私耳南軒說非

墨者夷之章

人之眞心必然發見於送終故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墨氏雖兼愛然亦曉得箇愛字豈獨於親喪時不加此兒之愛只是要立箇門戶與吾道爭衡然而本然之良終有不可泯滅者孟子只擧厚葬一事以詰之而教不可倍愛不能掩則惟

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使兩教混爲一途半出半入以藏其垢而已本根也一本謂同根也則他日之泚如木之有滋從根至標無不流貫吾之泚亦親之泚也謂親心之餘恨亦可也雖然夷之何足責也墨氏視路人無異於其親近世視其親無異於路人則墨氏猶知有愛而不知近世之所知何物也況夷之聞言卽悟憮然動情斯憮也豈非其顙之泚乎則夷之又墨氏之賢者矣

不見諸侯章

宜若小然與小則以霸兩小字相呼應言小猶可伯則不見眞小節矣便有箇較量尋尺之意下文引虞人以見不可往見引嬖奚以見不可枉尺語雖分項然其實一串意也虞人只是不敢越分未便拚箇死張南軒謂不敢廢天命之正充此卽是行一不義恐虞人未便有許大見識也就如嬖奚只是守御者法子其曰不貫與小人乘亦只謂其技之卑非與反求諸身之君子比也且子過矣二句是孟子主意到此方纔發出不要說一尺便一

寸也枉不得枉則決無正人之理何者人之與已猶形之與影徒手未能以援天下也

公孫衍張儀章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已完得丈夫伎倆就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也不過是這箇規模豈不誠大但文武是自家的意思自家的運量若儀衍則借人聲勢狐假虎威所謂昏夜乞哀而驕人白日眞不啻妾婦之奉承其夫者全無一毫男子氣味況稱大乎下文大丈夫其得志時亦能懼諸侯安天下却全是注分之作爲不靠勢分況靠他人豈不爲大三箇大下正是形容他大處三箇不能正是形容不可及處豈如妾婦輩借人之能以爲能乎諸侯還是各國之諸侯若本國方將順之不遑況與以順爲正句不協且儀衍亦何能令秦王懼也

後車數十乘章

此章與不素飧章同一議論大凡事方有功功必有事故丑以不耕而疑無事更以無事而疑無功眞是以梓匠輪輿論君子而不知無事之事無功

之功正其事功之大處非區區一技一能者可比也孟子隨問而答總是認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爲有事爲有功但彼在及人上言此在修已上言要之修已自然及人非有二也不素者滿其分而無所歉泰者過其分而多所溢既無所歉又何所溢則不素亦自非泰矣〇人君詔祿止當論功不必論志若以志論則貪位慕祿之徒充斥而不可去矣但君子謀道不可謀食而可以論詔祿者乎

此則更之遁辭又不必辨也○看來孟子宛然與伊尹同一家法其曰非道如道尹所謂非義非道也其曰守先待後尹所謂先知覺後也其曰舍我其誰尹所謂非予而誰也倘授之政成湯在指日乎而惜乎齊梁之無湯也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則孟子而稱爲命世亞聖也亦宜

孟子謂戴不勝章

首節是辟言次節是正意總説一君子不能以正君也夫大厦非一木之材輕裘非一狐之腋寥寥

數人何足以詔王闕而補王袞然而宋之蕞爾又何能望賢材之濟濟乎幸而居州善士不勝進賢盈之删獘已號稱多賢之國恐三賢而外指未可以再屈也如此小國只宜安靜自守保其宗祀而乃滅滕伐宋敗齊楚魏之兵是猶尩羸之夫偶遇庸醫餌以藥石而遂欲拔山舉鼎自任烏獲之重也豈不仆哉然則宋之亡挑釁速禍之罪非乏賢之罪也亦賢人不善輔導之也

不見諸侯章

通章以不爲臣不見爲主而意實重在迫乃可見故引段干木泄柳以明其已甚又引孔子以明其不爲已甚但不可如二子所云卑汚而可恥耳意有輕重非如朱註分過與不及爲兩平也蓋非臣不見雖士之常然彼來迫我就與學焉後臣一般湯與桓公不過如斯而可執故常守小節乎然則爲臣者從何而起豈天然素有君臣之號耶○孔子往見不重瞷亡當時貨亦先有迫意曰豈得則不容不見不見便已甚矣夫子所以亟往也與論

語旨趣少異○養素養也出處交梗緯有成筭不必臨時計較者謂之養養之定便守之確要在行先一着孔子隨施隨答只是他養得定若干木泄柳非都無養但養而未得中耳

好辨章

通章以不得已爲主不得已處全在治亂相倚上治則有人開之亂則有人救之此箇担子豈容拋撇故不得已不得已則辨非好矣二三節言禹之反亂禹之不得已也四五節言武周反亂武周之

不得巳也六七節言孔子反亂孔子之不得巳也
言孔子便攙入巳意見言語間皆可反亂八九節
言巳之反亂見巳不得巳也昔者節總結之次復
言無父無君爲周公所膺見周公之惡與孔子與
巳之惡同又以見禹之無不同是將引入身上來
見楊墨之不得不闢也蓋洪水禽獸夷狄邪說總
之只是害人聖人亦驅其所害而巳末節言闢邪
之責所當共任益以見巳之辨眞欲巳而不得者
○孔子作春秋如今日野史一般不過舉其事而

直書之以備參考原不是國史何謂托南面之權
曰天子之事不過從後日推論之見亂臣賊子所
由歸罪耳罪字輕言招他人之怨者在此無甚罪
也○聖人不易一段似亦無謂但聖人且不易則
吾言必有理豈辨哉而又豈好哉正見巳不得巳
之意○邪說是一種教門淫詞則邪說之詞也○
一人之力有限衆人之力無窮此正見孟子恐懼
之意昜所謂惕號也

陳仲子章

仲子非不食母之食也以母之食皆兄之食故以
爲不義而絕之想兄戴之爲大夫亦多有不義處
仲子必有所見而然也當時大夫豈得以義律之
者哉而必曰以母則不食亦難乎其爲母矣辟纑
之食頗覺合義即槁壤黃泉亦不是過此正仲子
之充類處而又欲其充之則是蚓而不槁壤黃泉
也蚓亦胡由而生哉吾以爲仲子雖苦節亦足以
勵世維風自成一家人品而必欲深斥之君子又
奚爲取節也則伯夷亦幾乎凜凜矣吾又怪夫後

之雌黃人者决性命以貪富貴不啻齊人而亦傍
人口吻鼓掌於矮人之場曰仲子非蚓非蚓是娼
妓而笑良女之不善逢迎也噫眞齊人哉則齊人
又胡以見譏於孟子也譏齊人則亦與仲子矣吾
以爲齊人與仲子未可以過不及論也必曰賢者
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過而歸之賢仲子應俛首
矣

析理編卷之七　畢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八

山陰諸萬里伯逵父著

離婁之明章

此言治天下者當法先王以行仁政君任其權而臣分其職均不可以委也首四節言堯舜必行仁政故不行者不可澤今而傳後能行者自然不愆而不忘也五六節言先王之道本心思所寓竭盡仁天下之道此知者所必行而不行者不得為知也七八節言不行仁政之禍十一二三節言臣亦

不得不任其責先王之道便是仁政謂吾君不能者亦謂不能行政也全是影當時君臣上說惜乎不能深思終是泄泄而至於天之蹶也○堯舜之道道字虛不行先王之道道字實○公輸師曠是引起堯舜非並言也既竭節亦然要有指歸方是○上無禮承上邊無道揆不信道與犯義在內下無學承上邊無法守不信度與犯刑在內總之是不仁之禍○難與善皆指仁政自事而言則曰難自道而言則曰善祇如恭敬亦只一意總是不賊其君而已

為政不難章

先要把不得罪三箇字看得好言其用人行政一一合理使巨室毫無可罪然後人慕而德教溢矣不然巨室之心何曾有厭如晉三卿魯三家齊陳恒不得罪於彼先得罪於百姓有何德教而能溢四海乎故朱子先發吾身既脩一句而林氏外註亦曰惟務修德以服其心此皆以補言之未脩也與麥丘邑人所言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者

意甚不合

自暴者章

禮義就是仁乃仁之有節文者非二也暴棄便已曠舍而不知仁為安宅義為正路矣豈不可哀也哉自棄雖尚知仁義然不能奮發有為亦是曠舍的人與自暴何別末節總嘆饒氏謂單頂自暴者非也本文已明說不能居仁由義矣

男女授受章

權者禮中之權非禮外也若出禮外便不是禮何

以為權蓋經與權非二物權者處變之經也亦猶嫂溺援手嫂溺時之禮也特以變時之禮故謂之權耳若枉道求合全出禮外已不是權何以援天下乎是不援嫂以手而援以目睫與手援天下矣

君子不教子章

事父幾諫子尚可以諫父父獨不可以誨子乎大抵君子必出於正有不正者乃世俗常人安可以槩君子也不然孔子何以教伯魚孟子亦何以受母氏之訓乎○世有疑孔子不教伯魚者曰何以

不知其學禮否也此亦可笑然則伯魚受業於何人乎豈有父廣受徒而子又為他人徒乎近世父為人師者亦必携其子以往何以而不相夷○事親無犯曰夫子未出於正則是犯之大者此人間不肖何得以槩天下之子大抵古人易子或限於時與勢與力決不為賊恩也○看來賊恩不賊全不係敎與不敎嘗見有親敎而慈孝者亦有易子而殘賊者或於離間疎於貨財傾於勢位遂至訟於當事而不恤也豈盡責善哉然則責善又父子之皆賢者矣

事孰為大章

此並舉事親守身而下歸重於守身見事親不可以不守身而守身正所以事親也末引曾子以見其事親之實故曰可蓋至此而可謂之事親矣通章只重事親其守身不過盡事親之事耳非有加於事親之外又不可謂事親貴於守身也○曾子養志全在三箇必字此非有心而必孝心勃勃於中自然而然隨口應聲無心於必而無不必耳若

曾元之必有酒肉全是有心而必故下文遂無兩必也

人之易其言章

責是責任非責理也人若有責任在身則其論事必不苟惟成敗與我無干此身原在事外便矢口胡談漫無料理辟如醫者遇呼吸存亡之病托之療理彼必千思萬論畏首畏尾若袖手旁觀之人未有不輕為議論者若說是責理則言而招尤者多矣何以而不改也

仁之實章

人只有箇不忍之心則人只有仁而已故孔子曰仁者人也而有子亦曰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仁外別無所謂道矣其義知禮樂不過仁之分見處今乃㧞義與仁並列知禮樂與仁義並則仁義分屬孝弟知禮樂合承孝弟如何說得去若說仁義是道體知禮樂是體道則性中原有知禮樂何爲獨遺之也此萬萬不通之論病根起於㧞義與仁並故一差百

差矣○饒雙峯曰此與本立道生相似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知禮樂則道生如此說則一仁足以盡之矣何必言義且知禮樂亦不是仁義所生者○胡雲峯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此正道體體道之說也然則知禮樂非道體耶何以云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朱公遷曰此言仁義爲道之本而知禮樂亦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不知勉斯二者以爲行仁之地足矣何必無言義知禮樂也豈有子之言謬也○濮貞庵曰仁義知禮樂平看爲是不知義知禮樂胡可與仁並且孝弟分合處又說不通也均非確論○孟子只宜曰仁之實孝弟是也義之實裁制斯二者是也下邊仍舊便無病痛

君之視臣章

此章原有來歷子思曰今之君子進人加諸膝退人墮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語意與此同而詞氣則不同矣然亦始於君使臣以禮二句故子思

亦曰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反服亦出於儀禮禮者義之節文所謂君臣以義合也夫子之言渾然子思似露而孟子盡露矣

博學而詳章

上章以行言而知在其中此章以知言而行在其中輔慶源分而爲二者非如此則論語兩箇一貫朱子之分知行者是矣許東陽以上句爲知下句爲行者亦非○反約正是自得田地博學詳說正是深造以道工夫若不博學詳說何以爲深造又

何以爲以道道者學問思辨行皆是也說則講明此學而已

人之所以異章

人異禽獸不過仁義之幾希而已但庶民則去而君子能存耳古如虞舜亦可謂存之者也舜明庶物知物異於人矣舜察人倫知人異於物矣乃知相去只在仁義故由仁義行不特行之而已所謂君子存之者乎不分生知安行亦不以人倫爲五倫倫者類也如云人倫之鑒豈是說五倫也安行

是能存不必說無存而無不存緣首節原無勉行意便是安行亦不過完得一箇存字耳君子就是聖人不必分箇等級○人爲萬物之靈誰不曉得所以便放辟邪侈任意做去以爲我還是箇人而不知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此幾希靈明些子能有多少差異而可以不存乎不知所存便牛馬而襟裾便沐猴而衣冠名雖爲人其實禽獸也故孟子舉舜禹以下這幾箇人以爲此是能存幾希者便可以參天兩地便可以爲人不然而或存七八或存四五已不得爲成人矣況牿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豈不爲禽獸乎舜禹以至孔子皆是存此幾希者蓋幾希雖少一靈百靈纔提起這念頭便全然完備孟子各舉一事而言以例心之無不存非各舉其盛也

禹惡旨酒章

人與禽獸相異不過理欲一念禽獸理不勝欲吾人欲不勝理只此幾希更無差異然此理之在方寸一存百存一亡百亡纔起念時便滿腔渾然是

理故禹湯而下各舉一事以見其一存百存也若孔子不特存已之理而且存天下萬世之理孟子有心私淑即此便直通百載之前古今之理皆其理也豈不是存蓋即心即理即理即存非別有一叚工夫也

王者之迹章

孔子只怕人去此幾希故作春秋以令其存使三綱不淪九法不斁猶得以扶空名於累世者皆存之之力也人存則已亦存矣若弁而去之則春秋

之不爲禽獸也又不特一二戎狄而已

可以取章

天下事旣巳見其可又眞見其無不可方是箇眞可可之便是如可不可交戰於胸中漫無定主這便有些不可者在此非純然是可安得遽以爲可可之必有傷矣蓋識見未定之際終是析理未精析之未精何所自信而以爲可乎此言人必有定見方可庸定守如未定而爲斷然有傷不必拘定以始之可爲未是而終之可爲是也彼亦是計較

未定之詞○廉惠勇皆有中道一非中道便有傷害不必分過不及亦不必分賢不肖也

天下言性章

此章爲性學不明如荀楊告子紛紛穿鑿自以爲智而不知性不可鑿也故開口便說言性觀言字可見性何處言祇言其發見者而發見則自然發見不參以矯揉方謂之不鑿方謂之智若不據其自然發見者却疑其惡疑其無善惡疑其可以爲善惡皆謂之鑿非智也是禹順水性以治水而今

人順人性以言性得不謂之智乎此非特人性天道亦然天之高星辰之遠苟以巳然之順利者求之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況人性乎天與星辰只是順性之本然亦是順利故苟求其故之利均可坐致矣故者必利利卽故中之利苟求其故只從後來甲子年月日時筭起便是不必推到造曆時日元也天運是板定的東西人受氣以生亦自一定其順利豈不相合故一求其故之利而天人無餘蘊矣蓋舉天以驗人非與人並舉也程子謂

爲智而發者非是

君子所以異章

此章只重無一朝之患何者雖有患而不患也前七節遞遞說箇來歷不重以仁禮存心而三自反正是有終身之憂三自反而曰禽獸何難正是無一朝之患但舜之可法可傳一味自反不辟人作禽獸若辟禽獸便非終身之慕矣舜知自反而忘人之橫逆舜忘橫逆而并忘其爲三反此舜所以爲法傳乎乃知舜本無心孟子費力故曰不如一

不校○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者極其變而不失其常也但以橫逆擬瞽瞍似非聖人心事耳舜自反而不校孟子三自反而不足校聖賢之分親與常人之辨也畢竟此章不宜舉舜

禹稷當平世章

戰國時出處不明處士橫議有以隱爲高者有以仕爲通者故舉三箇聖人以示則見得出非苟祿處非獨善惟其時位而已亦猶臨難而趨避自有法度乃有以趨爲是者有以避爲是者故又舉兩

箇賢人以示則見得避非絜身趨非傷勇亦惟其時位而已此孔門家法所謂時中也然必涵養沖融者方能到此不然拘者失之泥通者失之流不拘不通者失之詭隨而出處去就兩無所據矣

匡章通國章

五不孝全是市井所爲豈所以論匡章然亦要看所責者何善父縱不受獨不曰又敬不違乎一諫而去以塞其責恐非所以事父也雖出妻子然以敗倫而復敗倫於親心得無傷乎舜祇號泣未見其不娶也看來匡章是憤世嫉俗之夫故所爲悖戾乃孟子遂據以爲不責善則何以曰義方庭訓何以曰修身齊家乎不究章之所以離而謂責善之必離恐父子之倫未必非斯言壞之也○楊氏曰孟子非取匡章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此說甚好然與之遊而禮貌之不已過乎○饒雙峯曰孟子於匡章仲子所謂衆好惡而必察者愚謂察之則可不宜遽形之取舍使瑕瑜相掩也

齊人有一妻章

此章大似恢諧描畫小人情態所謂權門長貯古今羞也雖然此戰國之小人非今日之小人也今日之小人又異是矣其良人不驕之妻妾而驕之朋儕其妻妾不泣於中庭而揚揚於中庭當時所謂羞祇付之識者一笑而已噫笑以易羞也人心眞無羞惡哉

舜往於田章

怨是怨巳慕是慕親然慕親者必然怨巳怨巳者正爲慕親又脫然分開不得蓋凡人有欲不遂則

積而爲慕慕而不遂則怨怨而不已則憂蓋起於慕流於怨成於憂總之是一箇慕也與恝字正相反恝則不慕慕則非恝矣故孟子始焉言怨旣焉言憂而終焉只說箇慕其慕旣遂則怨與憂皆什矣蓋慕中有怨怨中有慕慕若不遂終乆有怨陳新安謂惟順於父母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言慕也非是○於我何哉一句正是他怨處然怨慕二字畢竟分開不得直至惟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而遂其慕始無所怨也如窮人無所歸形

容怨慕二字到極處

娶妻如之何章

前二節言舜處父母之變而不失子道之常蓋無後爲大正是孝親處而不告爲輕也後二節言舜處兄弟之變而不失兄道之常蓋亦喜亦憂兄弟之情自不容已二句只重喜一邊以答僞喜之問憂字帶來不必如張南軒云云也

象日以殺舜章

前節言不以公義廢私恩蓋人情之所協卽公義也後節言不以私恩廢公義蓋民情之所安卽私情也雖然兄弟以情重私恩終不可廢欲常常而見之又於公義中寓私情聖人待弟可謂仁之至矣蓋不暴其民雖說仁民亦因弟而及其民也始終完得箇仁字義字不重

堯以天下章

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數言者然而理氣不相離氣數之天亦理也雖說氣數做來天亦主張不得然而主張不得處亦自有理在不然天何不以薄

劣者相堯而必歸之舜乎則氣數之命亦理也故此章天字俱以理言而氣在其中不必以相堯乆之天爲氣數也○首節單言天而三節突挿入民像是以民與天並重且薦舜而天受者是總攝之天主祭而神受者是分職之天兩箇天字又未盡合轉覺牽強不若單以使之治事而事治爲行與事而總歸之民又以民心歸之天意而總結之以太誓文氣更妥順也理亦是如此

至於禹而德衰章

此章言禹之與子出自天意就如與賢一般夫天之所與必驗於民故下遂引禹稷趨避以明之而總承曰天也匹夫三節言與子非特是禹夏后殷周無不皆然末引孔子之言以証之其義只是順天非另有一義雖然豈獨舜禹哉官不足而家家不足而身身不足而竊取然而竊取所得亦天也非天而何以為天子也則舜禹一降風會所流亦不盡關於德之盛衰耳雖然德之盛衰亦天也又誰能挽揖讓之不為征誅征誅之不為竊取也哉

伊尹以割烹章

首節便見輕千駟萬鍾之意彼豈肯枉道義而要湯也哉後節就湯聘只完得箇樂堯舜之道非為千駟萬鍾故縱謂之要湯亦只要以堯舜之道非真要也借言以深明其必不要湯耳天誅節証伐夏○夏桀賊仁賊義其於堯舜之道傷殘已極非特民不被澤且不知有斯道矣故尹欲知而覺之知而覺之便是被澤便是正天下便是自任天下到得任天下方完得畎畝中心事然後知尹能潔身而非道非義果見其不為矣乃知孟子知尹心事故愚曰孟子與伊尹同一家法也

百里奚自鬻章

拿定一箇不諫從空生出許多議論由不知而斷其為智由賢而斷其非不賢雖無典籍可考然道理畢竟如此非孟子許大力量許大見識不能到此知以識見言賢以行事言知則必賢賢則必知非兩事也○好事之言非特以不正之心度聖賢亦欲藉為口實所謂處士橫議故亟辨之

伯夷目不視章

前四節備述聖人行事不重五節方出清任和時以折衷之六節舉大成之樂以贊孔子之時中見聖智無全而無一不備七節復舉射以贊孔子之聖知見力由於巧而不專在於力皆推尊孔子而三子之偏與所以偏處皆在言外見非與三子並言也與養氣章所願則學孔子同意○行造其極自無勉强丘月林分而為二者非聖字重然聖在清任和上見則清任和並重丘月林分輕重者亦

非○集大成以下二節總是發明得聖之時非時之外有所謂聖智又有所謂聖本於智也若非聖智兼全聖本於智而何以臻聖之時○上節且說聖智兼全下節方言聖本於智語氣自有次序非謂上節已兼言聖由於智也如此則下節重複矣濮說非○金聲玉振始終條理已碎盡孔子之時矣此下復說聖智是另出二字以起下文聖由於巧之意特朱子集註時將此二句分在上節而不知其意實以起下節也故謂濮貞庵之說非也

周室班爵祿章

此章非特詳不可考卽畧亦不可考今試詰之天子繼天立極何可與公侯伯子男各居一位奄有四海何可以十倍公侯而爲方千里既已千里矣卿受百里大夫受七十元士受五十只三卿五大夫五士而地已盡天子可立錐乎大國地方百里矣君止十倍於卿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由下士而上每增一倍計君與下士止隔十七倍卽庶人在官者俱如上農夫例每人食九人則君之所食才可百五十三人也百五十三人足以供一國君之服役乎朱子亦自無奈乃曰君十卿祿君所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等又别有儲爲公用不知此財出於何地乎此等說話在孔子便置之不言故曰畧亦不可考也

仕非爲貧章

當時仕祿者淺衷弱　植本無道之可行却厭卑貧而貪尊富故發此以譏之言仕亦有爲貧者但只宜辭尊富而居卑貧如抱關擊柝者流方爲稱

職不然孔子何以而爲委吏乘田也何者位卑不可言高或可以苟且居之若立朝則宜行道矣道之不行不亦可恥哉故仕祿者不宜居尊富也單重此意恥字最有味正是譏淺衷弱植者

不見諸侯章

前二節言士不見諸侯乃其以禮義自守着士說三四節言君之欲見不過爲其賢爲其賢而可以召乎此子思所以不悅也五六七節言虞人且不應非召可以士而反不若乎八節總言見賢之自

有道非道卽非禮義斷非賢者所肯爲以應上文禮義二字末引孔子以見其應以官不以賢益以徵賢之必不應召非爲孔子解嘲也

一鄉善士章

天下之善同出一原何論鄉國何論古今但善以漸而感則友以漸而廣此精神意氣所感召有不期然而然者卽誦讀考論抑末矣此惟堯舜周孔爲然他人莫與何者以其善蓋千古也若孟子可謂天下之善士矣○鄉國天下不必眞實結納卽

其人雖未覿面而其心已潛與我友何者友其善不友其人也此是聲應氣求之理陳新安謂必有所偏或有所遺者非也○誦詩讀書論世是下一等學問若聖人則無善非善無友不友造化相游衍元會相始終又孰爲上而孰爲下乎

性猶杞柳四章

人物之生理氣一滚出來畧無先後孟子只論理故其言未盡妥告子只論氣故其言最紕繆若孔子則兼理氣如曰相近是專以理言曰不移是專以氣言所以至當而無獘也孟子心在救時雖未盡妥意則可原若告子適以長惡矣故亟辨之看來告子原不識性其所論辨皆是襲人口吻不足與較也○杞柳章是襲性近習遠之說但出一爲字則性中似無仁義矣仁義而果出於人爲哉彼見杞柳性順與松栢不同遂謂可以屈曲而不知杞柳原無桮棬性中原有仁義與此霄壤胡可引以爲喻也○湍水章亦襲性近習遠而不知從理論性中原只有善無氣論始有善惡兩端則性之

善終是水之下其東西可決亦是十中一二未可與善者提衡也若過顙在山則又下愚不移不在東西可決之內矣○生之謂性章則全從氣上論雖說形色是性彼却忘了天性一邊忘了天性便與牛羊犬馬何異是亦襲形色天性而未全者也○食色章亦從氣論雖說口之於味等皆是天性然姑就氣論以啟命也一句而性字中又兼有理在非如告子之認氣作性遂以爲仁內義外也曰仁內義外則不識性明矣何足與較○彼長而我

長之只取一箇彼字不計一箇我字告子之言可謂不經之甚矣孟子只宜曰彼長者外也我從而長之亦豈在外乎一句自明不必多說以滋煩擾且此等說話不比楊墨似不必辨○嗜秦人之炙一節非辨義外也言嗜炙乃甘食之性炙俱在外則仁亦在外與是因其仁內之說以逼其義外之蔽非論義也孟子全是戲他故其言半吞半吐如此

性無善章

孟子論性此章爲備緣此章已兼氣矣蓋性無可見見之於情即情驗性自是正理若才則情之發而爲作用楊子所謂適善惡之馬纔着才便兼氣非氣而何以有才情乎爲不善者雖非才之罪然而物欲可陷便是氣質昏濁上智之資氣禀清明寧爲物欲所陷乎此二句明兼氣質特不曾露出氣字下文倍蓰無美則分明下愚不移矣不然而何以才不能盡○情可爲善則才可爲善矣蓋才與情合才者情之能也曰非才之罪則非情之罪非性之罪明矣○惻隱之心皆有四句是証情之必善惻隱仁也四句是証性與情合情善則性善矣仁義禮知三句是起下文弗思等句以証不善非才節節分解上文也引詩又以見性善而情善情善實本於性善也非有二意○程子曰才禀於氣若依孟子則才亦禀於理故謂才無不善而不知才亦有不善者所以程子說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也若謂才禀於理則理亦何以有能乎能字便涉着氣矣○孟子論性只從理上說及

論情論才亦不兼氣質所以不備因起諸說之紛紛也若如孔子則羣喙息矣○詩人之意性情並重孔子之重在性邊故加一也字及後一故字纔見什他之意所謂因性以推情也

富歲子弟章

此亦爲性善而發性見於情爲於才而具於心心有同然則性本善矣但情雖善而富歲不盡賴以氣有昏濁也凶歲不盡暴以氣有清明也則降才雖同而至於陷溺又不可盡謂之不殊矣如麰麥

肥磽雨露人事皆是氣化與人氣質何異終乂理中脫不得氣也以上是卽物以例人以下六節是舉形以例性必舉聖人者見同之極也聖人不必扯易牙師曠子都此只是舉三人以見心之同非以三人爲聖人也若以三人爲聖人則子都乃自好自色者乎理義雖說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然處物亦處其理之在物者非有二也此章之言通是於情上見性而聖人則能盡其才者與上章正相發明

牛山之木章

此亦爲性善而發言性有不善只爲陷溺其心所以陷溺者只是失養而消耳失養還重失而又失處蓋人心未有全然無失者特一失之後便須努力此分明已說箇失養則消了下特申言以結之曰無物言非特人心也不必又入山木來緣山木亦無物中一物也孔子言操舍孟子言得失引以爲証非有別意看來論性不宜遺氣又不宜遺未發時氣象單在才情心上見終是後一節事○人性本善却爲物欲所汨夜氣清明依然自露卽此便可見性善矣爲物所汨者氣也依然呈露者理也理氣何曾相離乎○操存舍亡人心大槩如此非必已放而復息者舍亡不可謂心然操而復存卽是此心又不可謂非心也

魚我所欲章

前四節翻來覆去只說箇所惡有甚於死雖與生並言然惡死正爲欲生故末節止云向爲身死也所欲有甚於生二節言人皆有是心而証之行道

乞人萬鍾節方才以不必死而輕舍義以詰之方是正意向爲今爲非必就是一人但悖義苟生人必不爲便是我向來本心矣避患而不爲不必避患而爲之輕重緩急全無較量其心已死卽享萬鍾而不啻如乞人也噫乞人也而亦人耶○問人能決死生於危迫反不能審去取於宴安何也曰生死之際義氣所激私欲不萌若宴安則私欲錮蔽得已不已所謂利令智昏也卽不受呼蹴之人或反受萬鍾亦不可必陳仲子不受齊國又不食

不義之衆庶幾全此羞惡乎不知孟子又何以而斥之也

仁人心也章

此章多一義字故到底收拾不來上曰人路也曰舍路而下文何止曰放心求放心也若除却義一邊只是一箇心領下何等痛快葢道理原是如此少出意見便覺突兀況此等大頭腦乎先儒曰孟子開口便説箇義字愚亦曰孟子開口多説箇義○朱子曰能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矣

不知不違乎仁則萬善衆理何一不在其中而獨義乎既義在仁中上文而何以並舉之乎此爲孟子解紛而未妥者也○收放心便是求仁求仁已完了學問之道矣故曰無他如朱子集註則是學問之本非道也三箇心字要看得一樣

有天爵者章

性中只有一仁義者仁之制忠信者仁之實皆善也樂而不倦樂之至矣仁者性也樂者情也性善而情亦善此上帝所賦便如朝廷爵位一般故曰爵古人修爵只是樂善不倦今人初不知善之可樂只因貪人爵以修天爵其所謂修原非眞修是修之之時已便是棄之之時如何説得人而棄天也雖然此戰國之今人非今日之今人也今之人又異是矣棄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而賊天爵竟不知天爵爲何物然而人爵反未必亡也噫可笑哉亦終必亡而已

任人有問章

禮之重於食色者經也食色有時乎重於禮者權

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如饑餓於土地周亦可受若嘑爾蹴爾卽死烏可受乎不必説到紾兄之臂也知國有大祲家遭貧困暫廢親迎亦或可爲若安常處順廢棄六禮胡可爲乎不必説到摟人處子也葢禮本隨時隨時卽禮食色千態萬狀各自有禮禮之外人道絶矣又何所謂食色乎人生一日少不得食色則一日少不得禮故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如此説方見禮之重於食色矣

人皆可爲堯舜章

曹交之問把爲字看得輕孟子把爲字重看作一章骨子全在爲字上着力二節言人只是不爲三節言爲之亦無難事四節言只如此而可以爲堯舜末節言歸求求字便是爲字孟子告曹交可爲深切着明而朱子以爲不屑教不知孝弟之外更有何道言動之外更有何事歸求之外更有何功乎○道若大路只是孝弟盡之董幼海謂率性之謂道道字放開說若專說孝弟恐於性分未完不知性中只有一仁仁中只有孝弟謂孝弟不足以

盡性將謂仁不足以盡性乎○有餘師言無往非師也不是心爲嚴師之意

小弁小人章

人子事親只是一點不忍之心得則爲慕不得則爲怨皆仁也小弁當怨而不得不怨凱風不當怨而不敢怨皆此一念不忍所發所謂仁也若槃以怨而疑其爲非仁則視至親無異於路人便謂之恝尚得謂仁乎就如大舜可謂至仁亦嘗怨慕何論小弁孟子說五十而慕將慕字替怨字亦可見

怨與慕原分不得也○大舜之怨怨已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未可以同日語孟子只引以明其非小人耳世間能有幾箇大舜乎○通章只重孝字仁字帶說吳省庵謂首二節皆小弁之仁末二節見小弁之孝者非也仁孝何以分得

五霸者章

罪人不必囊首告足身在縲絏方是卽違了道理犯了禁約便是罪人如云名教罪人何曾有人去訊鞫他陳新安謂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者非

卽與三王異世此心暗想一番豈非罪人○二節前段叙天子之令甲直到連諸侯以伐諸侯方入五伯之罪征伐既不由天子則天子之令甲亦必不遵舉重見輕非謂只犯此一條也○五伯得罪於三王諸侯得罪於五霸人所共曉其罪輕獨大夫得罪於諸侯奸險陰邪人所莫測其罪重故欲正諸侯之罪先正大夫之罪大夫之罪明則諸侯之惡熄庶不得罪於五霸而三王可幾矣

魯欲使樂正子章

一人之强毅智慮聞識有限天下之强毅智慮聞識無窮故以一人為天下用者竭盡乎聰明而不足以天下為天下用者優游於廊廟而有餘此所謂好善優天下也善亦只是强毅智慮聞識何者從為政上論也好則容賢利國仁人之所甚愛焉得不喜不好則妨賢病國仁人之所放流何為而喜哉此見孟子識治體而留心於魯事也○人將曰訑訑是他人替他說替他說則人心可知明是拒人之甚拒則必有所招招則必有所至其機如

此讒諂面諛言不善也正與强毅智慮聞識相反國欲治而不得況天下乎國字正與天下相應

舜發於畎畝章

首節叙幾箇人的來歷已含有勞苦拂亂之意二節推明天所以困頓豪傑見這幾箇人非無端而受挫者三節即中人以証之四節即國家以証之末節總結有感慨咏嘆之意不必分生全結上三節死亡結後一節也○動心忍性便是增益所不能蓋人有不能只是仁義禮智之心不聳動食色嗜味之性不堅忍耳既動既忍又何不能乎所謂咬得菜根甜則百事可做也○前言不動心此言動心惟動心然後能不動心也動者動在已不動者動在人○困心衡慮是改過之得於已者徵色發聲是改過之得於人者作與喻總是一箇改過○憂患不與生全期而生全自至安樂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自來此必然之理孟子豈不知之曰然後者從衆人迷惑處說破以與人之感悟也

盡其心者章

此章言性命之學學到立命方是工夫極處立則知命知命則樂天而學問無餘事矣故孟子說學莫貴於立命命從何來天也天之命賦於我則為性是性便是命命即是性故欲立命必先養性而養性從知性始知性則盡心而天由我知矣由是存其心以養夫性則日用常行之間莫非對越上帝之地而天由我事矣夫此事天也非可以間斷為也夭壽不二只存心以養此性如此修身以俟其功之自至則天命在我而由我立矣向也以我

而事天旣也天爲我用而性不必言心無不盡矣
又何知天之足云○此章只重箇命字命從天來
而天具於性故由性推到天由天説到命心是箇
性之軀殼論性又何消論心只推原性之所包含
處耳故曰神明之舍其神明處便是性之才情矣
葢性與天天與命本是合一故知性卽能知天知
天卽能養性養性便是事天事天便是立命而心
不足言矣○不必説上節是致知下節是履事此
章知行原分不得葢知性而不養何以爲知養性

而不知何以能養只是上節推命之所從來二節
言立命工夫三節言功貴無間則命由我立也修
身正是存養上節已含此意此節方點出意重在
俟之而不二耳○天壽不貳非專指死生言人生
惟死生關打不破故舉天壽以例其餘死生不貳
他何足貳哉正以見其養性之至也此命字全是
理義之命○學以事天爲至知天乃其始事立命
則事之至也須要有箇源委朱子見有兩箇天字
遂舉以爲對待而不知知行兩字判然分而爲二

不得造理在履事上見履事怎離得造理比外邊
學問稍不同必須有箇歸着方是○盡心由於知
性知性便能知天可見吾人只有一性學問只是
盡性故下節存養不並重存心正以養性養性便
是存心易所以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曾添入
心來葢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知得性便能盡
得心矣性外無心故知性外無盡心也

莫非命也章

上章言理義之命此章言氣數之命理義之命全

而大氣數之命偏而小全得理義之命自然識得
氣數之命矣如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是修身以
俟工夫修身以俟自然不立巖墻不罹桎梏葢氣
數亦不出理義之外理義全自然氣數由我而運
總有適然付之天數亦所謂修身以俟也須要看
得無深淺○論入道之始必知命而後能立命如
知得仁義禮智之理然後盡得仁義禮智之理如
此則仁義禮智由我而出而命由此立矣論成德
之終必立命而後能知命如仁義禮智之理旣全

倫而無所虧欠則性之全體無不徹而吉凶禍福一切氣數之命胸中亦自有定見順其正命有何計較有何趨避此是知命樂天田地聖人之所以無憂也不知命必不能立而不能立必不能知蓋知貫始終前是積累之知後是融貫之知也

求則得之章

此章總承上章之意言理義之命不可不求蓋仁義禮智皆在我者而氣數之命不必深求蓋吉凶禍福皆在天者雖氣數之命亦是我命然而非我

所能必便是在外矣總是教人以求所當求立命以安命也此三章互發之意○桎梏而死疑亦有正命者如黨錮諸賢豈皆非命恐世人不賢甚於黨人者亦多何爲而獨免也不知知命者必不互相標榜以招人怨豈至橫死乃知桎梏者必非立命者也君子不謂之知命

萬物皆備章

理一而已完此之謂備實此之謂誠純此之謂仁勉此之謂恕恕則必仁矣仁則必誠矣誠則自備矣備無工夫誠與仁雖有工夫而漸無工夫恕則全在工夫上着力故曰强從容順適之謂樂矜持循習之謂强强者思誠之事樂者至誠之事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中道由於從容而萬物真備於我矣雖說萬物皆備於物然亦有不盡於物者終不若理字之爲妥

行之不着章

此章重箇察字言人之於道固貴於行尤貴於知知之必自察始乃令人行之而不着行而不著猶

望其察也又習矣而不察不察則道何由著所以終身由而不知者衆也終身字應上習字衆者人也非道也若道則本文與朱註何須用其道二字且者字必有所指若言道則何所指乎二句不分當然所以然彼當然者何嘗不着父坐子立豈不曉得是當然只是所以當坐立的一段未必能知耳此與民可使由章不同彼是嘆民之不可使此則欲人之由行以進於知也○着是道理自着察則人去察他惟察始着着則必由於察是察與着

背着所以然講與所當然並不得如孝親敬長除甚不肖外誰不曉得是所當然○着是道之明顯明顯者道也所以使之明顯者人也如人能弘道相似不察則道何由明顯所以終身由而不知耳察字有工夫着字無工夫工夫全在察上

人不可無恥二章

首章言有恥則便可以免恥次章言無恥則終不可以免恥總見恥之於人大也兩章同是一意○恥字聖學進步的大關鍵故曰知恥近乎勇曰行

已有恥若存得這箇恥便掀天揭地事業俱從此出舜之怨慕恥不可爲子也孟子終身之憂恥不得爲舜也若無這箇恥一味甘爲人下豈特爲妻妾所羞良夜靜思汗出浹背便與禽獸何異故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則惻隱辭讓是非俱無矣雖有那三點心一箇不知恥都蕩然無復存矣故曰是聖學進步的大關鍵此大畧爲當時縱橫捭闔者言所以着箇機變字

霸者之民章

此章論王民而因及王道也皥皥只是廣大自得不怨不庸不知正是他廣大自得處這等看起來則王道過化存神而與天地同流矣如殺之庸之善之皆是所過處不怨不庸不知皆是他化處過化則存神矣神化合一此是天地之大而王者同之其流與天地同矣豈曰小補見其非驩虞也以伯起以霸止即王民以驗王道非重王民也○由不怨不庸不知上見出過化存神非謂功用之大本於神化神化何可言本陳新安說非過必有存

化即是神陳新安謂二者以存神爲主亦非○首句便見有小小補鋳漏之意二節便見有化無方神莫測之意三節從民情上見得功化之大方點出上節意王道無可名於王民上名之耳

人之所不慮章

此章專重仁義欲人之居而由之也仁義只是孝弟孝弟乃人之良知良能曾何假於外求哉則仁義爲人所必有也明矣此亦緣情驗性與乃若其情章同意○或問老子化情復性孟子即情驗性

何也曰性無不一但從萬物並作言則情乃不正之情所以必化而待其復從不慮不學言則情乃固有之情所以可即而驗性無不同而情則有異也

無爲其所章

孟子學問專重箇義故此章爲義而發曰不爲不欲俱是集義工夫曰如此而已言此外無他事也不知無爲不爲則所爲皆當乎理無欲不欲則所欲一無所私當理無私便是仁了是所說者原是

存仁但其所見在義故曰仁見謂仁智見謂智自是如此此章雖無義字其實專爲義也陳新安謂上主義下主禮范華陽謂上重義下重善及謂空空說者皆不是

有事君人章

天民便能大人大人即是天民但處則爲天民出則爲大人非有二也如伊傅在野何嘗不待達可一入廟堂便正已而物正矣若說達可爲有心則孔子何嘗不見行可乎○問孟子論臣品何爲揷入佞臣曰佞臣之與天民雖隔霄壤然其自負何嘗不謂天民大人不曰吾以待時則曰吾以格心即包藏禍心者亦未嘗不以大人自待曰吾其爲周文王乎孟子臚列而並騭之也正將以誅其心而定其品也

君子有三樂章

君子之樂有三然一曰天倫謂修吾性之理也一曰自慊謂盡吾性之理也一曰朋來謂驗吾性之理也總之完得一箇性分但參天地贊化育亦是

性分中能事孟子曉得少此一段故下遂承之曰中天下定四海亦君子所樂但不如上章所云耳蓋勢分之樂終與本來的不同其曰不加不損不加損此三事也其曰根心生色根生此三事也上章已具此意此特詳言之耳曾有偹三樂而復加損者乎又曾有不根生者乎此兩章互發之意○看來性與樂分不得兩樣性之融然而自得處便爲樂故曰樂天知命參天地贊化育正是至誠盡性方是樂處分而爲二認作外邊揚揚之樂不認

得裏邉融融之樂也○英材樂育亦與王天下分開不得王天下是樂育之極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正是他樂育處豈有只育朋類而不育斯民者乎○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還着君子養得定上說若朱子是說天生成的性體性體便有清濁純駁豈能定得且與君子身上何涉便即小人亦是如此分定

孔子登東山章

言孔子在魯國則為魯國一人在天下則為天下

一人踰其道之大非踰其品之高也視下益小從傍人模想非聖人自視若自視則非聖人矣遊聖門亦是取辟非便指孔子為聖門言其道之大難以探測難以徑造也二節言有本是教人於大處求本故曰不成章不達成章者把他大處做得成箇片段達者從而達其本也如曾子眞積力久學已成箇片段方纔可達一貫子貢多學而識學已成箇片段方纔可聞性道蔡虛齋謂成章自有本達者進於大也豈有從有本而反求大者乎此說非

鷄鳴而起章

此間字只是他一念初起時便分出一箇舜蹠所謂間不容髮所謂未達一間只在幾希分路之際蓋一念為利則利心何所不至一念為善則善心何時可息如水就下火就燥其勢不至於極不已自起初分開非究竟終無相合日子是舜蹠之分在後日舜蹠之所以分則在此頃刻一念也此人所以當慎其微也

楊子為我章

楊子執着為我墨子執着兼愛子莫執着為我兼愛之中此楊墨之中非虞廷之中也虞廷雖說執然有精一在前便不執一就如思誠亦固執然有擇善在前雖固何害若子莫則不擇不精拿定一箇中便是有秤無權如何移得動只是根秤幹而已與楊墨各執一秤幹無推移無輕重者何異故曰猶執一也此中字原不是天然之中只是中的名色其實不謂之中也○有秤有權雖百千萬斤

亦可稱得若有秤無權豈惟廢百連一者亦不舉
矣舉一者舉楊墨之中也
饑者甘食章
甘食甘飲只是饑渴害口腹未便害心如嘑沱河
麥飯望梅止渴何嘗不爲饑渴而甘然而於心却
無害唯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此而一差害心
志也多不及人甚矣故曰無以飢渴爲心害不必
添入貪賤字面也如道其不行矣章便以飲食不
知味爲不知道又何必於飲食外索箇道則何必

於害口腹外索箇心害也此是定說○心害雖由
口腹而入然亦有止害口腹而不及心志者故孟
子說止可害口腹不可便連着心害口腹猶可爲
人若併害心志則做人不過矣此是從小害說到
大害以見人當謹其微尤不可忽其大也
柳下惠章
和者定不流不流方是和若和而流便毀方瓦合
豈足爲和故孟子是稱其和非徼顯闡幽也但和
而不流是君子之强正時中之聖而乃不許其時

何也曰不流處不差只是和處少認差了如小官
便可不爲汚君便可不事援之便可不止女子便
可不坐懷此等爲和豈不是源頭認差了如聖人
之和只是不立崖岸不設城府何曾越繩墨尺寸
故曰智辟則巧也巧處一虧直用力到極處亦只
是一偏之聖而已
堯舜性之章
此論王霸功業不論學問若學問豈可同日語哉
久假不歸言不歸還仁義非謂歸到已也惡知非

有亦從人看他說若說良心雖是五霸豈有不知
之理故本文有箇其字堯舜事功是自然有此仁
義湯武雖少差然而有此仁義有乃實有也若五
霸則全然與我無干其所謂有亦是名色惡知非有
言其從始到終一團假做到底在已雖知在人未
必盡知全是形容他假非真不知也
予不狎於不順章
廢立大事雖要有志然亦要有托孤之責想湯與
伊尹臨終必有所托乃徐觀以俟其改亦未可知

不然何等大事可徒以心之公而犯天下之大義乎辟如昭烈臨終囑孔明自取雖後主昏愚而孔明决不敢以此地王易之他可知矣霍光親承顧命而竟不免赤族然則尹之心事未可輕議也哉○湯崩太丁未立則太甲原非應嗣者曰顛覆典刑其過彰矣桐是湯墓近處亦或假諒陰以令其悔悟尹必有許多委曲第後人觀之直曰放太甲於桐耳决不如霍光之不學無術也所以光赤族陟復相天意居然可知天意在尹諒尹無可爲罪也

仲子不義章

這樣小廉不比尋常小廉這樣大節不是要緊大節能辭不義之齊國豈復肯受小小不義者此與祿之以天下弗顧何異而謂其爲小廉乎避兄焉知兄之果義離母則爲兄而離也若以不食君祿爲罪則析圭擔爵皆賢士而穴居巖處無君子乎恐仲子亦不服○辭齊國而謂爲簞食豆羮之義則不受呼蹴者又何以而反受萬鍾也此不可曉

舜爲天子章

舜爲天子瞽瞍深居九重必不出外殺人縱使殺人亦不付士師問理縱付士師亦自有八議可赦此必無之理何煩轉展辨難只是說舜雖大孝恐亦有不得伸其情處故桃應爲此假設之詞而孟子以爲舜視天下說而將歸已猶敝屣也則雖有天下而終棄之亦敝屣也有何難哉只是形容他惟順於父母然後解憂之意不然夢中說夢鬼中說鬼空費此一團心力矣

形色天性章

形指耳目手足言色指視聽持行言則色者形之色也故下文止言踐形人有視聽持行之色則必有聰明恭重之德所謂性也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是德則雖有是形與簞蕢何異是虛此形矣惟聖人全盡此理則實有此聰明恭重之德而耳目手足方爲實體工夫全在聖人二字上然後二字重無性反俱在內看來告子生之謂性意亦是如此但彼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言此以知覺運動

之粹然者言少有精粗之異耳

君子之教人章

君子教人教之以道而已道本一致故教亦一道有萬殊故教亦萬所謂五者亦大畧分箇條件而已然在君子固由一體以散之爲萬在學者貴由萬理以會之於一庶教學相長而德可成才可達時雨之化神矣○時雨之化不必説到顔曾如憤而啟悱而發皆是不然亦難爲遇矣○才德雖由天資上來然亦必從學問中得不然恐未必成達

也成之達之全在學問上做工夫

舜之飯糗章

聖人之心與理爲一與遇相忘方貧賤也安於貧賤不知有富貴及富貴也安於富貴不知有貧賤如天地之間春夏秋冬循環代謝而太虛畧不爲動蔡虛齋謂未富貴無望富貴之心既富貴若素富貴之人此便專重一箇富貴非聖人心事矣聖人則兩心盡忘而惟其所遇方不知有遇而豈復爲遇所動也此之謂忘遇而非貞遇也

好名之人章

讓國之人是浮慕虛名而鮮有其實者也所以動色於羮食若真能讓國則世間萬物豈復有在其胸中者而又動色於羮食乎假如太伯仲雍伯夷叔齊皆真能讓國彼何曾動色於羮食大抵此章多爲仲子而發不知仲子雖廉未必能讓既云人皆信之則真能讓矣真能讓國雖避兄離母亦自無害伯雍夷齊豈能周旋於父子兄弟之間乎苟非其人便不是真能讓國矣若謂真能讓國則又

好名之人所必不能者兩語自相矛盾

聖人百世師章

孔子道大德全其爲百世師人人曉得獨夷惠未必以師目之故孟子既許其聖又許其爲師也聖則師矣且夷惠只廉頑立懦敦薄寬鄙孔子則舉頑者懦者薄者鄙者與夫非頑非懦非薄非寬者無不仰以爲師是孔子大成之師而夷惠則一偏之師也萬世而下誰不仰之又何消與二子並論非如朱子所謂姜桂大黃爲效易速而參苓芝术

未必伐病也孔子豈不能伐病哉特潛消而不知
耳
口之於味章
前五件是氣質之性命是氣數之命然亦有理在
如制度品節是也後五件是氣質氣數之命性是
理義之性也葢理氣雖合一然却以理爲主故氣
中兼有理而理中全着不得氣也縱有氣質亦須
以理融化之有氣數亦須理以宰制之矣○雖說
前是伸命抑性後是伸性抑命然總之重在伸理

上前之命氣中有理後之性全是理義也此章主
意全在遏欲存理上文勢雖平而意實有所歸重
樂正子何人章
夫子思聖人直思量到善人以善人是聖人的坯
子聖人會萬善於一原初無有加於善之外故一
箇善字直貫到神字方完可欲而不可惡者善也
信則有此而已美則實此而已大則渾全此而已
聖則渾化此而已渾化則不可知而神矣總是完
得箇善之分量俱無內外說朱子謂信就心上美
方就行上非是豈有未曾行得而可謂之實有乎
化則我不自知人又烏得而知不可知者以其化
也則化之外恐無復有一段不可知也神特聖之
極致而已但學問雖是一貫而工夫實有漸次設
無工夫則善信者終於善信美大者終於美大而
聖猶隔一間矣
逃墨必歸章
孟子既以距楊墨自任又以望人而此乃受而不
距何也葢距楊墨者非距之使在外正欲其逃而

歸也既逃而歸巳知彼說之非而吾道之是矣烏
可復追其往乎正招之使來欲其無異端之可距
也必如此而後完距異端之任摠是仁之至非前
義而後仁也
人皆有不忍章
此章言仁只說到無欲害人言義又添出二段豈
以義當精而仁不當精乎不知精義正是精仁義
之盡固仁之至也○看來仁義到不忍不爲便完
了雖穿踰三節摠是一箇不爲無欲害人摠是一

箇不恐豈以上節猶粗而下方精之乎若説充義當精充仁亦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亦有伐一木殺一牲不以時非仁者何以而不併充之也

堯舜性者章

此言堯舜湯武雖性反不同然究竟同歸俟命如中禮由於盛德哭死非以爲生經德非以干祿信言非以正行其所以者只是俟命而已三箇以字正與未節以字相應且行法俟命是何地位而以爲反之也雖説由反而入其實此時已與性之同

矣此章是説四箇聖人同是俟命俟命者知命也○行法俟命正是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雖有工夫然已到立命田地便與聖人同歸矣

説大人章

聖人不藐人亦不不藐人不畏人亦不不畏人但隨物所觸順以應之當藐則藐無心於藐且亦不知其爲藐也當畏則畏無心於畏且亦不知其爲畏也若説藐便未必能藐説何畏便未必能不畏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何等自在且

告君自有體説一箇説字便有挾數用術意在與夫子告哀公之意殊矣

養心莫善章

此所謂欲正前章口之於味這幾件也前章説君子不謂性已是謝絕了他至此又何以云寡也夫欲外即理理外即欲間不容髮勢無兩存此豈可此須留得而不令絕耶○朱子謂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人不能無不知欲未有離此數者但理所當然便是禮不是欲欲則起於外誘正與禮反出禮

入已未有非禮而可以少有者也程子謂只有所向便是欲均未精密

孔子在陳章

中道就是常道狂狷非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害乎中故孔子惡之思之者正欲反經惡之者正欲息邪慝非有二也下特以申結之耳蓋狂狷比之同宗而不中不才者養之便可爲中才若鄉愿是盗生螟育雖無甚罪過然混於同宗而非同宗恐其足以亂宗此夫子所以不

距楊墨而距鄉愿也楊墨原是異姓與鄉愿不同故孟子於距楊墨之暇又發距鄉愿一節義益精矣○生斯世也三句非是譏狂狷言人不必狂狷只是善得斯世便了孟子將他善字換出一箇媚字媚則容悅而非善矣○鄉愿不好處全在自以為是設使不自以為是亦便有入頭處○經只是常常只是中故說中便粘着庸不必說到君臣父子上君臣父子亦有中與不中的

由堯舜至湯章

顏曾冉閔豈不是見知而曰然而無有乎爾者分明自以己任見知也故曰未遠曰甚近言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而道統絕矣道統而可絕者哉則爾決不可無而吾亦將由聞以進於見矣○聞知見知只是言道統相傳之由無見知便無聞知只是憂道統絕續之會其實聖人心領神悟雖隔萬世猶然興起況五百歲乎孟子特叙道統而責人以自任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析理編卷之八畢

〔清〕張謙宜輯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

清康熙刻本

四書廣註總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
學而
卷之四
爲政
卷之五
八佾
卷之六
里仁
卷之七
公冶長
卷之八
雍也
卷之九
述而
卷之十

泰伯
卷之十一
子罕
卷之十二
鄉黨
卷之十三
先進
卷之十四
顏淵
卷之十五
子路
卷之十六
憲問
卷之十七
衞靈公
卷之十八
季氏
卷之十九
陽貨
卷之二十

微子
卷之二十一
子張
卷之二十二
堯曰
卷之二十三
梁惠王章句上
卷之二十四
梁惠王章句下
卷之二十五

公孫丑章句上
卷之二十六
公孫丑章句下
卷之二十七
滕文公章句上
卷之二十八
滕文公章句下
卷之二十九
離婁章句上
卷之三十
離婁章句下
卷之三十一
萬章章句上
卷之三十二
萬章章句下
卷之三十三
告子章句上
卷之三十四
告子章句下
卷之三十五

盡心章句上
卷之三十六
盡心章句下

四書廣註卷一　　　　膠州張謙宜纂

大學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

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有感激與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

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

讀大學且逐段捱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却不妨

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

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然見得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不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著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著上面只是恁地略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

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

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貪多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示論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黙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

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功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又反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四書廣註卷一　　膠州張謙宜纂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章句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

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

語類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

明鑒照毫髮不差○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汚也○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又問旣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

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葢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文集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倣此

章句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或問　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葢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

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語類　劉源問知止而后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槩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獃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他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定對動

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

旣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身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旣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

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著竝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

文集　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强遏而力制之也○定靜只是知止之效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知是開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定靜安是

未有事時胸次灑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章句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　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章句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　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葢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

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語類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様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

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窮理

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閑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

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致之爲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爲自家元有是物但爲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

於無所不知也○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文集　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

之間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事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

章句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或問 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語類 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不盡方是不走作○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問致知之致知至

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爲也下一至字是已至○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刃十分利了一插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莫不迎刃而解○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

是知得至了○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鍾唐傑問誠意曰意誠只是要情願

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强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功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自家眞箇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

○欲知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麪透裏是白麪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只是粗麪一般○康叔臨問意旣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

先去了草如何下種○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心對身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懥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

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旣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旣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心纔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

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

文集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眞有效驗耳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章句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或問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葢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已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内也又況大學之敎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

辟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淸其源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也

語類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顔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

文集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顔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章句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章句　康誥周書克能也

或問　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語類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眞箇會明其明德

文集　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章句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語類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凛凛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

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問如何常目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卽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

文集　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章句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文集　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章句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或問　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

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此自其本而言之葢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語類　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苟日新須是眞箇日日新方可日日新又

日新○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葢爲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汚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

康誥曰作新民

章句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或問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舊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

語類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章句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或問　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葢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語類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卽此便是天命之新○自新新民而

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章句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或問　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章句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緜

章句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語類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章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或問　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語類　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僴下版

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
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章句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或問　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語類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爲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問解瑟爲嚴密是就心

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僩武毅之貌能剛强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問瑟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

文集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

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曰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章句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或問　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語類　問前王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先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

文集　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或指前王之澤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章句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語類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至遂爲衰子皐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 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閒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

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格物窮

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

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

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語類　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無不到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決然不肯恁地了○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問

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顔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爲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爲不仁不義處○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卽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

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葢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

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或問首叙程夫子之説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卽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爲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旣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

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累旣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卽理理卽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眞知皆是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

是如此

文集　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然亦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章句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

幾焉

或問　夫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

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問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

語類　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爲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著得兩箇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爲他有箇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面

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欺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烏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

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只今有一毫不快於心便是自欺也○問自慊曰人之爲善須是十分眞實爲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爲善又有兩三分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不是自慊○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已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

欺相對不差毫髮○誠意章上云必愼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愼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葢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

文集　自欺自慊兩事正相牴背纔不自欺卽其好惡眞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强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卽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卽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章句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語類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

裏如一却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章句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語類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葢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章句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葢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章句　忿懥怒也葢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或問　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

語類　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

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

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忿懥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怒滯留在這裏如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箇好物色到面前眞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當得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只管念念著他○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耳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

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眞知其味矣○問忿懥曰是怒之甚者○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

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據經文但是說四者之來便撞翻了這坐子耳○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章句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語類　黃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卻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其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章句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或問．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

語類　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

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脩也○大學於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敖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卻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況加之以放辟邪侈分明是官街上錯了路○人謂衆人之猶於也

之其亦如於其人卽其所向處○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如爲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僻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僻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僻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僻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恕之○或問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爲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是辟了○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

不當有○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

文集　敖惰之說如所云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章句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章句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語類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

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敎於國者也

文集　成敎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其家不可敎竊疑可字當爲能字彼之不可敎卽我之不能敎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敎則不詞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

章句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敎之本不假强爲

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或問　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語類　劉潛夫問家齊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章句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敎成於國之效

或問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語類　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

下是人自化之也○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敎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敎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章句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或問　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絛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葢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

施之於已

語類　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人爲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已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章句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　夭平聲　蓁音臻

章句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章句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章句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或問　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章句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章句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　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

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挍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已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葢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

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

語類　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

得遂亦徒然也○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爲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葢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

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與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問絜矩之道曰能使人與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與起者聖人之政事也○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

文集○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絜矩之說葢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絜矩二字文義葢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章句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語類　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矩

則可以如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葢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以事其親上之人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長○絜矩正恕者之事也

文集　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葢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章句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或問　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章句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章句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章句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語類　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

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章句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章句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葢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之矣

語類　或問爭鬬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敎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敎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章句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章句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章句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章句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章句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章句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語類　斷斷者是絜矩媢嫉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章句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或問　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章句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葢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夫音扶）

章句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章句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

之術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葢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或問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語類　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章句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章句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

以殖貨

或問　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耳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語類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敎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章句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語類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章句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

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章句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或問　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語類　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

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況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著箇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

文集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廣註卷二　　膠州張謙宜纂

中庸綱領

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

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

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

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

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

禪受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四書廣註卷二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章句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

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或問　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
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
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
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
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
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
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
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葢所謂性者

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
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
爲而無所不周○惟聖人之心淸明純粹天理渾
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
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
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
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脩爲而言也
語類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
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

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問
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
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
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問天命之謂
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
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
此後來思量旣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率性
之謂道率字輕○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
伊川所以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率字

不是用力字○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性是
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
其許多分派條理卽道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
不是就行道人說○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
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
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
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
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
多。物上較少。○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

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脩葢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

文集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

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理始得不可混幷說也○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卽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

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脩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脩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脩爲之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章句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

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或問　葢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葢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

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
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
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
離者而持守之也○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
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葢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
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
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閒不能違物而獨
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
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
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

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
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
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
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
此葢兩事也

語類　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
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
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
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
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不聞所不見不是
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
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
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劉薇問
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
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
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戒謹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這處難言大段著意又却生病只
恁地略約住道著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

不如此說○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
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
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
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
玉

文集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
觀之可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卽是無精粗隱
顯之閒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
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

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葢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

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已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葢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章句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　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

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

語類　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掩也○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

而成帛先生以爲然○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戒愼一節當分爲兩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未有事時○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

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不睹不聞是提起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睹不聞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卽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

出曰然

文集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復矣不可分中却又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不睹不聞卽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卽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

此分說自見端的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章句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或問　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

覺也○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

語類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旣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

文集 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旣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遺書中

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言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地頭

名色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惟聖人爲能盡之○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宾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

必於寤而言之○非曰純於善而無閒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閒斷之本也○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葢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彞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問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曰出則不是葢謂發卽便不

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未發之前不可尋覔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章句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

理在其中之爲盡耳○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語類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所謂致和者謂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

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

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文集　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埴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

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章句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文集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章句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語類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禮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庸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爲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字仲尼之說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章句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

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或問　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章句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或問　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

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旣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旣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語類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章句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或問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閒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文集　問直翁以飮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

當不知是否曰直翁說是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章句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章句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或問 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

語類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

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當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于衆舜取諸人

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嘗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
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
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
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
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
曰是○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矣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途而
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執）
文集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
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

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
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
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
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章句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
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
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
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章句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
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顔
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或問　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
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
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
肖者之不及矣然則玆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
語類　呂氏說顔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
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旣竭吾
才而不敢緩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章句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或問　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

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

語類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稟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中庸便是三者之閒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章句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或問　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章句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章句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語類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問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强是所謂不及乎强者未得爲理義之强何爲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寛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章句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章句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

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或問 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

語類 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爲强○强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强貌○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旣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章句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

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語類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問索隱集注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説得是處如

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章句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葢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語類　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知處不會親切故守得不會

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章句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語類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章句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或問　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

語類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

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章句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葢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語類　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或問聖人不知不能

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葢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爲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

文集　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既是不可必

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

章句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或問　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

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

語類　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問鳶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時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去僞錄作非審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甚麽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

裏收一收（謂心）這箇便在○如明道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詩中只是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理昭著無乎不在上面也是恁地下面也是恁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爲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自見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大以爲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

文集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

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畧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卽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

牽合而使爲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畧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章句　結上文

語類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至謂量之極至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章句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語類　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章句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或問　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葢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卽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

語類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卽惡不惡卽善如何說旣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看他上文他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

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卽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章句　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或問　葢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

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

語類　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

出來。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章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

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或問　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

語類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

文集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於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而不敢自恕焉耳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章句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章句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或問　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章句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章句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語類　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强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章句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或問　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

章句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章句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章句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語類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

是良能功用○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底模樣○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始生一章尤說得分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

不可測識○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

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

文集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旣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章句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

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
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或問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
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
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
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
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
猶是也、
語類　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爲
物之體而不可遺也○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

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鬼神主
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
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
之精英○按體物是與物爲體、幹事是與事、爲幹。
皆倒文
文集　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
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曰鬼神者氣之往來
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本是鬼
神之德爲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
德又從而體之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

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
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
闕滲漏者皆非是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章句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
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
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類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
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
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
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
看故卽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
惟是齊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亦是
未曉得他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
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
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
是二事也○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

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衮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

文集　祭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又來喻

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眞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說矣○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章句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章句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或問　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

語類　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都是實無箇虛底有

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鬼
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
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論君子
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
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
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
有二也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章句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章句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

章句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
氣反而遊散則覆

語類　問因其材而篤焉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曰覆曰物若
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
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
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
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
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也及
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
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
仲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
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章句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
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章句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或問　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
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
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
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
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

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顔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章句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語類　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

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章句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章句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語類　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

文集　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章句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章句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章句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

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章句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擧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語類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擧觶獻賓賓飲畢卽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問酬導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飲主人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擧（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後世所謂倍食於賓者也）○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諺云主人倍食于賓疑卽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擧又自別擧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

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不曾言得此意

文集　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章句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章句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語類　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鬱鬯之酒感他不著蓋灌鬯之酒却瀉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章句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章句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章句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章句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

而政無不舉矣
語類　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
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問仁亦是道
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說（汎字疑是統字）仁是切
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
文集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
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章句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
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章句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
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語類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

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
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
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
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
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不是思欲事親
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
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知天是
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
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
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

者非眞知故也
文集　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
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章句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
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

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語類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

文集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

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甚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强上聲

章句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

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或問　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

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淸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
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
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
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矯而行之者也此則
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
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
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
亦復其初而已矣

語類　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

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知爲主、
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問生
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此豈
以等級言耶曰固是盖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
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
是知得方能行得也故以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主於行
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著意去力行則所學
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故以學知利行爲仁○此處說知便
是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盖旣是生知必能安行
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
便是仁在知外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章句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
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
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
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語類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
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

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
知勉行知恥又是勇○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
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
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
勇便行不到頭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章句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
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
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章句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

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語類　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閒矣。○柔遠解作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羈旅）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類漢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章句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語類　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旣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旣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章句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

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盖以身體之
而知其所頼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
也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
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
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或問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
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
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

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
賢不專狥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盖持衡之
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
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
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
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
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
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
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

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
使薄歛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
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
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
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
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
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
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曰親親而不

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
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
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
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曰子謂信任
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
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
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

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

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語類 問餼廩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卽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章句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章句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語類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

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文集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章句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或問　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

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

文集　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

章句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

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或問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

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

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語類　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眞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

則聖人與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擇善與固執是二節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章句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或問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

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

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

語類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文集　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眞實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章句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語類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

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或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日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已做百分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章句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

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葢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　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

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

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葢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已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葢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

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葢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至矣美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葢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章句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或問　論聖賢之品第

語類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卻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章句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　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

語類　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箇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

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

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暮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

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人物之性○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

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面說上

文集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章句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

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語類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爲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

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卽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閒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

文集　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誠然致曲者固無曲之不致也經雖不言意自可見○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有之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章句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

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或問　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語類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

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文集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爲可取也○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大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發也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章句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語類　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誠以

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著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章句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或問　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閒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閒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閒斷則自其閒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閒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

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

語類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閒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爲貴指

實心而言。

文集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章句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語類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己、乃所以成物故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性之德猶言性之蘊○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

又有一樣處置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章句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章句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語類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

徵驗○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如此非
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章句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
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
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語類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
明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
如何曰此其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

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博則能厚○問悠久博厚
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
著於四方○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
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
○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
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
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
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

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
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
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
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
章句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章句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章句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
章句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
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章句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

語類　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章句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類　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是天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章句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語類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章句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章句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類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章句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語類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敎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文集　問旣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

待其人而後行

章句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章句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語類　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脩德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章句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　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

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語類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便卑汚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

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汚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卽不高明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

不及是中庸○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

其基本○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爲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

文集　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甲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者○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 與平聲

章句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語類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 裁古灾字

章句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章句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語類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章句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語類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

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卽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章句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章句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文集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

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章句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章句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語類　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明白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章句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

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或問　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語類　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

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
神之理。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
人也
章句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
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章句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
則準則也
或問　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

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
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
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
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
章句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
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章句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
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或問　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
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
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
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
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
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
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
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

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
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
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
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
則亦何慊於是哉
語類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章句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章句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　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

語類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章句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語類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

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强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强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章句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語類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章句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語類　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眞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章句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章句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

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語類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

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文集　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知化育不必言知乾知大始之知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章句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章句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章句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

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或問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

語類　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沈存中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爲之不知是否○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襯便是內外黑窣窣地○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厮對著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文集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章句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語類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章句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章句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章句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文集　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章句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或問　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

語類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

刑政爾○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
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
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
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
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
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
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中庸末章恐是說
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
收向裏做時心便粗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

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閒却事事有末後
却復歸結於一

文集　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
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
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
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
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
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
可不盡心乎

四書廣註卷三

論語綱領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
大物事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
教人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
養性自在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
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
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
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
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
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
也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

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眞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

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自已說將去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

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

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

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集注中曾氏是文淸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

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

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欵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横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

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

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

無此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他底不得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

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

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敎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乎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懿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

四書廣註卷三

論語上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集註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或問 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

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

語類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文集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說也說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閒斷之漸也○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學之爲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

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畜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集註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或問　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

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爲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朋友之樂奈何曰以爲樂其可以取益以爲樂其相與

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爲益彼又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爲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籍外以爲樂也以爲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爲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爲憂則知講學以爲樂則正前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

語類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爲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

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

文集　謂之發散在外卽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集註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或問　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

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

語類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煆煉未能得十分

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眞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之謂○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文集　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慍此聖門所發義理

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集註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語類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

文集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弟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弟其爲仁之本言卽重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集註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

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或問 或曰然則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木之根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

語類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著箇大凡也○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旣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旣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

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愛之理卽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在大裏面○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凉寒熱凉與寒旣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

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文集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

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卽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係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集註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或問　或問子於前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

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聖人之意所謂鮮矣仁者蓋曰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之云耳非謂如是之人其仁少也

語類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自使去了此心在外如何得仁）不是別更有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爲己爲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

文集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爲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程子固是直指修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詞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

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集註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

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語類　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己無不盡

之心爲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爲信○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

文集　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是則所謂信耳○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集註○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

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或問　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

語類　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世固有能敬於己而或不信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錄作有自鄙吝慳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

文集　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

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

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集註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

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語類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

文集　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功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

無弊也
語類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或問事君能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盖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也○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

不須學底意思○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集註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語類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

集註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語類　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

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文集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無友不如已者

集註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或問　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

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爲哉

語類　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

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爲友

過則勿憚改

集註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語類　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集註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葢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

其德亦歸於厚也

或問　君子之愼終追遠乃吾事所當然吾心之不可已者豈爲教民而後爲之哉

語類　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

文集　聖人之言爲衆人發非專爲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謹終

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己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閒隱然有此意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集註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集註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

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或問　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爲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

語類　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良卽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

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爲是以求聞政也

文集　學聖人者其德信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集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或問　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爲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

用心每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

語類　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

文集　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爲孝矣○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爲慤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當○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近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此經所言亦爲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爲法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集註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可爲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或問　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

語類　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爲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爲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周舜功問從

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註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語類　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

文集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

設喩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踈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集註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

者矣

或問　所謂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有子之意本爲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者也

語類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

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耳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荅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宗如主讐由之主○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

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梢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癰疽便被壞了○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文集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集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

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或問　此章本意且爲學者大槩立志脩身求師取友而言

語類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集註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

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語類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人有資

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集註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語類　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集註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

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語類　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文集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集註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辯故以爲患也

語類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之賢否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

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

四書廣註卷四

論語上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集註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

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或問　詳聖人之意但以爲有德然後能無爲而天下歸之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共之耳非以北辰爲有居中之德也

語類　問爲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爲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爲政以德只如爲政有德相似○亞夫問爲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

是政○或問爲政以德曰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爲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笥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問無爲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爲○子

善問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聖人豈是全無所爲耶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

文集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行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註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

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或問　或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耶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

是也則治心脩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

語類　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

○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文集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

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

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集註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或問　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爲非眞有以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

脫漏憲綱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

語類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集註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語類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爲之規矩如何

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合法度而已○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眞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

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也○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集註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語類 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三十而立

集註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或問 曰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脩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語類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

四十而不惑

集註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

無所事守矣

或問　曰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旣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胷中若程子張子范呂謝氏之說是也

語類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衆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集註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或問　曰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

○曰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

語類　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叟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

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

六十而耳順

集註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或問　曰所謂耳順何也曰其義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然程子之意主於貫通張子之意主於神速而程子

最後一說又與張子相似蓋義不害於兩通也其曰不思而得者引據尤精所謂滯於迹者豈以其猶必耳有所聞然後心有所通爲未免滯於有形之累而不若從心所欲不自踰矩之渾然無迹也乎

語類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

都見了○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

文集　問橫耳所聞無非妙道曰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集註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

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或問　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此聖人大而

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

語類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

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文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集註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語類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爲而爲固爲不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爲聖人之言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集註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

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註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或問　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

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歟

語類　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問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註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集註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或問　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

耳。謝氏言之已詳學者考之可也

語類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荅爲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

集註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

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語類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他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集註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

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或問　周氏又以爲欲門人觀顏子之朝夕者尤善而亦皆少偏蓋雖聖人之於顏子固有不待省而知者然蓋必常有省焉非全無事實而妄爲此言以爲教於門人也

語類　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著處方有可省處○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

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顔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便眞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蓋與之言顔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問顔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仲思問黙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

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

文集　顔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子曰視其所以

集註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語類　所以是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

觀其所由

集註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語類　若是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爲利者

察其所安

集註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語類　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

心方安○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文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去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集註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語類　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

四書廣註　卷四　爲政　五九

難事。亦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集註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

四書廣註　卷四　爲政　卆

互相發也

或問　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爲

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

語類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道理卽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溫

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二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

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

子曰君子不器

集註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語類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

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集註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

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語類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集註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語類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注謂普徧是汎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註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或問　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語類　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

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文集　學是放效見成的事故誦讀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註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語類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集註云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集註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語類　問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

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强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

文集　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

子張學干祿

集註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集註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或問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眛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

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敎人眞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敎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脩其在我者而已

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敎之以是而求祿哉

語類　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説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多聞闕疑愼言三件事○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説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説出來這裏方見

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説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旣闕其疑殆而又未能愼其餘則必有尤悔○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孔子不敎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敎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之心耶○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註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擧錯得義則人

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或問　曰當是時也三家專魯哀公豈得而擅擧錯之權哉曰胡氏有言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擧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旣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

語類　擧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爲擧直錯枉

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銖錄云此是自脩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爲直以直爲枉矣○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註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語類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此慈字兼內外而言○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集註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集註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或問　是亦爲政夫子蓋曰彼以是爲可推以爲政則我之爲是是亦未嘗不爲政耳○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

之以此而爲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措之則愾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語類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集註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語類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眞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集註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註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

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

此而已矣
或問　馬氏之說雖約然其義則可推而知也蓋以所因爲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今是說者乃遺其所因而專以損益爲言則夫損益之變又豈有常而可預知者耶○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爲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

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解苛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
語類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

年爲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爲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

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

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爲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集註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語類　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集註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語類　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

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四書廣註卷五

論語上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集註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

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閒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語類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絶天理失其初心也

文集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集註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語類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

無可疑○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註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

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語類　人旣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旣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爲吾用矣心旣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或問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

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

文集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曰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

林放問禮之本

集註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集註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類　問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集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

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

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或問　楊氏直以儉戚爲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爲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爲本也其告林放豈欲其因吾去取之意而有以黙識夫本之所在也歟

語類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荅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

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荅本意孔子只是荅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問喪與易也寧戚注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大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荅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耳○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

文集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則奢爲末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集註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語類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與平聲

集註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當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語類　問季氏旅於泰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文集　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或問　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

語類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

文集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

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集註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語類　素以爲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爲質

而絢以文之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集註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或問　詩人之意但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爲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耳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註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語類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

却重○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啟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註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或問　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曰孔子所言之禮今有存者幾乎曰胡氏有言先儒言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指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爲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也

語類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荅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足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集註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　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大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毁廟未毁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

者詳矣其曰鬱鬯者何也曰禮家以爲釀秬爲酒
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曰孔子
不欲觀之意諸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僭禮言之
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是自
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語類　所自出之帝無廟○禘只是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
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
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

後不足觀○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
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
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
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
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
文集　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
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
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
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註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
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
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
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
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
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語類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
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
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

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
語中爲大節目○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
四時之祭及祫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
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
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
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荅或人固是
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
其誠意方可感格○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
鬼神最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
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

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集註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語類　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盡其

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卽接續這正氣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集註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語類　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

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集註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

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或問　曰然則子之所論祀竈之禮何所據而言耶曰月令夏三月其祀竈而鄭氏之注云爾也凡祭五祀尸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乃設饌迎尸於奧

語類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奧故夫子都不荅他只道

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奧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文集　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註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或問　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為哉○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張敬夫曰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也

語類　周問獲罪於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

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集註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或問　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

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語類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集註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或問　曰繼此而復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聞者則固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聞而今當行者則亦不必復問而後從事也

語類　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子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子入大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

文集　問每事問之義如何曰蓋平日講學但聞

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集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

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語類　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集註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語類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爲牛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集註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語類　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註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

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或問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以子思孟子之言觀之則聖賢之分可見矣然仰遵夫子則作中和之德師法二子則強不弱之志二者審已所聞擇而從之可也

語類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註　定公魯君名朱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或問　呂謝侯氏之說以君臣各盡其道而言之正也楊周尹氏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曰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兩說之中呂氏尹氏各得其要可以互相

發明者也○謝楊皆以飲食宴賜爲使臣之禮似亦未盡夫君所以使臣者一事一物何往而非禮之所在哉

語類　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集註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

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語類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集註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語類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

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集註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語類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集註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語類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

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此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集註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或問　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其不

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集註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

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或問 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爲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則與謝氏之說背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者遂可爲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爲大器也而可乎故觀此章者以楊子程子之說爲主而以范周尹

氏說輔之則其意得矣

語類 蓋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

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集註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語類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集註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語類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

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註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

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語類　問集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

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

文集　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註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或問　或以爲何所觀或以爲何足觀子獨以爲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爲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也

語類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

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麽無可說矣

四書廣註卷六

論語上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集註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或問　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擇鄉言之何也曰鄭氏程叔子皆云爾矣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之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

借此以明彼耳然程子之意亦似以里爲人之擇里而居者則又非文意也

語類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

便是那鄉村不好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集註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

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語類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

利去之則害。○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集註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或問　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語類　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集註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語類　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

文集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集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語類　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

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徧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集註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

成其名乎

語類　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集註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或問　曰子以爲終食造次顛沛言每進而加密何也曰吳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造次矣

語類　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蜚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

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集註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或問　此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爲仁者

如下文所云耳。

語類　問好仁卽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眞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略略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

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集註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語類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

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集註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語類　有這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不自去著力耳。間或有會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某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脈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集註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或問　曰世有因謝氏之說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者卽吾之仁。是說如何。曰此說最爲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旣又驗諸行事之實而後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

原。而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旣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攫拏。迭相排逐。煩擾猝迫。應接不暇。蓋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爲仁而謂愛非仁之說耳

語類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可知。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

終是仁人。或問過莫是失否。曰亦是失也。○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非是事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集註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

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或問　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

語類　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去。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

爲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註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或問　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

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語類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集註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

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語類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

文集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集註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

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或問　十一章之說程子兩義不同何所據而爲取舍也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也如愛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以相反爲言而上下章又且多義利之說則固當爲善惡之類矣

語類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

之云爾○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集註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語類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

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集註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語類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爲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此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摯跪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集註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

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或問 曰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已知而必求爲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已知也聖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爲可知者勉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爲防擬且爲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

語類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

位非所患也○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 唯上聲）

集註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日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或問　夫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

語類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一只是一箇道理○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只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曾子

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

恐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眞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

文集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註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語類　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

箇不得○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曾子爲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

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
爲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
曾子以天然底難說只得把人爲底說與他教他
自此做得到盡處便是天然底　這不是說一貫
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
人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
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
便曉得一貫今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
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
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曾子所說却是
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
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
等級分明

文集　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
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
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
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
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曾子於
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

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
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
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
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
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
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
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
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

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
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
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
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
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
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
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
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
自通貫矣○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註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語類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

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文集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

集註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羡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語類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集註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語類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

峻暴硬要闌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註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

疏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語類　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凊定省之禮自此間闊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集註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語類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註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語類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集註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語類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

文集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集註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註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語類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集註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語類　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

四書廣註卷七

論語上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集註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語類　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絏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絏為可妻也

文集　雖嘗陷於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註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語類　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

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集註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語類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集註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

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集註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集註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

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顔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顔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或問　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爲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顔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語類　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也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集註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或問　胡氏曰漆雕開之言如此蓋爲己之心勝

而進道之志大也○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爲餔啜計耶使效一官脩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語類　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麽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

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他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既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

文集　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潤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集註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或問　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集註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語類　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集註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語類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

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文集　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集註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集註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或問　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

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集註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集註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或問　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

而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
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
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
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
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

語類　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

文集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集註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語類　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集註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集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

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集註　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語類　剛是堅强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其人或人不知

剛之義夫子以爲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麽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邪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邪壁立千仞底便是剛○棖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爲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强之貌便是有詘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集註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

別

或問　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强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

語類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强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問子貢欲無加諸

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

文集　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集註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

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或問　謝氏楊氏以為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黙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

語類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註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語類　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

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册子上便了
不去行處著工夫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集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
者蓋亦人之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
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
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

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
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
也
或問　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
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
其一以爲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
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
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爲其子
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
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語類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
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
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
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問經天緯地曰
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
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
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聖人
寬腸大度所以責人也寬
文集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

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註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
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
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
也

語類　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
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産之政不專在於寛
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産上不在民上
○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
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
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産爲國時衣服有
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註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或問　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知去聲）
集註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
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
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如此
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
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
語類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
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
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
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
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
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
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
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　焉於虔反）

集註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
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
仁也
或問　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
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閒
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
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

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旣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簒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耶至於文子則其去

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曰程子又謂子文若果無喜慍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古者遁世之人後世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心如木石無所喜慍而所爲有不合

於理者焉則又何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爲二子之事聖人爲之亦曰忠清而已何也曰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人之心則豈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爲仁則不可耳曰然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爲矣故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比干伯夷之所以爲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惟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

見乎

語類　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旣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爲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慍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慍之色有喜慍之心若有喜慍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

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

文集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慍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先生解云心德

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集註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

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集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

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語類 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且如凡事初一上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决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

文集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决過則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集註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或問 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暗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

語類 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

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他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

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集註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類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狷底成不是今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眞箇是做得孝成忠眞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眞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語類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蘇氏之說以爲

已怨而希字猶有些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絕無怨矣又不相合恐只得從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卽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文集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集註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或問　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語類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

市恩其用心要作甚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集註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語類　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爲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

而外與人相善底人。○問左丘明謝氏以爲古之
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
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
鄧大著名世字元亞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集註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集註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或問　其以子路爲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胷
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

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眞百世之師者。豈
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議
之。以爲是特賁育之倫耳其亦誤矣
語類　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子路如此
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
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
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今學者
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
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
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

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或問子路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功夫處否曰這
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
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
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
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
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
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
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
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

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問仲由
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
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其意在
於求仁乎○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
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强而中心不然
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
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子路學雖粗
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資質高車馬
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古人揀已偏

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集註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語類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

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顏子之志不以已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已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曰他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集註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語類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已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閒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衆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煞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炎錄云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註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語類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曰改了便無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集註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或問　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已也呂氏遂亦以忠信爲聖人之質則又誤矣

論語上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集註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或問　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集註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

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簡者不煩之謂

語類　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可也簡止以其簡爲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集註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或問　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

語類　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

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

沉詳密處

子曰雍之言然

集註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或問　大率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集註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

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

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
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或問　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卽氷釋不
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
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
語類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
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
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
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
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問不遷怒不

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
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
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
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
一箇也○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
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爲克己之初一以爲用功之
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
思○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

是效驗耳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行夫問不遷怒不
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
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
此純熟乃能如此○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
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
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
是道理是甚次第○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
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
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

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
斷了○蓋顏子只是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
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
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集註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
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或問　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
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

曰冉子爲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衣去聲
集註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
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或問 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
優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閒也故雖以富
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
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爲私積
也

語類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
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
寬○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
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集註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
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集註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

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
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
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
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
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
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
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集註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
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
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
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
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
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
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
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語類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

多一曰宇意以仲弓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
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
子說人父不善○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
言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集註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
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
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
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
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

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
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

或問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
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
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
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
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
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
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
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
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
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
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
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
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
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
○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

爲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如此辨
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
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
豈以爲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
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

語類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
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
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
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
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

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

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横渠内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周貴卿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子樣初推時須要我著力及推發了後却是

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文集　內外賓主之辨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爲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爲客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集註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或問　胡氏曰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曾之所以卒不競也○藝之爲言能其事之謂耳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語類　問集註以從政例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

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集註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

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語類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集註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

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或問 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集註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或問　曰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

語類　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劉黼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心不與物交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

文集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

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集註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語類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

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集註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語類　問孔子誨子夏勿爲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夫子告子夏以無爲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眞小人者無異而何以儒爲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 澹徒甘反

集註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或問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飮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䏐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旣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爲之屬乎去古旣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語類　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

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集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語類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禀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爲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

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也○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讀孟之反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爲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集註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

之也

或問　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惸獨而獨畏高明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集註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或問　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耶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

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語類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集註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語類　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爲言無矯揉著力處失却聖人本旨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註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語類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絶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

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便是罔○問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絶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集註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

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文集　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註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　此則專爲引進學者而言也

語類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文集　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集註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

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語類　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

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才泥著便不是○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文集　仁者之心如是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集註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語類　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利底人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

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閒。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

言。○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

文集　動靜仁知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知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知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集註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或問　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强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

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

語類　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

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集註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或問 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

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

語類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註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或問 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爲欲以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范氏所謂憂爲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

曰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語類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集註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語類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博學亦非謂欲求異鬪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工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文集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集註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
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
之也
或問　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
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爲而不
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
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
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
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爲
拘拘謭謭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曾氏曰見南

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
此
語類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
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
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處便見○問予
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
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
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
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爲此○子善云此
處當看聖人心聖人之見南子非爲利祿計特以
禮不可不見聖人本無私意曰如此看也好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集註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
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語類　問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
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
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爲是不知○中庸之爲德此

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
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又問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
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
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
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
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
是箇恰好道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
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
字正是說久字意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集註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語類　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恐是

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只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以爲病耳○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乎上下聖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猶病諸是

也必也聖乎蓋以起下

文集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集註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語類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己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

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爲仁之方也○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强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爲仁之術○問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

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
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
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問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
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
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己對人
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
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
文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
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

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
自達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集註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
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
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
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
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

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
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
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
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
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
其治有所不及耳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
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
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
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文集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
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
謂推己及物恕也○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
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
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四書廣註卷九

論語上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集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

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或問　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

文集　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集註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或問　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

語類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

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已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

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

文集　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侯子辨總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註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語類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徙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集註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語類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

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集註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語類　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

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

文集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

子曰志於道

集註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或問　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閒。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

隙漏矣。

語類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文集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卽其

事也。
據於德據音倨
集註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語類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旣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依於仁
集註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

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語類　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骨子○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著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
游於藝
集註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語類　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

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閒本末具擧而內外交相養矣○又曰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旣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又曰志於道據於德說得

尚粗到依於仁方是工夫細密游於藝者乃是做到這裏又當養之以小物

文集　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爲是以養之也○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註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

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語類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集註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語類　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

得亦未將做事○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集註　臨喪哀不能甘也

語類　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註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語類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道夫錄云共變也有漸　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閒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集註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語類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集註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

同

語類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　好去聲）

集註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

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語類　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决去做敎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

年不成者也○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决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文集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卽事卽物毫釐之閒又自有不可易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集註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

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或問　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

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廹於聖人而止廹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閑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語類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

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

文集　上句是假說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集註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决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集註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或問　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

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黝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語類　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爲一感之至深

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也○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

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公自思量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集註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文集　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集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

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或問　曰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

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語類　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

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

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胡家說夷齊所爲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文集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楊氏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旣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曰此說甚善○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註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或問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衞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

語類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文集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

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註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
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語類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
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
說○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
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濶已有
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易之爲書大
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
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

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
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易是箇空底物事未
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
做甚事皆撞著也○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
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如坤之初六須
知履霜有堅氷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
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夫子讀易與
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
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胸中寫出這箇理○問
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

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仁吾豈
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史記加作假
古本五十字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
似而併誤也此孔子繫易之時自謂假我數年卒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
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註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
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
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

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
之語而類記之
語類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
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
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
其中禮則節文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
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集註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集註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語類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不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匙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中

文集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集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安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

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語類　問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會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註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　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註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語類　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集註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或問　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爲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語類　恭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

能害者○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文集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註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敎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敎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敎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語類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

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聖人雖敎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

子以四敎文行忠信行去聲

集註　程子曰敎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語類　敎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讀子以四敎而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

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敎如何理會也須且敎讀書漸漸壓伏這箇身心敎定方可與說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集註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或問　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務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

語類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集註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或問　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

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

語類　賓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集註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或問　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之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

語類　吳伯英解亡而爲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卓錄云此等人不可謂有常之人矣　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集註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或問　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不絕

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集註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語類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待於己不是聞詳見略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己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曰知只是

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

文集　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集註　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集註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

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語類　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

文集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集註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集註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語類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

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集註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

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蓋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集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或問　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廹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語類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註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或問　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語類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

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
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之意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註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
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
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
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
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

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
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
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語類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
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
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
以仁聖之道誨人○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
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
異○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

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
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處做來親見是恁地
如何解恁地說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集註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
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
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

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
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
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　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
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
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
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
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
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
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

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

語類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誄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令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文集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禱爾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於皇天后土也○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集註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語類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註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文集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寬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集註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

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語類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畢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著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
文集　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

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

四書廣註卷十

論語上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註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或問　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大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

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毁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毁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語類　泰伯得稱至德爲人所不能爲○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

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得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

所見不欲去圖商○吳伯英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

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問太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泰伯章所引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

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

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文集　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至德之論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美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

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集註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獘

語類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註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

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語類　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葸不勞不亂不絞與興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爲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

扶

集註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語類　正卿問曾子啟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

文集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集註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集註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集註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 曾子三言其爲脩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卽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爲君子於是持養旣久而熟睟面盎背不待

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本末精粗之間今以籩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

語類 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脩身之效爲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能近信所以爲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爲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

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籩一豆皆是理但這箇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已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

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毫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爲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文集　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之

久而後能至於此也○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辭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辭氣則鄙倍之意可遠張敬夫　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禮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爲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爲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

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遽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遽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遽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註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顔淵是也顔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或問　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顔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

如此耳○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爲難○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顔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顔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喩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

語類　曰想是顔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顔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顔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

文集　熹按此謂顔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

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顔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集註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荅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或問　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不能故設爲荅問之辭以審訂之耳

語類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

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爲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

文集　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葢雖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

二字葢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集註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語類　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葢緣只以已爲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已是可見其狹小

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脚

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須多蓄得在這裏看我要買也得要賣也得若只有十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毅有忍耐意思○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註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集註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

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或問　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

語類　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

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

立於禮

集註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或問　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成於樂

集註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或問　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

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語類　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

○問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爲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淳錄云所以聽之自能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樂於歌舞不是各自爲節奏樂只是此一節奏歌亦是此一節奏舞亦是此一節奏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註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或問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

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

語類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

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

文集　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强求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集註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或問　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爲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爲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勇又不幸而貧苟無道

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註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

者也

語類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凡吝於事吝於爲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會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

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詑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文集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集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語類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集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或問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爲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爲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

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

文集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

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集註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語類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集註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

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註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或問　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

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
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
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箴之
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
惡不論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
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
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
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爲是代昱行事也不
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

失可不戒哉
語類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
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
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
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
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繫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
他事權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　雎七余反）
集註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
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

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語類　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
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　悾音空）
集註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
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
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
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
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語類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
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
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
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問狂而不直
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
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
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
律無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
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
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集註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語類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恹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集註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語類　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集註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集註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語類　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集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集註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集註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集註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

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或問　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爲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纘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爲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語類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

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横渠云商之中世都棄

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凉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

文集　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葢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

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唯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民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

是論其理如此耳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集註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

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或問　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葢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閒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語類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舄

四書廣註卷十一

論語上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集註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或問　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脩已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

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已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

語類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文集　問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曰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集註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註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

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或問　范呂以黨人爲知聖人者非是葢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孔子荅辭如程子說則亦微著黨人之不知已者恐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何執執御之意乃安爾葢嘗執御卽能鄙事之意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集註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註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集註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葢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或問　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葢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

語類　絕四是徹上徹下○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

是自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

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文集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子畏於匡

集註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集註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

集註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或問　曰程子聖人自做著天之說如何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夫與天為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為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為是言則不可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類　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匡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為匡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匡人其如予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

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事則不可知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集註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語類　先生曰大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

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大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集註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語類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

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集註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語類　大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集註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集註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敎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

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荅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語類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荅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

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

文集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若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集註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語類　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集註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語類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

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集註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怳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或問　章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眞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

語類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

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

文集　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集註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語類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

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眞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文集　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

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敎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鄕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葢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

而崇哉○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集註　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葢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顔子

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旣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葢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語類　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直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卽當了○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著意思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粗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著力不得時蓋爲安排著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趲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著力否

文集　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遺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集註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問如字）

集註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或問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已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

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
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
決不以病而懵也
語類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
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
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
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恥於無臣
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
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

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集註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
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
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
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
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
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

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集註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
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
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
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語類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

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子欲居九夷
集註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
之意
語類　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
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
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
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
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註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註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或問　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衰以大雅爲文王盛以正變爲小大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註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語類　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　舍上聲

集註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或問　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之言非以爲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愼獨者何也曰言人欲體此道

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唯愼其獨則可以無所閒斷而不虧眞體

語類　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閒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閒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

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與道爲體是與那道爲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周元興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文集　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

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集註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或問　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荄得害嘉穀

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集註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或問　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

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與平聲）

集註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語類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註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集註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葢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語類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集註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葢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或問　楊氏聖人與人爲善又惡其怠而止之說亦有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註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語類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

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註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集註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葢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

夫子稱之
語類　是自有一般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
集註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語類　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集註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

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益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語類　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註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集註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語類　知者不惑眞見得分曉故不惑○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勇者不

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文集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

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註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

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或問　曰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爲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爲稱一物而進退以權平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何邪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爲詳今請以其所別堯舜之說論之葢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皐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哉
語類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

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葢恐人離了經然一滚來滚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葢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

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
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權處是道理上面
更有一重道理○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
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
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
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
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
則都旱了不可以爲常○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
恁地做方好○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

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
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
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
常權畢竟是變○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
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
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
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
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
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

害於經乎
文集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
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
分別却恐其弊不至開一線路而已○或者指權
爲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曰世俗所謂權者乃
隨俗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
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集註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
翩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

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
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語類　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
花有翩反飛動之意○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
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集註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葢前篇仁遠乎哉之
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
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
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四書廣註卷十二

論語上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集註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或問　恂恂或以為誠信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

語類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集註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集註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語類　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

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集註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集註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亦占反

集註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

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或問　襜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敏給安詳不能爾者亦爲得之

語類　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

趨進翼如也

集註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集註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語類　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集註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集註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語類　注云棖闑之閒由闑右不踐閾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闑如一木拄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闑右邊出入此右字自內出而言○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闑之閒爲君位○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

右屏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
旁有棖棖闑之閒卽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
者謂右扉之中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集註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
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
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語類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閒人君
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
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閒屏者乃門閒蕭墻也
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
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曰如今人廳門
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集註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
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
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或問　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曰古者君臣所

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止用
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爲儀也宇文周復古
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
蹴齊者多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集註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
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
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語類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稍又結
算則箇若衆人到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
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則箇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集註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
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
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
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
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語類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

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文集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旣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趨步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

享禮有容色

集註　享獻也旣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語類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

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集註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語類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　緅側由反）

集註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或問　此章之首以君子發之何也吳氏曰此篇雖雜出弟子所記至纂集而成必出一人之手故自篇首稱之皆蒙上所言以見之也獨於此章之首又以君子發之不知何謂蓋既謂之君子則不得獨為夫子之事豈自此之後皆三代典禮而夫子行之不得獨稱夫子耶

語類　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

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集註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衣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語類　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集註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集註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語類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貉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狐爲之
褻裘長短右袂
集註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狐貉之厚以居
集註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集註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集註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文集　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羔裘玄冠不以弔
集註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註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集註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語類　明衣卽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卽浴衣也見玉藻注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集註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葢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集註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語類　問齊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集註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語類　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插教那米白著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集註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或問　不時不食胡氏以爲王制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最爲得之

語類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集註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葢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語類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葢皆欲得

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
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 量去聲）

集註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或問 胡氏曰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葢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

語類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沽酒市脯不食

集註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集註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集註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註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葢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集註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集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葢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或問 瓜之爲必何也曰旣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不坐

集註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集註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集註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或問　朝服何也曰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語類　問集註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集註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語類　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註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或問　既不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何耶曰吳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註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或問　廄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

必將有以告者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集註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或問　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旣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旣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

蓋敬愼之至耳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集註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語類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饍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

文集　如先儒之說則飯固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集註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語類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

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集註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或問　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集註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或問　楊氏殯而不葬之說恐亦未然葢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啟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

語類　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註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

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集註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文集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蹴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集註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集註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集註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集註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語類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

升車必正立執綏

集註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葢君子莊敬無所不

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語類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語類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集註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

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集註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四書廣註卷十三

論語下　膠州張謙宜纂

先進第十一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集註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語類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註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

言其如此葢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集註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葢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語類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集註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或問　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葢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爲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
語類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
文集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集註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

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葢聖人之謙德又以
深贊顏子云爾
語類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
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
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
集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
異詞者葢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
夫子歎而美之
或問　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

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
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
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
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集註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葢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
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

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語類　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
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集註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
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
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集註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

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註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
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
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
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
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
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

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語類　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

文集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葢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集註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集註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集註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為去聲）

集註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集註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或問　曰邢疏以門人為顏淵之弟子然乎曰顏淵早死未必開門授徒也范氏以為夫子之門人也近是

門人厚葬之

集註　葢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集註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或問　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集註　問事鬼神葢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葢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語類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或問季路問事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

也○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文集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已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

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限界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集註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或問　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

語類　問閔子誾誾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子○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

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

文集　侃侃只是比之誾誾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集註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語類　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欵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魯人爲長府

集註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集註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集註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集註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註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註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語類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

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集註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集註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之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
集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或問　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

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
語類　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

見一旦仕於季氏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益緣他工夫問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

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集註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集註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語類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

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

參也魯

集註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語類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

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師也辟 辟婢亦反

集註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

集註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註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語類 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

文集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集註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集註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語類　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

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塗轍猶言規矩尺度○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文集　循途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集註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文集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註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

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禀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禀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禀失之弱不患其不禀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或問　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集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或問　或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顏路何

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爲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子有相死之理耳

語類　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淵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集註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集註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集註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

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集註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集註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集註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

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或問　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況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弒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矣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弒逆者多

矣此二子所以賢與

語類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

文集　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集註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集註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集註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集註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葢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文集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況

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集註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集註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葢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集註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集註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語類　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集註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語類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集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

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集註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

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凉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

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或問　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爲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〇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旣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旣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

語類　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頭道理〇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

子粗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粗暴疎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能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爲國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〇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著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

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了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别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

信之亦是此意○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怪○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眞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

說子路是眞此四人氣象好看
文集　門人詳記曾晳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曾晳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靄然

見於詞氣之間○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道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道理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顚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据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

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荅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集註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集註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語類　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閒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

文集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集註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苔無貶詞蓋亦許之

文集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集註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

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論語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集註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葢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或問　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

是稱之

精義　禮者攝心之規矩

語類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克己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己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

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須說克已復禮

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爲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爲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已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之類同意○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

文集　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已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已○克已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已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

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註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

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

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　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

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

語類　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非

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文集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本文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

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克己之目不及思意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於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集註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

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或問　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幷言之葢將使之以是自考耳○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葢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
語類　希遜問夫子荅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

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効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葢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時也著那私意不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著那私意不得○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

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

加於人○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文集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置也

司馬牛問仁

集註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刃

集註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語類　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荅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或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讝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集註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

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或問　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耶曰仁者之言

無不訒葢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語類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集註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夫音扶）

集註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語類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文集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集註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集註　葢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集註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語類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註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葢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語類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子夏

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
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
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
無差等了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集註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
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
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

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
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
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
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
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
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或問　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臨迫者
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
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語類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
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
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
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
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
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
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或
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
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

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
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
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
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
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
遠只是這些子○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
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
曰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集註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
或問　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
語類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集註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或問　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集註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或問　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語類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集註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集註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或問　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

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葢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語類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葢說得話來也君子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集註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或問　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葢立言之難如此

語類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集註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葢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集註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或問　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

次第而舉葢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集註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註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

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或問　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葢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

語類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葢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集註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或問　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戸也其說得之矣○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

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

語類　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惡去聲

集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或問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爲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

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集註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集註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或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

語類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爲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末如之何也已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集註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語類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庶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爲底人不待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集註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

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或問　片言折獄之爲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子路無宿諾

集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

以全其信也
或問　宿諾之說以宿爲豫諸先生皆從之葢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爲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語類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註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或問　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註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語類　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

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小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註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

用心不同如此
語類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
曰成字只是欲字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集註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
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
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
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集註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
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或問　此章之意但爲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
亦安分知恥而不爲盜耳夫已嘗爲盜之人安能
使其皆知有貴於已者而樂之哉
語類　横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
民自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
不竊故爲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横渠之
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
子雖不純於爲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
人氣象恐不若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集註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
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
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

殺乎
或問　此章之意大槩專勉康子以爲政者上之
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集註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集註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
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集註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集註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語類　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集註　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或問　以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語類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

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己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龜

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任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是樸實直是無徧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

文集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 聞

集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語類　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葢才放退則逮前而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

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慝吐得反

集註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葢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集註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集註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

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或問　蓋聖人之意正以其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爲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焉耳

語類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

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効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効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德何緣不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粗了○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

子荅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

集註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語類　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

樊遲未達

集註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或問　曾氏曰樊遲未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葢
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退而
問子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其問知而已子夏
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於不
仁能使枉者直也
語類　樊遲未達者葢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
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

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
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集註　舉直錯枉者知也能使枉者直則仁矣如
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語類　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
愛人○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
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
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
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

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集註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集註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集註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

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
子夏葢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
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
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
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
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
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
問矣旣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

是
語類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爲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集註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或問　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

謂也
語類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註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或問　謝氏以文爲威儀則失之過矣蓋朋友之會然後有威儀非以威儀而會朋友也況朋友之會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苟徒以威儀爲事則賓客而已矣豈朋友之謂哉

四書廣註卷十五

論語下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集註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語類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

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先是率他勞是爲他勤勞○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集註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

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集註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或問　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常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

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出矣
語類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文集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集註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或問　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語類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

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
文集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集註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

子自楚反乎衛

語類　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

子曰必也正名乎

集註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語類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衛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爲蒯聵○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他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他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集註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集註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集註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語類　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集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語類　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抵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集註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文集　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集註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語類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集註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集註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
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
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
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
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
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
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
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

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集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
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
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
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或問　人情物理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莫不具於
詩誠能誦而通之則授之以政無不達矣

語類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
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黨之間至鄙俚之
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
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
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
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
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
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
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
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

語之間委曲和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註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或問　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
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
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
死于越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集註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或問　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旣見其不以殖産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

語類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子適衛冉有僕
集註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集註　庶衆也

或問　曾氏曰孟子曰雞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乎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謂常談而置之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集註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集註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擧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語類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

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集註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葢爲衞靈公不能用

而發

語類　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敎行民服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 去上聲

集註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葢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語類　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註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

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或問　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卽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

語類　伊川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或問　十三章之說何以異乎六章而複出之也
曰晁氏以爲此專爲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 與去聲）
集註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
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
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
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
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
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

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
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或問　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
官職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
之所得聞者季氏內朝之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
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
以家事爲國政故夫子抑之○或者以爲此季氏
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
孔子爲不知者而微辭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

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攷之可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
集註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或問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
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媢己之人爲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
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
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

也豈獨三子之過與○嘗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
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集註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集註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
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集註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集註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語類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集註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語類　曾問近者說遠者來夫子荅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荅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註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或問　張敬夫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

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集註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集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

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或問　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註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語類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欛得緊○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

文集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

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葢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集註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葢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或問　行己有恥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邪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

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

語類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漸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

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

文集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恥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當處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已之實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集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語類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集註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或問　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

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集註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

集註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或問　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

語類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文集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使令他學

中則怠惰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曰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

集註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集註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語類　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集註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語類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註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

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或問　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

語類　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集註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或問　楊氏引孟子以爲證則不類蓋孟子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眞言亦各有當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集註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或問　張敬夫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悅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悅人之悅已也故悅之不以其道則不悅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已之私而

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
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語類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
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
他故易說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註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
反是
或問　惟楊氏爲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
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驕盛氣釋驕之形則讀者

對互以求其有以自得之矣
語類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
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
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集註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
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
至於外馳故近仁
或問　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者必能力行木
者無令色訥者無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

語類　問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
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與底
氣象○剛毅木訥只是質樸厚重守得此物故曰
近仁
文集　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
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
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
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
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

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集註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
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
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
或問　切切者敎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
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
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

語類　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集註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或問　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旣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語類　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

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註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語類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

四書廣註卷十六

論語下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註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或問　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

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幷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耳

語類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集註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註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

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或問　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蘗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

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鬬進於胷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絶其萌芽蹷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閒則於仁也其庶幾乎

語類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遏殺得住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巳○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晞遜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絶矣今人非

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巳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卽絶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巳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巳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集註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或問　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集註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

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或問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註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集註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葢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

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語類　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荅也是無可說葢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荅而已亦見孔子不恁地作鬧得過便過○适之言亦不爲不是問得也疎禹稷是好人羿奡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荅緣問得騃正如仲尼賢於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騃然他意思却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學者之心惟知爲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荅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

文集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集註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語類　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

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集註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或問　蘇楊尹氏之說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爲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爲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集註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藳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釆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葢善之也

或問　諸說皆善然以春秋傳考之與此有不同者未知孰是其曰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

衆賢各盡其用者子產之功也○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後世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集註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葢舉其重而言也

或問　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

語類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集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或問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

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亂則其爲人可知矣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集註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葢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

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或問　吳氏曰荀子論管仲云與之書社三百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則是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也秩秩亦無怨言之意

語類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

文集　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集註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或問　張敬夫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爲怨也故貧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諂之病甚於怨而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

語類　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集註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

聲

集註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或問　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

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

語類　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爲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爲成人○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

集衆善而爲之兼體用本末而言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集註　復加曰字者已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

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集註　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

亦衞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集註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或問　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語類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

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眞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集註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或問　范尹以爲時人以武仲能存祀爲賢故夫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爲要君耳初不爲能存先祀發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集註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語類　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譎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蹊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集註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集註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或問　如管仲策名委贄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

語類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
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誰
得似他這仁○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
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
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
說却當○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
害理不得爲仁此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
理流行時遽遏絕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
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
仁害仁便是忍心也

文集 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
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
便可稱之初不許其德之如何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 與平聲相去聲

集註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集註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
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
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集註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
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
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
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
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
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
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

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
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
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
以相掩可也

語類 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
須論其罪否曰是○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
功時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管仲孔子自有說
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揜功如唐之王
魏亦然○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

以爲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令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已而命令皆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足

文集　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

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

集註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集註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或問　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唯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

集註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集註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集註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或問 本文之意言之為言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歟

陳成子弒簡公

集註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集註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

集註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集註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或問 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名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註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

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或問　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楊氏發明其意且以孟子所謂天子討而不伐為證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其相反若是何耶曰孟子之言謂三不朝而六師移之之等耳胡氏乃特為弒逆而言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弒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晉李毅告

王濬以為弒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弒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决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

語類　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葢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

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註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或問　張敬夫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

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以子路之剛强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爲主焉

語類　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爲有臣乃欺也

文集　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强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註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語類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湊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相似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集註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語類　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

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集註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集註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葢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或問　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之事而使者知

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事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

語類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註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葢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集註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或問　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餘於言也

語類　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

文集　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集註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集註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集註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語類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

暇箇甚麼須於自已體察方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集註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葢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或問　張敬夫曰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况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于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註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或問　逆詐億不信乃猜防狡險之意○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

語類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葢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葢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

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高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

轉言語舊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

文集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抑者反語之辭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集註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葢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集註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或問　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爲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爲佞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集註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問　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

語類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集註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集註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語類　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註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

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或問 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已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㫺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

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爲也

語類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以德報德益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他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

子曰莫我知也夫扶夫音

集註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集註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葢在孔門中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葢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

語類　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荅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

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夫子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哄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令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天非眞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未到上達只有下

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

透過上面去○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厮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

文集　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集註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或問　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爲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隳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集註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或問　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

於心而爲性其旣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
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葢指氣之
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
不察矣
語類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爲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
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
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集註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或問　避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國之事
或智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飄然事物之外以
沒其身而不悔此則僅能避地辟人之士猶頗有
意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爲耳○尹氏之論辟
世以舉世不見知爲說則是見棄於人無所自容
而後去其辟之之權初不在我而窮迫不得已之
意反甚於辟地之人矣豈其然哉
語類　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
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
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
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其次辟地
集註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集註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集註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註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集註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葢賢人隱於抱
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
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
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或問　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
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
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

覆乎耳豈知其有不可爲而自昧以苟爲之哉

語類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否曰然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集註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

之則亦非常人矣

語類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聞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久之先生曰天下固當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自有樂時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集註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語類　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爲學者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集註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集註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或問　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集註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

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以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集註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語類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註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

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或問　所謂修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爲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

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捧盤水如雷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

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語類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處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問體信達順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聰明睿知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聰明睿知如何不由

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知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文集　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耳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集註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或問　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

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

語類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文集　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

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集註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集註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

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語類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

四書廣註卷十七

論語下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集註　陳謂軍旅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或問　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

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集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語類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集註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　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

語類　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

相應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集註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或問　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閒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語類　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

貫之耳

對曰然非與

集註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語類　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集註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　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

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洩語之哉○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閒而無不通者也

語類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

文集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集註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集註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　恭己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無爲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

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閒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已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已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子張問行

集註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集註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語類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集註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或問　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

文集　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閒耳

子張書諸紳

集註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語類　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

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集註　史官名魚衞大夫名䲡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集註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

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　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爲緘默而預爲可以卷懷之計也
語類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註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　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

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惟仁之安而於死生不見其有苦樂之異當死則死非不得已而捨生以取義也
語類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

於日用之閒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文集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

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註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語類　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

文集　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旣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顏淵問爲邦

集註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

者謙辭

語類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爲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爲邦曰看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業○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地著衣喫飯他日用閒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

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顏淵爲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

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

子曰行夏之時

集註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或問　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

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語類　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集註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　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

服周之冕

集註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或問　周冕之不爲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

樂則韶舞

集註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集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語類　賜問顏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

推行之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註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集註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集註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

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集註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語類 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近思錄 程子曰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註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語類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集註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或問 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閒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爲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爲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慧之爲言固明智之稱也吾之所言字之本意也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集註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

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語類 或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廹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甘吉父

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註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註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

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註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語類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註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語類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時忠在裏面了○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爲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集註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　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

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决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毁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語類　毁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毁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毁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毁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毁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毁人則不可如此也○須知道是非與毁譽不同方說得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毁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毁者必無也○先生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季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

文集　毁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毁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註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或問　斯民之指爲今日之民何也曰此難遽論請先考諸家之意而以經文訂其得失然後此意可得而言矣古注范游氏皆以爲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夫子之毁譽不私也此說善矣然如其說則經宜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謝侯尹氏皆以爲三代之毁譽於人皆以直道亦如夫子之爲但侯尹不指

言其爲民而楊氏又自爲一說亦以民爲言但以毀譽者爲一人直道而行者爲一人耳此其說亦皆可通矣然如其說則經宜云此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亦不得如今之云也凡此數說既不通矣則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則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此經意隱微而衆說雜亂是以讀者不暇細讀而詳考之

耳

語類　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

文集　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集註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註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　彼言之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小不忍范謝楊以爲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爲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爲盡其意耳○然則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强弱不同而皆爲不忍何也曰忍之爲義有所禁而不發焉爾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尹氏所謂忍性者蓋亦可以兼此矣

語類　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集註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或問　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註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或問　人卽道之所在道卽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

語類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註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或問　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諸說乃爲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註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

垂語以教人爾

語類　問聖人眞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眞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鈌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

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集註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語類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集註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或問　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語類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為政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集註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語類　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闒闒翣翣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

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集註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

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語類　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集註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或問　呂氏於文意尤不合蓋其牽於經文可與不可之云欲皆主於君子小人之身而言殊不知若皆主於觀者而言以爲稱量斟酌之語則尤無可疑也○張敬夫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文集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註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或問　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然有內外

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於水火者然水火猶或
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
利害以深曉之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註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
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
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或問　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
於以仁爲已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之不可以有讓

也蓋仁者已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
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
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顏子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
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
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
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語類　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
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
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

公說當字謂値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値處煞多
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
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
師長可做底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註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或問　處義旣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
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

語類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
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
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
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諒字
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
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爲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
之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
恐當訓明字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註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
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

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或問　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張敬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集註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

論其類之惡矣
或問　張敬夫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集註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註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語類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集註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或問　侯氏以爲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爲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爲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集註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集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下

季氏第十六（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

集註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集註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衞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衞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集註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集註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集註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集註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語類　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瞽者之義舊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

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集註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語類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

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乃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謀之過答問閒方且隨話恁地説未説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集註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集註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集註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或問　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爲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蘇氏曰上富而下

貧則不均矣君臣相忌則不和矣民不信其上則不安矣有無相通之謂均君臣相悦謂之和上下相保謂之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集註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集註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

得爲無罪故幷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
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
集註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屛也言不均不和內
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
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
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
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

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或問　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爲陽虎之難以
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
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惟
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
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
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
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
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
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

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
集註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
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
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集註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註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
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集註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
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
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或問　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廸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

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集註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則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或問　此章之旨其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集註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或問　樂節禮樂之說曰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樂道人善之說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益乎己也諸說皆以益於人言之失其旨矣○然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

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曰然則其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也

語類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

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集註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或問　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

語類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

文集　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集註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語類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謝說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集註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或問　大人聖言亦天命之所當畏也

語類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

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註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集註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或問　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

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謝氏所謂人皆有聖質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稟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耳夫生

而知之者豈其氣稟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敏
而得爲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强以求復其初
夫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
殆爲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其初之事也
文集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
則氣之淸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集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
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

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
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
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或問　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
件○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
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
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至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
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人說千千萬萬
在這裏何用事事雖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

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
却先說致知是如何○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
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
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
當思而思之矣
語類　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
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
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
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
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

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
子滲漏○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
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
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
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
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
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
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
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
聽德惟聰○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

此不思難之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集註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或問　張敬夫曰見善如不及好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誠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

曰未見其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集註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語類　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集註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集註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

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集註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集註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或問　謝氏詩禮之說各得其一偏若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集註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集註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集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或問 陳亢實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譬云爾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註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四書廣註卷十九

論語下

陽貨第十九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集註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語類　或問陽貨矙亡以饋孔子孔子矙亡而往

拜之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集註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或問　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子辨長沮桀

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語類　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詘矣到

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
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集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或問　二章之說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

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以來爲說如此○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語類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槩論○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

文集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集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

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或問　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絶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

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語類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

文集　氣質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絶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集註　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　焉於虔反

集註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集註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類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註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

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或問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大小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集註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集註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集註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語類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

做不得爾○夫子墮三都亦是瞞著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術中及圍成公斂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邪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羇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集註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

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語類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集註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語類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名却眞箇要去做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集註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集註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集註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

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文集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集註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集註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集註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

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或問　蓋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之僞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

語類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爲不擇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終是害事○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集註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集註　感發志意

語類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可以觀

集註　考見得失

或問　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

可以羣

集註　和而不流

可以怨

集註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集註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集註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集註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或問　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

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語類　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爾○亞夫問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

文集　爲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面牆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註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或問　禮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者正謂此也詳味而深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集註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語類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註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或問　蘇氏曰以其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

語類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文集　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註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或問　蓋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爲德之賊也

語類　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集註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集註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集註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或問　蘇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集註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註　狂者志願大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〇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語類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集註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〇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或問　蓋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衆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是以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

語類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爲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

子曰予欲無言

集註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或問　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

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爲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逈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

語類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集註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註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黙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

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文集　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黙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註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集註　期周年也

或問　諸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開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爲之文其過也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爲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爲之諱而未滅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爲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集註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或問　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以告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集註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集註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語類　問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劉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集註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集註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語類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集註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或問　二十二章之說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真以博奕爲可爲則失之矣

語類　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集註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或問　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皆以位言之耳

語類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

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集註　訕謗毁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或問　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范氏以諫爲訕尤害於理訕之得名正其以不告於上而顯言於衆耳○勇謂材力强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

語類　問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

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集註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或問　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若與爲巧令者不同然覈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令之尤

者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集註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或問　二十五章之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也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諸家說皆失其旨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集註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或問　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焉

文集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四書廣註卷二十

論語下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集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語類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

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註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或問　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

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

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

語類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

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更以求仁害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

文集　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

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旣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旣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

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集註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或問　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益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

語類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文集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註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葢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葢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語類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閒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

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集註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或問　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葢欲以女子爲閒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閒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
語類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

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集註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葢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集註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集註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集註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集註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或問　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集註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或問　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旣以

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值

集註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集註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集註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葢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集註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葢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或問　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

語類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

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集註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集註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

集註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集註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葢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淸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

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

集註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 繚音了

集註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或問　何以知亞飯爲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葢凡三飯也

鼓方叔入于河

集註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刀反

集註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

集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

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集註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或問　施之爲弛何也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

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衞縮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集註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四書廣註卷二十一

論語下

子張第十九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盖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註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或問　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爲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辨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集註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或問　弘之爲寛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葢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胷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寛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寛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葢如此雖其所守

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亡哉○不弘則鄙薄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自外至者足以奪其所守

語類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

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問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集註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有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或問　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語類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集註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或問　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

語類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

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集註　亡無也謂巳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或問　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

語類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知其所

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眞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註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巳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或問　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

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然矣

語類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葢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熳火養便似煮肉都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

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

工夫○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註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語類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集註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
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集註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
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葢並行而不相悖也如
良玉溫潤而栗然
或問　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非禮勿言者
葢曰不言云爾而傳者失之以囁嚅形厲之反尤

爲明白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樊於
期事非理之所得言者葢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
之非以爲理之當言也其曰孔子全之者葢以孔
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爲子夏之言正爲孔子發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集註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
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或問　唯范氏爲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註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
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
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
學者詳之
語類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
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
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
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
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
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爲大節

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
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集註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
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
事則無有
語類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
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
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　焉於虔反）

集註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

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或問　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末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

語類　君子之道孰以末爲先而可傳孰以本爲後而倦敎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敎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敎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敎學者則須循其序也○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其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爲敎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

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卽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

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愼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

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程子所謂愼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

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掃應對○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這是說灑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問灑掃

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

文集　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敎不得不殊耳○葢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註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或問　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葢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葢未有以明乎修已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産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葢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

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侯氏暇時之説亦善葢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此所謂學亦學文之意耳

語類　優當作暇字解○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説者

文集　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註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
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或問　子游之言本爲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
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集註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或問　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
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爲未仁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集註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

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
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或問　難與並爲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
之不可輔而爲仁也以文意求之蓋病其疎略簡
倨而於己無切偲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
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
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爲
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集註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
用其誠
或問　唯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
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
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
章之意爲反此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註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
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或問　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
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
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
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
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
得爲孝哉
語類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

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註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或問　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敎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爲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集註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或問　尹氏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揜者最得文意○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集註　公孫朝衞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集註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

記也

或問　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語類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

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文集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

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集註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語類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

集註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集註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語類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

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集註　此夫子指武叔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

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註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踰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或問　日月之踰但取其至高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集註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集註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集註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集註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

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語類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
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
處高常人所不能測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
領深厚其間自如此

四書廣註卷二十二

論語下

堯曰第二十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集註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或問　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語類　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

舜亦以命禹

集註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

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集註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旣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

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或問　蓋此亦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

語類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求代反

集註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或問　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集註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集註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文集　所謂剖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

法度夫豈以剖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集註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集註　武成曰重民五敎惟食喪祭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集註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或問　公則舉措合於人心而人自說服如管仲奪駢邑者蓋亦近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

或問　胡氏曰在人上者大欲爲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驕之有○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

語類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

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集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語類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葢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

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集註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語類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葢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文集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謝氏曰知命非君子之成名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則同其要則異猶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故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屈之其爲君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不知禮無以立也

集註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或問　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

之以爲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爲
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
徵於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註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
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
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四書廣註卷二十三

張謙宜纂

孟子綱領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

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

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

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

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

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四書廣註卷二十三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集註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或問 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荅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

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集註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集註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

此

或問　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

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

語類　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

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

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

文集　心之德卽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乃已發之仁耳○以利心爲仁義卽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

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集註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或問　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爲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深省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集註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或問　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

語類　聖人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

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集註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

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或問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

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集註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集註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

集註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

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或問　尹氏麋鹿魚鼈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集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

集註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　填音田）

集註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集註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

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集註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

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或問　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勸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閒然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庠序以申

之而致其詳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集註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

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文集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

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集註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集註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集註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集註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集註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　爲去聲

集註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集註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齊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

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集註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集註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語類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集註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集註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語類　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集註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集註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集註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

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或問　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文集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
孰能一之
集註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集註　嗜甘也
孰能與之
集註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集註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

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集註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集註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或問　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

語類　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集註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集註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或問　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

集註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或問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

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値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與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集註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集註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集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

心己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或問 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閒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

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

語類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陳晞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

要都盡是有限量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集註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

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集註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集註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集註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或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閒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

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范氏諸說
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
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
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
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
度之（度之之度待落反）
集註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
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

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
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
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或問　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
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
心之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
而反求之耳
語類　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
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

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
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又却忍爲
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爲
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
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
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物易見心無形度
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
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愛
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文集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

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集註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
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
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
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集註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
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

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
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
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集註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

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
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
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
聞與之與平聲
集註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

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
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集註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
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
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
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惽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
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集註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
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
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
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音許六反下同

集註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集註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集註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集註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語類　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

莫是大勢已去曰然

四書廣註卷二十四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集註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集註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集註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語類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集註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

集註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集註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集註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

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集註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

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或問　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爲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爲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集註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集註　芻草也蕘薪也　芻音初蕘音饒

語類　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耳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

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集註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以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集註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

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或問　子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慇懃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語類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

○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集註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語類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太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

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
文集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局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已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集註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集註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集註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或問　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集註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集註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集註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

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集註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集註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集註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集註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

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集註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

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集註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集註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集註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集註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

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集註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集註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集註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

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葢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集註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

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巳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或問　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厚民而彼爲好貨則其勢隔絶而不復可以相移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集註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葢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或問　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

語類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集註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集註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集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

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集註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所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集註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與平聲）

集註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葢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集註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葢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

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集註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葢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集註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戀反

集註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集註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集註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

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語類　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集註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集註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

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集註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集註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集註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語類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

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著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集註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集註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集註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

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集註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

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　倪五稽反）

集註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　勝平聲　長上聲下同）

集註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集註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集註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

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集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集註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集註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集註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集註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或問　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

文集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集註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集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集註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語類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曰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集註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集註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
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集註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

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四書廣註卷二十五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集註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集註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

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集註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

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集註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文集　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

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集註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由猶通）

集註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　與平聲）

集註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朝音潮　鬲音隔又音歷　輔相之相去聲　猶方之猶與由通）

集註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集註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集註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集註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集註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

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

集註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集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或問　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葢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語類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爲霸爲王不是差異葢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

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

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文集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

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詳味可見矣○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集註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語類　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著他心○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集註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集註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集註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集註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

要也

或問　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

語類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集註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語類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

文集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

可失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集註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或問　孟子既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

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

語類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集註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或問 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

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已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眞無不慊於心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

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卽止無復思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葢一以爲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爲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語類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葢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葢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爲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文集　告子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

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

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孟子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集註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或問　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

語類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爲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

話○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

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捂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

文集 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集註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盖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或問 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

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

語類 知言知理也○知言然後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

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卽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慴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

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爲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

文集　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閒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集註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語類　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

集註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問　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

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

語類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

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煆煉之法○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義○問塞乎天地之閒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狥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問塞乎天地之閒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疑其行無往不利何也曰只爲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利不然須有礙處

文集　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卽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畏懼耳雖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集註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

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或問　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閒也乃如此苟爲不知所以養焉而有

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爲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氣之爲貴而欲恃之以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語類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李先生曰配是襯帖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只是襯貼不是兩物相襯貼只是一滾發出來但道理得此浩然之氣襯貼起方有力量○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

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爲○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

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

文集　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

爲主○氣配道義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註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

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或問　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

語類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

矣○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粗處去看便分曉○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摺價說不了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非

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襲取得那氣來教恁地浩然○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

文集　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所謂集義正

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益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集註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通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或問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之未充而助之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

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葢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葢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

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

語類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事正忘助相因無斷

事必忘正必助長○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爲不畏之形○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苗固不可揠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

文集　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

語脈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覆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　復扶又反

集註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

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茍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語類．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葢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葢是用工夫起頭處○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葢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辯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而不見岸也○先之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爲是他說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爲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

始之言栽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爲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爲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
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
矣

文集　詖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
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

聲

集註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
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
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
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
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
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
學者務本而已

語類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住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
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
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
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
以爲己不敢當遂云姑舍是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集註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
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
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集註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
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
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或問　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

門弟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程子之說蓋已得之或者反之以為顏子合小大而所微但未彰著之稱者則過矣

語類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

不全○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曰姑舍是 舍上聲

集註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集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集註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 朝音潮

集註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或問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於人觀之則可見矣

語類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

足以言聖人矣○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 好去聲

集註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集註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集註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

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語類　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集註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集註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

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或問　王霸之辨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眞可謂長於譬喻也

語類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集註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集註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語類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集註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或問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

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集註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集註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集註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集註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集註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集註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語類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

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𢂷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集註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集註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集註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集註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集註　天地以生物之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或問　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

語類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肯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著箇以生物爲心○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

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

文集　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

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別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集註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集註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語類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方其乍見孺子

入井時也著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得些子○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問惡其聲而然何爲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

之心出來葢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鍼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集註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語類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

文集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集註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語類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

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

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

文集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

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

出來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集註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集註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

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語類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卽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問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劉居之問知皆擴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寬夫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也○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幹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閒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

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

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
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
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
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
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
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
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
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
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
謬之意自消○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

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
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
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
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或
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
是惻隱羞惡便信在其中○黃景申嵩老問仁兼
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
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
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
得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

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
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
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
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
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
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
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
間斷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集註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
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
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集註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
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
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
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
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
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語類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
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
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集註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集註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
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集註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語類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集註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
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
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集註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
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
集註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
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
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

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或問　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
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
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
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
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
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
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
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
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

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語類　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

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已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集註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集註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語類　與人爲善蓋舜不私已如爲人爲此善一般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非反

集註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語類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淸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矣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集註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語類　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集註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語類　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此弊矣○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

四書廣註卷二十六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集註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語類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集註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集註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集註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集註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集註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或問　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旣失禮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

語類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

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集註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集註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集註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集註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集註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

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文集　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首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造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集註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集註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集註　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集註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集註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集註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

集註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

集註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
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
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集註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
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集註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
集註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
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
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
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集註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

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
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集註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
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
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
邪
語類　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

禮四縣爲都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集註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
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
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集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集註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集註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集註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集註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語類　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爲使出弔於滕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集註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集註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

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集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集註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集註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

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集註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集註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或問　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文集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集註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語類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爲天

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集註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平聲）

集註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集註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語類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集註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

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敎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葢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集註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集註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集註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集註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集註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葢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集註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
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
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集註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隱於靳反

集註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集註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
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
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
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或問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
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
回面汚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上聲

集註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
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
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絶子
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語去聲

集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
也

高子以告

集註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集註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
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集註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集註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集註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集註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集註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敎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集註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集註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

集註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集註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

悖者於此見矣
或問　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集註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集註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或問　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資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啟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集註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語類　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

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師旅爲當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集註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集註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

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或問　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葢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葢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皆謂此也

語類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葢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

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
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
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
已發是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
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
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著非是有安排等
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
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
師書中多說聰明葢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

聰明底如何遏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
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
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
文集 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
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
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
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
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孟子所謂性善者以
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
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眞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
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
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葢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
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
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 此孟子道性
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
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
性未嘗不善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

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集註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
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葢
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
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
說也
或問 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
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
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
不可復冀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

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
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
語類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
其本原一切爲他啟廸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
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
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
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廸之言想見甚好惜
其不全記不得一觀
文集　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
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

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
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
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
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
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
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
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
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

集註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
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
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
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語類　問三子之事成覸則若參較彼已顏子則
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
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
集註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
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
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
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
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文集　然或氣禀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
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
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至易而反爲至難
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
集註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
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
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集註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
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
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
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
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
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
曰齊衰疏粗也粗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
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語類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
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
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
先正了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
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
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集註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
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

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
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
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語類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
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集註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集註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集註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集註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集註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集註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
集註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産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

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或問　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
語類　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衰之自天子達之類
文集　程子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集註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取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或問　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

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集註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語類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集註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

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語類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集註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或問　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閒灑埽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

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集註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集註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集註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或問　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集註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集註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

亦不止什一矣

語類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集註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集註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語類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

集註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集註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

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集註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

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旣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
集註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敎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或問　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集註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 飧音孫 惡平聲）

集註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語類　德修解君民並耕以爲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這箇連體都不是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 與平聲）

集註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

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集註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集註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

集註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

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文集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上聲勞來皆去聲）

集註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

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語類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放勳曰曰字不當音馹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集註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或問　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臯陶配之何也曰臯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集註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敎人以善雖有愛民

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集註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集註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集註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

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古役反亦作鴂

集註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集註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集註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集註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葢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集註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

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集註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或問　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

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
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集註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集註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或問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

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

語類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譔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或問一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已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

文集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葢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葢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集註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葢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文集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啟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集註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葢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語類　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
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

四書廣註卷二十八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集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語類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

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集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

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
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 與平聲
集註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
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
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耶甚言其
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
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 彊上聲
女音汝 爲去聲 舍上聲
集註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
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
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
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
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語類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
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
詭遇而獲禽耳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 比必二反
集註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
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
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

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
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
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集註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
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集註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集註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

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或問　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

語類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擇之云廣居就存心上說先生曰是）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爲上說○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如欲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集註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或問　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民爲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集註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米永反

集註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集註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集註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

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集註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集註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集註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集註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集註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或問　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茍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集註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集註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集註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或問　湯爲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内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貨歸豚亦類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集註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集註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集註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

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集註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集註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長上聲

集註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集註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語類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彗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集註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集註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集註　脅肩竦體諂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集註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集註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集註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語類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麽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文集　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曉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

集註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切貢胡工反

集註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集註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集註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

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集註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集註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集註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語類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

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爲如何去某字其例爲如何盡是胡說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集註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語類 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

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疏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閒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閒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

文集　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集註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語類　當世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文集　所諭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辯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集註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集註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集註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或問　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閒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

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集註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

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或問　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語類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

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

文集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集註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

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集註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集註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集註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

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集註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或問　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閒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

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文集　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集註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

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四書廣註卷二十九

張謙宜纂

孟子下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集註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

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集註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

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或問　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産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

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集註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

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集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集註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集註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集註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集註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

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語類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　喪去聲）

集註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語類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集註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集註　沓沓卽泄泄之意葢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集註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集註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或問　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

語類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别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爲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賓師不以趨走

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集註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或問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

夫方圓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

語類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集註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語類　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集註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語類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

道一而已矣者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集註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集註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集註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集註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集註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集註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集註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語類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集註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

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集註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集註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

集註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旣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敎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旣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

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敎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語類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集註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語類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不賭是只是以力論○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集註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

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集註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敎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集註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

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葢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集註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

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語類　仁不可爲衆爲猶言難爲弟難爲兄之爲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集註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語類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

在我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集註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

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集註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集註 言水之淸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集註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集註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集註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集註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集註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

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集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集註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集註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語類　問自暴自棄之别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也○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

○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絶之以不爲自棄自棄絶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集註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集註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或問　且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集註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集註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

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或問　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葢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諂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

使吾心曉然眞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集註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語類　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集註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語類　只是旣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集註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語類　葢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集註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晴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集註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集註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集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集註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語類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

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集註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集註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

集註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語類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爾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集註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語類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集註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集註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捄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集註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集註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集註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集註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集註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

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集註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集註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集註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閒去聲

集註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

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語類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

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文集　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集註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集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集註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集註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集註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

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集註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集註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

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或問　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絶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籍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餔啜罪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集註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

集註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集註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或問　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爲言耳○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閒此說爲得之耳

語類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

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

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眞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爲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

文集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葢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集註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之深矣
語類　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閒斷方始樂方始生○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集註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語類　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

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尤難也○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順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集註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葢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

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語類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

四書廣註卷三十

孟子下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集註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集註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集註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集註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

(美反)

・集註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語類　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爲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集註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或問　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

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宮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集註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或問　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

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爲得之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集註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

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文集　乘輿濟人之說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譬正爲仁人君子毫釐之差爾姦人則尙何說哉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集註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集註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賤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集註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集註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集註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集註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而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集註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集註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文集　非禮義之禮義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

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集註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敎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語類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集註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集註　此亦有爲而言
或問　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爲而發

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集註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或問　楊氏之説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
語類　仲尼不爲已甚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説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

惡不可溢惡皆不爲已甚之事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集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集註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或問　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僞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僞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

語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

文集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義理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

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集註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語類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卽子之心子之心卽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集註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

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或問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閒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裁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

得者其所謂閒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

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語類　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

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卽是造道之方法○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著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著水那邊也撞著水○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滚滚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

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文集　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集註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或問　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葢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

語類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集註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葢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文集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集註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集註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集註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註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

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或問　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集註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

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或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稟賦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

語類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閒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閒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閒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集註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語類　凡天地之閒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

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𠉀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集註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集註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

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語類　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集註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　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

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傛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

文集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集註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　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仁之至也

語類　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漵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集註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集註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敎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語類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敎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集註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集註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

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集註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

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
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集註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巳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

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集註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或問　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

語類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可以取可以無取云

云夫取爲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與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

文集　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巳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蒲江反　惡平聲

集註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簒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

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集註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集註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集註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集註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

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或問　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

罝哉

語類　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爲智而言甚好○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葢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敬之問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

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爲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

文集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並去聲

集註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集註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集註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集註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集註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

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文集　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集註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語類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

文集　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集註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集註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集註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或問　楊氏以爲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

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
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集註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
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語類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
誠實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集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語類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
仁禮無一毫不盡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集註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
後憂

或問　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
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
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
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
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
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
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
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
語類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

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
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
甚爲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
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溺
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
見父母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集註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

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集註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集註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文集　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捄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

獨善其身而已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集註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集註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集註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集註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集註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集註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必井反養去聲）

集註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

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語類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爲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集註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集註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集註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集註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集註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集註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四書廣註卷三十一

孟子下

萬章章何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集註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語類　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

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集註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爲去聲

集註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

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集註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

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集註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語類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集註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

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或問　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旣是當爲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集註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弨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集註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

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或問　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

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

○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語類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文集　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葢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鬬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正謂此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集註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語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集註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集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

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

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集註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

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語類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於有庳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集註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集註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

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語類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集註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

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集註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集註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集註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集註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集註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集註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語類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集註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集註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集註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或問　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

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集註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語類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

一轉轉得好○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

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集註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集註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集註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文集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从丿乀左丿右乀芟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集註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集註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集註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

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集註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疋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或問　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

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昔有以此問某人如何是堯舜之道者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邪○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

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語類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

只耕鑿食飲過了○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集註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哉
集註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集註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

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語類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集註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集註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語類　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集註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

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
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
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集註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
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
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集註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
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集註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
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
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

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或問 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
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
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
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
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
行事或出於苟然矣
語類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集註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
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
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
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
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
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集註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

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集註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或問　按左氏之言則媵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集註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集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

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下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集註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集註　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集註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集註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

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集註　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或問　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

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語類　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

○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文集　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寒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集註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

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語類　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合衆音在裏面、、至之間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

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爲始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問聖智曰智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

文集　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

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鐘磬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

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編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鰕亦將何所到乎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集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語類　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

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

文集　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

亦是其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
發處方用得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集註　北宮姓錡名衞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
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
集註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
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
集註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
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
集註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
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
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
集註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
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
集註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
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
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
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

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
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
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語類　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
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
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
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集註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
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
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集註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
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

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
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集註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
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
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
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
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
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
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
不可一一追復矣
語類　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
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
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
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
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集註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集註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
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
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 般音班

集註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集註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集註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集註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集註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集註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取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集註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
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
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
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
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
對反
集註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

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
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
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
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顚
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
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
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
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
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

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
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
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集註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
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
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
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

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
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
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
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
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
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
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
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
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

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集註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

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集註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語類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集註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集註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集註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

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集註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集註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語類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集註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語類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

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

便劈作兩邊去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集註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集註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集註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集註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集註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集註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集註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名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名之也（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名與（亟乘皆去聲名與之與平聲）

集註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集註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集註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集註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
集註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名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集註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集註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旣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

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集註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集註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集註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集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四書廣註卷三十三

孟子下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集註 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語類 問告子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

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卽理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集註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語類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文集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桮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集註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

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集註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集註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

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集註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或問　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爲說吾旣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

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爲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語類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文集　告子之失乃是不合以生爲性正是便認氣爲性○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集註　白謂之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集註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

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語類　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

文集　程子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集註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或問　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

語類　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文集　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集註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集註　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語類　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著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著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集註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集註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集註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集註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集註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集註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集註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集註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語類　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集註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集註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集註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或問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

語類　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爲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何如耳才則可爲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爾

文集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集註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或問　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

語類　舜功問才是能爲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

之備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雖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

發明到此○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

凶狠底人常多

文集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集註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語類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

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集註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

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

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語類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文集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集註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集註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集註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

集註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

集註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集註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集註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集註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大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語類　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器之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

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集註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

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集註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

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淸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或問 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淸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旣得休息則其氣復淸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

猒而不反耳其存其亡盖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衡决而日用之閒所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爲然哉

語類　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

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

但夜閒長得三四分日閒所爲又放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梏亡也○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候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

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閒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閒只管進夜閒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閒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

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閒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閒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閒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

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爲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爲能梏亡其良心也○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

文集　梏之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爲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於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

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集註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與平聲

集註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

而深省之也

或問　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嘗為主於內矣

語類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

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黙守之謂○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

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
亦只可以施於他一身不可爲衆人言衆人是有
出入聖賢立教通爲衆人言不爲一人言
文集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鄕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
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
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
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
意恐不如此○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

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心之體用始終雖有
眞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
明不測之妙而其眞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所
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
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
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
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
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
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
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

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
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
精一爲戒也○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
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
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
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
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閒恍惚
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鄕也○以敬爲主則
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
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

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
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
得住乎○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
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
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
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
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
有主而心自存耳○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
操之之道也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
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

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集註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集註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志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集註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集註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語類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

文集　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尙安能取中乎曰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集註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集註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集註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集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集註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集註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或問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義

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卽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敎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集註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

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集註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語類　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義只是人之所行者是也○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集註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集註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語類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某以爲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尙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遭傷害或有亡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

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裏○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

無著處且須持敬○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卽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

文集 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註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語類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云云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

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是新底水

文集 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孟子云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
事只是此本不立卽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卽自
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求其放心乃爲學根
本田地旣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
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
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
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集註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
知類也惡去聲

集註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

集註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
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集註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
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
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集註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集註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

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集註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飮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集註 飮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飮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集註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
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
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語類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集註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集註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或問　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

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

語類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

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
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
大體○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
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
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卓然豎起自心
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
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
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
文集　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
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

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書之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亦此意也○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
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爲要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集註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集註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
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或問　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

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
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
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語類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
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
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
者氣象大故相遠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集註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
之人爵而亡之也
文集　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
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
耳
集註　貴於已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集註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
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

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
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集註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集註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語類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集註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集註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

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集註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集註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四書廣註卷三十四

孟子下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集註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集註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語類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集註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集註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集註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喩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喩食色有重於禮者

或問　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喩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集註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音軫摟音婁

集註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集註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集註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

集註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語類　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爲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集註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文集　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細微辨別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集註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粗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集註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集註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旣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敎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敎誨也

文集　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集註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

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集註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集註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

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集註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集註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或問 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

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
集註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集註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
集註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集註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集註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

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集註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集註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文集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集註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集註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集註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集註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或問　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去聲）

集註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集註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

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集註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集註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集註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集註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

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語類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得罪於君耳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集註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去聲

集註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集註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
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集註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
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
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
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
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
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
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

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
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集註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
舜之世
集註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
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集註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集註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集註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
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
於百里

集註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
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在所益乎
集註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
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
乎
集註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集註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文集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
之爲當道爾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集註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
也

集註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集註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集註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
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
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
集註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集註　孟子設喩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
足也（夫音扶）
集註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飱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集註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
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集註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集註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
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集註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
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集註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集註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集註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集註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集註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集註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集註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集註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集註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集註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集註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集註　其目在下
文集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

我以禮貌而固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集註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集註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集註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集註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集註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

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語類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集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語類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

過形於外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集註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集註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集註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語類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

孟子下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集註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

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或問　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胷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語類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知性却在先○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

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功夫之謂蓋言上面功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來便曉得是爲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

是盡心○童云如所謂盡心力爲之之盡否曰然○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卽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

文集　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集註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或問　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

語類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集註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

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語類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

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内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

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文集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集註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語類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

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

文集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已而不能自已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修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集註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集註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集註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或問　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

集註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或問　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集註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集註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或問　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語類　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别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集註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或問　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

語類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

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

文集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已之私欲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著落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作之意尤愨實有味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集註　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或問　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

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語類　未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子細看○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已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集註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語類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集註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

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集註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集註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集註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集註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集註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集註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集註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集註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集註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集註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集註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

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語類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集註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集註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或問　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

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集註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語類　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

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集註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
集註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或問　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日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

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
語類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一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只被後來人說得太重了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集註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

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

集註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敎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集註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集註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

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集註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集註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語類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爲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集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語類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集註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語類　敬之問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旣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切

集註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語類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集註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集註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集註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集註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或問　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

文集　以伊尹爲天民益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眞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集註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或問　大人則其德已著

文集　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其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集註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集註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

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集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集註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集註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集註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集註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語類　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

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集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

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語類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劃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

是通聖人言葢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葢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工夫做來○問四

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集註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

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集註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集註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集註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集註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集註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集註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葢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或問　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瀾容光比也
語類　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集註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語類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集註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

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語類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葢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集註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語類　用之問舜孳孳爲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集註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集註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或問　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

語類　或問利與善之閒曰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利與善之閒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爲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

去聲
集註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語類　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集註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集註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語類　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
文集　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

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閒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
集註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

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集註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

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集註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集註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或問　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集註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集註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語類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集註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盖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語類　烏知二字爲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集註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集註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或問　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簒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集註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集註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集註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文集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集註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

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集註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集註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或問　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葢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集註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文集　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集註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集註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集註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集註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葢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或問　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語類　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葢法者天下公共在皐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皐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卽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

文集　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葢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皐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情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集註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集註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語類　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集註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　畜許六反）

集註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集註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集註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

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集註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

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或問　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閒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語類　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禮聽便有聽之禮○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
文集　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形是

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閒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集註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集註　紾戾也敎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敎之以孝弟者如此葢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集註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集註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

集註　下文五者葢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集註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敎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語類　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集註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敎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集註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集註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敎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語類　此言爲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

故又在答問之下○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
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敎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集註　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
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集註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敎人者皆有不可易
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集註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
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敎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
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
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
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
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敎有成法卑不可
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語類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
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
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
出○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
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
起這心與他看敎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
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
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
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

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然已知得真
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
雜方看得出○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
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敎人但開其端以示人
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
文集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
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集註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集註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集註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集註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集註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集註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語類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集註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文集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

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集註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語類　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

○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 歠昌悅反

集註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四書廣註卷三十六

孟子下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集註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集註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集註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集註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集註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集註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集註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或問　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矣

語類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文集　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集註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集註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集註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集註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

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集註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集註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集註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集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御暴
集註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集註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集註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集註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集註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

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或問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語類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其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指眞能讓底人言○讓千

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眞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强爲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集註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集註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集註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集註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集註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或問　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

爾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集註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集註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盛音成

集註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或問　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語類　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集註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或問　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仰歎

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文集　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淸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集註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

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或問　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

語類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顚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集註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集註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

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集註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集註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

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語類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衞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集註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集註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集註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集註　豐氏曰追鐘鈕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

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鈕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集註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鈕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

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
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集註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
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
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集註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
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
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
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
集註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
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

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或問 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
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
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
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
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
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
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
禮智之有性也○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
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

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
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
語類 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
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
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
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
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
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
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
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性也有命焉此性

是氣禀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禀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

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且如者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至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

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文集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禀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專主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安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主氣而言所遇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淸濁之分皆繫乎氣禀也）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不知可作如此看否（董叔重問）此說分得好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集註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

所禀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禀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語類　集注之說是以所禀言之淸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禀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文集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集註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集註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集註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或問　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

語類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

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

有諸巳之謂信

集註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或問　然此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眞知其善之在巳而不得不然決定眞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語類　有諸巳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信者實有於巳而不失之謂

充實之謂美

集註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或問　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巳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巳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淸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

語類　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集註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或問　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巳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巳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集註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或問　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文集　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卽尺度尺度卽已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强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集註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或問　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

文集　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集註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集註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文集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集註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

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
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
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
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集註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
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
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
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集註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
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集註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
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語類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集註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
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
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集註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
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
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

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
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集註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
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
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
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集註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語類　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塡滿也塡塞敎滿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集註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

矣

語類　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集註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之意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語類　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

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又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集註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

言近而指遠也
語類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集註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集註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集註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

集註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語類　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集註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語類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 藐音眇
集註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

語得盡也
或問　子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語類　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文集　說大人之義熹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眞能畏大人者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皆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集註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巳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集註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或問　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慾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
語類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

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

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寧靜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集註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集註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集註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集註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集註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集註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集註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

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集註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集註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集註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語類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狥俗欲使人無所

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獧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已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獧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爲已不爲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獧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

故以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
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集註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
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
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如
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
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
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
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爲德之賊何哉
集註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
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集註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
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
而似廉潔
文集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
子深惡之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集註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

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
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
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
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
集註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
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
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
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

民與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語類　狂獧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爲其善者而已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集註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或問　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皋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集註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集註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集註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

ZW 21101000822400

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